

11930+
牛

虞初續志

虞初續志卷七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金日升

朱文學傳

0000163

文學諱祖文字完天。世爲雋李人。祖先應募禦倭功最。累陞都督大將軍。世襲蘇州衛指揮。以廉勇聞。文學幼孤。母劉勵節撫之。備集荼苦。文學長。而端方穎異。雅不好武。被服儒行。有古人風。弱冠補博士弟子。痛母志節未揚。不遑寢食。吏部周公順昌。初未識文學。會文太史震孟爲孝廉時。與文學習談。其母貞操特詳。吏部聞而憐之。慨然爲白。當道得類題取旨。部牒下郡。而文學始知。乃爲之感泣搏頰。願爲公死。無何吏部忤璫被逮。變起倉猝。都人士惶懼不知所爲。文學念此行必無全理。願相隨。視其後事。以圖報。慮家人或

相勸阻。遂不復歸。與吏部同宿。公所中夜從容謂吏部曰。公灑然就道。良善。

然事未可知。脫有緩急。誰可告者。吾當先往爲地。吏部首肯。良久曰。徐銀臺。

名如珂
號念陽

肝膽如雪。必能相濟。顧侍御

名宗孟
號巖叟

新入臺中。意氣不薄。可與計事。

此外則定興之鹿。

名善繼
號乾岳

吳橋之范。

名景文
號質公

熱腸急難。一言相諾。生死不渝。

皆可告者。文學遂別去。先走都下。比吏部未至。有以滅門事中吏部者。得銀

臺力辯而解。至橐餧薄煩之事。侍御已先爲之所矣。已而懸賊數千。文學私

幸。旦夕告完。或得議獄緩死。百計丐貸都門。不足。則走定興。定興不足。則走

吳橋。冒暑單騎。間關千餘里。逗遛數十日。捃摭稍就。而吏部已斃獄矣。吏部

畢命之日。文學夜宿野店。有聲。魂然精誠相感。豈其誣耶。文學微服僻處。偵

察動靜。每一感悵。聞者淒惻。凡往來津渡。出入禁門。時遭邏卒徼倅獲免。亦

危矣。然以身滯長途。弗獲視殮。有違初心。遂至鬱鬱以死。彌留之際。猶以吏

部後人爲念嗟乎文學之所以報吏部者不已至乎而總爲一念孝思所激夫以文學之至性篤行固足不朽矧其附青雲之士哉

鄭醒愚曰因孝思所激遂以身殉義與游俠一流迥別

人變述略

失名

大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甲子秋冬間逆璫擅政屠毒縉紳其門有五虎五彪五狗十孩兒二十小孩兒四十猴猻五百義孫之屬所讐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宮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攀龍長洲周吏部順昌江陰李侍御應昇其時傳逮指名者尙有八十餘人緹騎之至必踞坐府署中檄所司徵逮者逮者至弗得見列諸械於署前皆耳目所未經如一銅鑄摘人指立可折其他不可枚舉以是爲號侈索賄賄滿所欲乃開讀其初至也父老有

生而未見之者。蓋神祖寬仁。五十年如一日。以江陵之焰。縉紳止於廷杖。然而士氣摧殘。已驅成邪媚世界矣。况慘掠煎熬。待士於囚虜之下乎。江南旣數見緹騎以爲常。而緹騎亦視江南爲熟遊故道。逮繆宮諭者。得三千金。未滿所欲。倉皇遂去。問之曰。急上。趕差也。凡此輩出。璫之兒孫。及左右。皆有賄入。則數十倍利。如市販。然一時皇皇。莫必其命。周吏部之逮。在丙寅三月。吏部家故貧。直節亢爽。遇事敢言。初傳有天鑒點將諸錄。蓋逆兒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曰。此度遼有不與之恥也。益奮發無所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元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後毛一鷺繼起元撫吳鷺。固二十孩兒之一也。蒞任之日。吏部則以送起元文送之。鷺恨切齒。遂與李實搆摘。魏給諫逮過吳門。吏部與聯姻事。而吏部逮矣。時武進有特走武林餽千金於李實。求逮孫宗伯慎行。鄭庶常鄖者。

會有言孫病劇。鄭已學道而免。然孫終不免戍。又欲殺之淮上。丁卯春。鄭與文殿撰震孟皆傳逮。意令驚怖自盡。如丁翰簡乾學故事諸公於鄉里。故無嫌怨。直是諸兒孫借以獻媚。俗所謂送書帖云爾。逮者至蘇。吏部囚服待罪。邑令陳君至曰。公稍了家事。吏部笑曰。使君大異人意。吾聞江陰知縣岑之豹。當繆宮諭之逮。率兵快奄捕。繆夫人欲一見不可得。自稱在五百義孫隊中。此近例也。使君何異人意。且諦思之。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一僧求書。菴額此當了。郤因命紙筆大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更無一事矣。後鄭庶常弔詩曰。銀鑑猶勒小雲棲。蓋實錄也。吏部同令君宿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數日猶未開讀。士民望吏部顏色。如見天人。無不灑泣。欲爲請命。時陰雨連宵。如爲忠義泣。至開讀日出。自縣署就逮。百姓夾道執香哭聲干雲。旣入憲署。諸校尉擁龍亭。紺衣捉械。怒目上視。巡撫毛一鷺拱立左。巡按

徐吉拱立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三學諸生肅而前。述士民意曰。大人有事地方。詎不知吏部居鄉立朝者。盍爲請於朝。撫按戰慄。不許一尉厲聲曰。今日事與秀才何與。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見叢中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拽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掟械者。諸尉競抨之人叢中。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首。一人者卽顏佩韋。餘四人者馬杰沈陽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間尉。此旨從何出。尉曰。實是魏上公命我來。於是五人大呼共擊殺。僞旨者。值天雨來者。各以傘屐。喧聲震地。堂下萬屐齊擲。諸尉伏撫按脇下。曰。爺救我。撫按復趨匿諸尉後。曰。老先生畢竟是駕上人。逡巡俱郤入署內。士民喧從之一尉匿梁上。驚墮而入。後詢其黨名。李國柱本非校尉。乃行五百金賄。謀與偕來者。也是日開讀不成禮。撫按具疏奏聞。衆還過姑蘇驛。復遇一尉。蓋往浙逮黃侍御尊素者。騷驛遞需折夫馬百金。五人復聚毆之。

燬其舟之半。五人者謀曰。我輩拚死爲國除害。盍以千衆下武林。殺稅使。焚其府。以干衆下崑山。盡顧秉謙之家。然後自囚請死。雖寸磔有餘快。顏佩韋曰。不可。吾儕小人死何足惜。江南賢士大夫尙多使置我輩而反借此傾諸賢。是我輩累之也。巡撫聞其言。則大喜。初逆璫亦無甚怨於諸賢。其兒孫實嗾使之。及見撫按疏。璫色變。召呵曰。財賦盡在江南。彼爲變奈何。政府部堂長跪不起。久之曰。有兒在。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者挺身自投。曰渠魁。脅從。皆我。也。無波。及。直。向。撫。按。大。笑。爾。陷。吏。部。死。官。大。人。小。我。爲。吏。部。死。百姓。小。人。大。撫。按。無。如。之。何。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逆璫聞之。頗銜李實。疏爲激變。實怖欲死。乃命浙撫潘汝楨。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徧天下。政府魏廣微。顧秉謙。馮鋐。施鳳來。張瑞圖輩。咸手撰碑文以爲榮。未一年。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生祠。垂成而廢。蘇人卽其下葬五人。大

銀臺吳公默題曰。五人之墓址甚曠。巨碑屹立。望之者咸以爲五人墓道。不知皆逆祠舊物也。或曰是逆物。五人固不享。宜悉仆之。或曰碑文作者之名。暮夜毀去。過者唾罵其視。五人之名坦然墓上。或揖之。或拜之者不啻霄壤。是宜兩存。永留忠義。如綫開富貴場中。冷眼先是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方開讀時。有髮垂肩者十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士民號呼從之。諸尉踉蹌走越牆脫履。狀甚狼狽。一賣蔗童子十餘歲。撫髀曰。我恨極矣。殺郤江南許多好人。遂從一肥尉後。舉削蔗刀。礪其片肉。擲堵前狗食之。時尉無死者。太守曾櫻素惠民。撫之須臾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其詳施曾省先生傳

施察字曾省。直隸宣城人。父宏猷。以理學祀於鄉。學者所稱中明先生也。察

李來泰

贊

孝友出天性。四歲時母以肉食奉舅姑。而自淡食。察爲祖父母所愛。數令侍食。退而見母食淡。悲痛仆地。移時不能起。其後侍食不舉肉。祖父母知之。每食肉。必以餘均母子。曰兒孝無傷兒意也。七歲就外傳。能守家學。通詩易尤篤志孝經。晨起必焚香拜讀之。語人曰。夫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天經地義。不可須臾忘也。規行矩步。見父母色稍拂。則長跪請呵責。色愉乃已。初婚之夕。客強沃以酒。固謝不勝。父以爲忤客。目抖之。卽跪謝罪。客去退而跪於寢門。漏三刻。父引其手曰。婚嫁大禮也。孺子過矣。居父喪。水漿不入口。貧不能葬。朝夕哭泣。上食三年不離苦次。旣殯奉木主寢室。事大小告而後行。體辱甚。讀書盡丙夜。母戒止之。後乃候母寢。帷燈默誦。以爲常。術者言母算盡五十。日夜憂懼。至形噩夢。號呼疊起。禱九華山。一紙焚之。伏地良久。兩寢皆濡淚。蓋請減算益母也。母竟以八十終。弟譽少長十歲。撫摩教誨。不遺餘力。

一夕月下共語。忽歎曰。吾兄弟始五人。今存者惟我與爾。願世世爲兄弟。因相抱而泣。聞者感動。譽讀書陽羨。會薦新。與客會食。烹池魚。曰吾弟。出門時。魚方二寸。今盈尺矣。遂嗚咽廢箸。終身布衣。而衣弟以帛。曰。弟客遊在外也。其友愛類如此。曾世大父志穆無嗣。察父捐其田爲義田。歲數不登。族人欲鬻田完逋賦。察力復之。曰。此父志也。志穆所遺。四喪三女。悉已力經營之人。稱爲錫類云。卒時年僅三十七。嘗謂所親曰。惟愛而後教行。惟敬而後情至。今人於兄弟升斗不相假。而欲其受教難矣。脫有督責。必且閑牆。弗督則又秦越同氣也。時以爲名言。

鄭醒愚曰。孩提卽知孝親友悌。非平日深慕篤愛。何以能此。所以孝悌當預養於童蒙時也。若先生者。又根於天性矣。

李文王白虹妾胡氏小傳。肉貢奉皇極。補自舜資。榮貧賤。施閏章。遭金鼎。

禹航王子白虹喪其妾胡氏。故娼也。逾年而悼不衰。哭以詩四章。乞余爲傳。書數至嘉其微而賢不忍終沒。故書之。胡名成靜。江西萍鄉人。生八歲。兵掠而北。長淪樂籍。自傷殘辱。矢必嫁官人。會王孝廉上公車。納之從歸。王道病且死者再。胡晝夜侍湯藥。得稍甦。抵家調膳數月。忠謹如一日。胡本以色見取。而米鹽針績事皆身任。夫人悉歸以筦鑰。王令興安則署以內事倚之。更納新姬。無懼色。王遇事多任氣。人莫敢言。胡獨婉譬以解。時節宴飲。則泣下。傷少離父母。不得問。猶畧記其里籍。會興安有業銀者。萍人也。歸索而得其母。至則母子不相識。興安君指示曰。若奚疑。蓋體骨聲貌酷似矣。復奚疑。於是相抱大哭。留養於官舍。王以父艱還。封公以下。凡八喪。會葬者數百人。食飲百費。皆經紀於胡。無缺事。王泣曰。若功過介婦矣。然坐是得勞疾。所生女又夭。不敢慟。而心傷。旋病死。諸姫臧獲皆哭之哀。先是始識王京師。則約曰。

君擢第必納我。王固漫許之。胡已決意爲王婦。既下第。遙望見。便失聲。前相持。哭涕霑。兩人衣。且曰。君不第不失一官。顧我不得爲良人婦。死且不瞑。又大哭。王義而贖之。舉債金數百。王以姬累。而卒賴其助。吾於是知人之貴。自振拔也。向使姬庸婦。不能阜決。王爲俠丈夫。旣識其人。不能於失志時。痛自傾倚。王必不納。納矣。或恃色。怙寵。不過羣妾畜之。久而愛弛。必不能見禮重以終也。吁乎。人可以不自振拔哉。

鄭醒愚曰。汗國夫人。憂乎不可尙矣。如胡氏者。亦可謂善自振拔者矣。

且及崔猛傳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

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

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爲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
責備。至崔唯。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
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
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授杖。且告以
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
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
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
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
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
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
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卽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

適門外一後生。宜厚結之。旣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祲饑。僑寓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三十二。登堂拜母。約爲昆弟。踰歲東作。趙携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隣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紮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債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諸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剟。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湧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塞簾而呼曰。嘻。又欲爾耶。崔乃止。已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輒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

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潛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剖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梏。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奈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諂讓申。申曰。公子所爲是我欲爲而不能者也。彼代我爲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卽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郵刑官趙部郎案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申爲服役而去。未期年。授赦而歸。皆趙力也。旣歸。申終從不去。代爲紀理生業。予之貲不受。緣撞技擊。

之術頗以關懷。崔厚遇之。買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殷實者多被劫掠。或迕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婦。父子俱烝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賄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冤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茗申點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耳。從徒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廝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急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逐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婦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關行附近州邑。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

無何明鼎革。申攜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爲盜。焚掠村疃。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爲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廁中。賊搜崔不得。攜崔妻括財物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爲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爇繩。散挂諸荆棘。卽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村外。踰垣入。見賊衆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衆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已而多類星宿。申至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衆而出。申乘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斫之一。賊踣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

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懲。駒。奔。駛。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徧。懸。之。
乃。歸。次。日。崖。還。以。爲。大。辱。形。神。跳。蹤。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
之。衆。恆。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
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梃。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
之。衆。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
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砲。二。
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
東。伐。樹。置。岸。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
之。賊。果。大。至。繚。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
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
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

歸乘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已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鞠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劓翦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儼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甯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橦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么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爲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張麗人傳

麗人姓張氏。其母吳倡也。以善歌轉籍入粵。生麗人。體貌瑩潔。性質明慧。幼

卽能記歌曲。尤好詩詞。每吟唐人銅雀春深之句。自名二喬。客或語。二喬雙稱也。不知呼爲小喬。麗人應聲曰。兼金雙璧。名有相當。因笑指鏡中影曰。此亦一喬也。於是二喬之名。艷稱於時。麗人稍長。其母將擇伶之美者贅焉。仙城豪貴。謀爲落籍。有以三斛珠挑之者。麗人堅不爲動。長歎辭曰。我母愛我。不可暫離。且已委身字人。蝶粉可汚。燕巢終在。不聊勝於入他人手。吼獅換馬。又隨風漂泊哉。年甫及笄。麗人隨諸伶於村墟賽神作劇。夜宿水二王廟。夢王刻期聘之爲妃。醒以語其母。泣然淚下。拍板而歌羅郎比紅諸曲。宛轉悲愴。及期無疾而逝。粵人黎美周誌其墓曰。嗟乎。予知麗人故不屈於勢者。王何由致之。豈洛水凌波。乃符銅雀之讖耶。若夫粉黛何假。美人何眞。艷色等空。春花易謝。後之過者。知爲麗人埋香處。明月爲鏡。清風引簫。好鳥和歌。蝶舞徘徊其間。猶有霧鬟風鬢。一唱三歎者出焉。能不爲傳書之柳毅。

乎。播卉芝南正華實。中識知丘。寄贊山。涼音蕡之。榮則翁。雲諸安。與文
見。間自序五十。平天。不。聞。號。稱。刻。當。事。勸。新。興。與。齊。山。是。陳。祖。范。播。遺。與。
予以康熙丙辰年五月二十日生妣許孺人先產二男殤女兄二予行三王
母韓曾王母范府君切顧木之思名予祖范字亦韓自字曰見復生九歲府
君挈往婁門寒碧家塾十二歲孺人棄世隨侍出外率間歲一歸省王父自
爲經義所親炙者郭述堂嚴思菴韓宗伯學不純師粗得端緒而已十九授
室孫氏廿一歲子鑒生廿三補弟子員廿四生澨廿七食廩是年喪妻繼娶
朱氏時予三十歲三十以上零丁寒苦枵腹而束手鄉里之所笑憫也朱氏
性行與予協較明敏賴其助開門授徒徒益集府君年高修脯足以養心安
之日課之隙詣寢舍侍眠食老人時扶杖過書塾婆娑庭樹間爲後生小子
論居心治身之道人倫日用之方諄諄忘倦曰汝先生徒教人作時文噫末

也。三十七歲。府君棄世。數年中。完鑿澗婚。至四十八。遇改元恩科。夏舉於鄉。秋貢於禮部。鄉先達有欲翼而起之者。足忽蹇。不與殿試。遂歸。明年爲甲辰正科。私自揣念。年力向衰。才智無有。當途豈須一我。而必立。離騷其間哉。本無溫飽之心。徒自勞苦。奚爲者。咄休矣。勸行者苦口。大都謂浮圖將合尖。泛海已傍岸。豈有止理。予曰。及今尙可止。過此則義不當。止勢又不得自止。旣已拒外論。堅持己意。於是僦壓華匯之濱。混跡耕漁。新舊生徒。裹糧相從。吟社諸老翁。月一謙集。間有良朋。自遠而至。如李芥軒。儲六雅。沈歸愚。張天扉。釋借山輩。延緣葦間。相送柴門。殊有伊人宛在之致。久之。昭文令勞尊三邀爲新志。尋而制府尹公聘修通志。辛亥秋。舍江村。往省會。自此形跡又在隱見間矣。雍正十年。天下開設舊院。當事謬採虛聲。連有山長之招。或辭焉。或就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就焉。辭者雲南五華。廣東端溪。江寧鍾山。就者蘇之紫陽。徐之雲龍。安慶之

敬敷。揚州之安定。在紫陽前後三年。雲龍一年。敬敷安定皆一年。有半強而後往。終歲便辭。辭不獲已。再往。旋託故舍去。所以然者。士習難醇。師道難立。

大懼上負。

詔旨下。貽物議也。又此席。有似宋時祠祿仕而不遂者處焉。吾不求仕而久與其列。爲汗顏耳。六十歲繼室亡。後有妾生子三。安祿增。生平於世務藝用無一曉。詩文辭翰。粗曉而未工。大抵矜慎持擇之意。勝而適時。便口則不足。局於才。偏於性也。其爲人也。於道無萬分之合。而鄙情佚志。庶幾湔除一二焉。今七十加三。卽日暮入地。不爲無年。即復得幾年。不過爾爾。閒中追憶。筆而存之。

轉坐口技記。客輒與人之無聲角鬥。二人益中。取點出。餘東軒主人。一。二。三。

揚州郭獵兒。善口技。其子精戲術。揚之當事縉紳。無不愛近之。庚申。余在揚

州。一友挾猫兒同至寓。比晚酒酣。郭起請奏薄技。於席石設圍屏。不置燈燭。郭坐屏後。主客靜聽。久之無聲。俄聞一人途中相遇。揖叙寒暄。其聲一老。一少。老者拉少者至家飲酒。投瓊藏釣。備極款洽。少者以醉辭。老者復力勸數甌。遂踉蹌出門。彼此謝別。主人閉門。少者履聲。蹣跚約可二里許。醉仆於塗。忽有一人過而躉之。扶起乃其相識也。遂掖之至家。而街柵已閉。遂呼司柵者。一犬迎吠。頃之數犬羣吠。又頃益多。大之老者小者遠者近者。哮者同聲。而吠一一可辨。久之司柵者出啓柵。無何至醉者之家。則又誤叩江西人之門。驚起知其誤也。則江西鄉音嘗之。羣犬又數吠。比至則其妻應聲出送者。鄭重而別。妻扶之登床。醉者索茶。妻烹茶至。則已大鼾。鼻息如雷矣。妻遂詈其夫。唧唧不休。頃之妻亦熟寢。兩人鼾聲如出二口。急聞夜半牛鳴矣。大起大吐。呼妻索茶。妻作疊語。夫復睡。妻起便旋納履。則夫已吐穢其中。妻怒罵。

久之。遂易履而起。此時羣雞亂鳴。其聲之種種。各別。亦如犬吠也。少之。其父來呼其子曰。天將明。可以宰豬矣。始知其爲屠門也。其子起至猪圈中。飼猪。則聞羣猪爭食聲。噉食聲。其父燒湯聲。進火傾水聲。其子遂縛一猪。猪被縛。聲磨刀聲。殺猪聲。猪被殺聲。出血聲。燐剥聲。歷歷不爽也。父謂子天已明。可賣矣。聞肉上案聲。即聞有賣買數錢聲。有買猪首者。有買腹臟者。有買肉者。正在紛紛爭鬧不已。砉然一聲。四座俱寂。

鄭醒愚曰。技至此。神乎技矣。在奏者窮形盡相。幾于萬竅皆鳴。而作記者。亦復墨舞筆飛。不啼雙管齊下。技也。而進於道矣。吾於斯記亦云然。

本。則。是。無。事。雖。不。御。雙。嘗。齊。有。此。而。其。外。雖。笑。吾。然。被。強。衣。云。然。

雖。顯。愚。因。對。空。地。聊。筆。好。文。旨。深。遠。盡。用。繁。于。萬。變。者。與。而。君。弘。善。

五。亦。僅。僅。半。圓。不。可。告。然。之。豈。



賣。矣。間。肉。土。系。譬。頭。翻。首。買。買。首。首。青。青。買。頭。翻。首。首。買。肉。首。

贊。創。以。經。殊。首。

頭。間。率。參。年。貪。贊。頭。貪。其。父。縣。長。輕。大。湖。水。置。其。子。參。縣。一。輕。都。財。縣。

來。和。其。子。日。決。朴。理。可。以。卒。資。矣。但。取。其。爲。廄。門。出。其。子。所。至。縣。園。中。隨。聚。

虞初續誌卷七終

虞初續志卷八

禮部外史食堂記並序藏和其中古器

玉灑鄭澍若醒愚編

周君訥齋傳

楊无啓

周君諱靖。字叔寧。號訥齋。忠介公之家孫。而芸齋先生之子也。弱冠通六書。之學既長。博極羣書。亭經籍史。蔚爲儒宗。時汪太史琬以文名重當世。與君居密邇。嘗招至其家。辨析疑義。君因摘其藁中訛謬。聲音事實。厥有數端。兼以書相往復。太史亦心折焉。語人曰。此吾之益友也。君生有至性。孝友篤誠。恪守前人遺訓。其事芸齋先生也。色養備至。先生於杖國之年。詔君而命之曰。吾自先人罹難以來。以一身督理家政。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今老矣。政將及汝。汝其勉諸。吾不復與聞矣。君長跪受命。先生於是益從容內養。樂其餘。

年。回思昔日。拜疏訟冤之時。嘔心瀝血。不啻如隔世焉。嗚乎。非有克家之子。能盡厥職而能若是乎哉。自古修正史者。名臣子弟。例得附書。魏璫之難。若魏孝烈先生學尹。痛父而亡。以及忠介之後。刺血鳴冤。如芸齋先生者。皆當大書。特書以光國史者也。芸齋即世。君哀毀盡禮。旣除喪。乃慨然曰。國有史家有狀。實相表裏。吾家世忠孝。豈可令傳聞異辭。或失其實。致有遺憾乎。於是策蹇入都。臚陳始末。上諸史館。忠介之忠。固已光昭日月。而芸齋先生克繼前徽。矢其初志。爲遺民宿老者五十餘年。而終得附書於明史。皆君孝思之誠之所致也。君嘗執贊當湖陸公稼書之門。稼書講性命之學。得閩洛正傳。君服習其教。爲入室弟子。涵養德性。澹於榮利。遂棄舉子業。絕意進取。葺數椽於忠介塋旁。蒔花栽竹。嘯咏其中。有終焉之志。然其遇大事。持大義。輒義形於色。如訟言唐碑。有摹之非真。爭湯祠配食之不典。皆侃侃鑿鑿。不少。

遙避。人以是畏其鯁直而服其持正也。性樂善好施。朱孝介先生次子鋐以貧死。久不克葬。君百計圖維以助之。乃始獲歸土焉。族之孤寡酌其輕重而資其薪水。以至戒殺放生。皆出乎心之至誠。初非好名而祈福也。子二人。曰鳳來。曰鸞翔。咸訓之以義方。申之以勤儉。匪若俗之教子。德孜孜以名利爲心也。君宅芸齋先生憂。恪遵古制。堅不茹葷。遂有河魚之疾。繼遭母陳太君喪。則疾愈劇。對人常忽忽若有失。卒用是不起。所著書有經史隨筆十二卷。雜錄五卷。詩八卷。而篆隸考異一書。識者以爲尤可傳云。

楊易亭曰。予素心之交不及數人。訥齋其一也。徐子俟齋之歿。託孤於予。其葬也。南枝稼堂。共襄厥事。而竭力經營。爲將伯之呼。以補予之不逮者。則訥齋之力居多焉。豈非其風烈固殊乎。惜哉斯人不可作矣。

直大內見三異物焉。一小金合。大寸有六分。內貯雕刻牙器百種。如几榻舟車盤匜筆研。投壺棊局。弦管升斗。算子之屬。具體而微。不受手指用。金鉗鉗而觀之。其一鏤象爲球。周身百孔。凡九層。亦有七層。五層者。以金簪自孔中撥之。圓轉活動。層層相似。又皆刮磨光澤。中藏骰子一枚。丹碧粲然。其外潔白無縫。非有湊合粘連之迹。名鬼工球。其一酒杯二十有四。由大及小。如率堵波高二寸許。鏤木爲之。質黃色有木理。薄如紙。柔軟而輕。噓氣輒可飛動。然能注酒。三者精巧絕倫。雖有離婁公輸。或亦不能施其心目。不知當時何以摻剔而成。守者曰。此自外國航海來貢。云皆鬼工所作。藏之侈爲異寶。今天子曉御宮門。與閣部大臣議政務。退而問視。兩宮暇則與諸侍臣講論道德仁義。日研究乎經史。舉凡奇技淫巧之物。不一寓目。曾有以是言者。取觀之。以爲瑣屑。無當於用。遂棄而置之別所。不然先生烏得而見之。余曰。大

哉。

聖謨洋洋也。書有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用賤物。民乃足。古者聖王臨治區寓。遠近之人。非服食器用。不敢以獻。今此三者。足稱異物。然皆無益於用。使寶而藏之。天下將必有窺。故吾請朝廷之嗜好。競以奇技進者。天子有鑒於書之所言。棄而不取也。

畫壁自序

范承謨

承謨蓬頭垢面。繫頸攀手。逢吉士甲子載。誼對。鑿學士余誠。贈對。萬壽聖節者三。丙辰三月十八日。肅誠向。文。學。者。與。藝。人。一。對。課。會。知。余。闕。拜。舞。深愧忝生聖世。不克振拔。淪爲誤。改。鑿。學。士。余。誠。資。命。並。案。鑿。書。國。庸。臣。辱。親。敗。子。乘。未。灰。餘。燼。志。梗。概。於。壁。俾。後。之。見。者。知。余。不。肖。不。才。所。

遭不幸也。溯余生而庸弱。先太傅督訓嚴切。冀有成立。辛卯春。世祖章皇帝以元勳子選充侍衛。復以年方幼稚。免入直扈從。令在家讀書。大慶賀。入班行禮。是年詔八旗滿漢子弟有文學者與漢人一體鄉會試。余得登賢書。明年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甲午解館。授侍讀學士。余病懶性成。常經月不至翰館。而陞轉之階。反越常次。嗚呼。

先皇帝之恩何以報稱耶。迨

先帝龍馭上賓。余浮沉班末。年餘循資陞學士。時伯兄充浙東援勤總兵官。先太傅左右侍養無人。余復以多病恐曠廢職業。力求解任。辭至再。始得請。歷三載。廷議撤援勤諸路兵馬。伯兄歸京師。丙午孟秋望日。闔族集東臯。習射飲酒。諸幼年子弟輩賦詩屬對。是日先太傅顧而樂之。因謂余兄弟曰。吾家世受國恩。爾等乘年富力強。宜速補官爲國家効力中外。勿以予

老爲念。申諭再三。不意余兄弟罪孽深重。先太傅於是年八月初二日棄不肖輩長逝。服闋補秘書院學士。先是先太傅在日。皇帝尙冲齡。一日余與同官進內請。

寶。

上詢曰。爾雖氏子。爾父何官。今在否。年幾何。余悉具先太傅始末以對。上喜曰。爾若子耶。如此者數回。後值

朝賀期。先太傅入賀。

上指問左右而不名。但曰。此非某官乎。且稱說

祖宗朝往事甚詳。左右皆驚爲異數。余解任後。代余者同衆入內。

上問曰。此爲誰。范承謨何久不見。閣臣曰。承謨病。解任矣。此其代者。

上曰果病耶。劇耶。病愈尙起用耶。對曰病須調理一痊即補。

上領之者。再先太傅聞。

宸注如此。感激益深。因追憶昔年。

太宗

世祖舊恩。輒向北流涕不止。故亟圖報稱之語。時加訓督。次年。

上親御萬幾。余與同輩日侍左右。至冬巡撫浙江缺人。廷推及余。

上色喜諭曰。浙江東南要地。國計民生。悉委爾矣。可善爲之。余受

命惶悚。自顧鴛鈍。膺茲繁要。晝夜拮据。寢食不遑。而德薄才微。政多闕誤。以致上千天和。旱潦頻仍。蟲疫疊降。二三年間。僕僕山陬水澨。勘荒拯災。請蠲請賑。改折免徵。心勞形憊。幸。

聖天子愛民如保。凡爲民請命之疏。雖部議格不行。

上必駁令再議。或徑批如所請行。嗚呼。不才如謨。何幸有此遭遇也。久之事

益繁。食日減。舊疴新疾。交攻孱體。不得已以病告。
上憫念微勞。准馳驛回京調理。維時內而科道。外而將軍總督提鎮巡鹽御
史。及兵民商賈。具疏叩。

閹挽留者。日相繼。始猶軫恤病臣。未即報允。後乃允。提臣請復留浙年餘。余
力疾視事。不敢少懈。會閩督需人。時余以他過鑄級。例不准列。
上特簡往任。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接邸報。是日忽感氣逆之症。攻衝五內。
猝病陡險。雖極力調治。時減時發。遂力辭。

新命承蒙

俞允。因請陞見。欲面陳病狀。

上允之。入都時。卽賜

召對。首詢江浙民生疾苦。暨經由諸處光景。余悉條奏無隱。次卽俯問病勢。

何似獎勞備至。親遣御醫就舍胗視。賜秘府之方。頒上方之藥。洵無虛日。未幾以薦舉人才一案致詰更議具疏認罪。靜聽處分。兼值舉行察典。內外官三品以上例令自陳。余因又以病告期得罷免。藏拙邱園。及命下。仍令速赴新任。

御醫回奏。又云療疾稍痊。可以理事。余感激。

主知不加斥逐。任用彌篤。尙安敢辭。海疆之險。偷衽席之安也。陞辭日。上曰。閩海氛未靖。地方困苦已極。爲天下第一煩劇要地。卿廉能素著。亦爲天下最。故特倚任。仍賜

御衣帽。上廡良馬。鞍轡迥異常數。復命近侍就

廷前宣

諭曰。此朕時刻所御之服。解以衣爾。如見朕也。次日入謝。賜宴畢。面辭就

道間關。萬里堂上。牽衣許。國以身不遑。將母而戀。戀君親之心。從此與道路俱長矣。行至山東界。宿羊留店。爲折臂三公故里。其夜。賜驥忽殂。余嘆息良久。知馳驅天末。終無功也。及踰浙。抵仙霞關。一望層巒疊巘。瘴霧迷漫。險灘怪石。奔流急湍。中藏猛虎。毒蛇磨牙。礪爪擇人。而噬以故。村落荒涼。城郭破碎。崎嶇甚於蜀道。變幻疑於鬼窟。履任後。諷訪情勢。檢閱籍冊。不覺失聲。大呼曰。閩疆之敗壞。一至此耶。大計軍政。所以勸懲文武。此省豈無廉能循吏。知勇干城。而使之淪落一官。淹蹇萬狀。廉吏勇將之心。不堪問矣。黜幽糾慝。么麼充數。而貪酷悍婪。日惟苞苴是營。安享富貴。是執柄者與敗檢者之心。不堪問矣。學校考取人才。千請鬻賄。而寒窓之彥。百無一聞。是奇才異能之心。不堪問矣。沿海苦兵火者。二十餘年。有司加耗重徵。敲骨吸髓。而蠲免之實惠。不沾蠶役之魚肉彌甚。是父老子弟之心。不堪問矣。兵卒荷戈。守

山戌海。負嵎則有虎豹。窺伺則有鯨鯢。藉其死力。以爭此土。而糧餉欠至半年。庫銀缺額百餘萬。呼庚呼癸之兵。心更不堪問矣。嗚呼。海天半壁。危如一綫。雖智若良平。勇如賁舍。亦難展足措手。而况蕭牆之禍。已釀於撤藩哉。癸丑冬。部臣入境奉

旨。藩下左右兩鎮歸地方官管轄。余與撫臣劉秉政。提臣王進功密議。欲量撥一二營分防他處。更勿迫其行。庶不至人心驚惶。進功始應之。而中撓焉。必圖盡遣以孤其勢。余復密詔之曰。此非孤其勢也。適迫渙散之軍心驅之附彼也。失計非小。須稍緩二三月。候浙江協餉至。補給舊欠月餉。再預發兩三月銀米安家。然後令彼前往。則途次庶無騷擾。戌所庶無他虞。急之恐倉卒生變。進功雖意折。仍私自調撥。屢催赴戌。及擇期報明發餉起伍。無何果人心洶洶矣。俄而滇逆蠢動。風聞煽惑。訛言沸興。及停止遷移之差員。費

命星至。命精忠復綰兵符。因得借口操練兵馬。整頓器械。從前防撥之形迹。催行之舉動。豈不徒滋疑貳乎。身爲邊疆大帥。久歷戎行。而不察時事。不揆人心。事未至。則剛悻偏執。事一至。即倉皇失度。亦可哀也。已至撫軍爲全省大吏。責任非輕。會議之時。畧無可否。竟若置身局外者。不更可嗤耶。余不幸不得同心協力。公忠爲國。之。察。案。而。罹。於。禍。宜。也。然。予。亦。不。因。時。艱。勢。蹙。輒。敢。廢。弛。政。事。而。不。急。急。收。拾。人。心。以。爲。補。苴。計。也。故。自。蒞。任。來。條。奏。諸。疏。請。速。展。界。者。安。民。也。請。撥。現。在。協。餉。者。安。兵。也。請。將。綠。旗。官。兵。裁。去。原。額。補。足。者。實。營。伍。也。請。免。緝。投。誠。逃。弁。許。投。到。宥。罪。安。插。本。處。者。清。山。陬。海。澨。也。題。補。城。守。副。將。沿。海。勞。弁。者。叙。功。苦。而。邀。不。次。令。之。感。激。報。効。也。報。巡。歷。邊。海。一。帶。形。勢。啓。行。日。期。者。爲。欲。置。身。外。郡。以。備。調。禦。防。範。也。再。如。頒。刊。示。而。准。採。捕。者。活。溝。瘠。也。就。彌。盜。而。聯。保。甲。者。儲。鄉。勇。也。寬。林。簡。修。而。招。無。成。者。一。

安。投。誠。一。散。島。衆。也。延。林。燧。董。生。等。因。時。相。機。者。撫。海。逆。也。天。或。假。以。時。日。獲。奉。

愈旨諸事就緒。滇鋒一挫。閩勢自孤。而逆謀自戢。天乎天乎。何竟使余爲誤。國庸臣辱。親敗子乎。當逆居喪臥病時。余每親至弔慰。乘間輒諷諭以大義。冀感動其心。余客稽子留山。竊慮之。常相告曰。昔魏文貞有言曰。甯爲良臣。毋爲忠臣。又語云。神龍見尾不見首。公其慎之。舊弁王天祐等。亦跽進曰。連日之會。輕蹈不測。左右多戒心。公獨談笑自若。竊窺撫提二公中懷叵測。不可與語。余俱應之曰。誠然。余非昧於此也。然以孤危之身。處艱難之際。當疑忌之秋。唯示之以誠。使小人無能乘其隙。稍以緩彼之謀。圖濟我事。至於死生禍福。誠不暇計。旣委身事主。父母之身卽君之身。而云君憂臣辱。君辱臣死。且予非不知。徒死無益。但時事如此。百無一備。同城共處。舉動牽制。上

下。左右。皆彼腹心。雖日日閉門築壘。其能免耶。皆嘆息而退。督標兵馬向稱精銳。聞自李公去世。漸次頽靡。及余來點閱。狼狽不堪。名具實亡。閩安鎮爲閩省門戶。履任三月餘。未遑巡視。後見羣情稍安。欲量帶數十名兵弁。往視形勢。而該營將佐。方以帳房什物。弓箭器械。朽壞未整。爲辭。逆即隨遣官來言曰。邇日民心稍安。訛言稍息。恐公遠出。又復搖動。少頃撫軍亦來力阻。且爲相約曰。某在此久。頗能得彼秘密。有所聞。即來告。共圖報効。朝廷斷不能誤。乃公事。余曰。閩安之行。不過一視海口。非久期長。往旣諸公止予。不行亦可。靖藩祖孫父子。叔姪兄弟。世受天家非常寵遇。量無他志。若公忠孝自矢。肯以朝廷之心爲心。社稷蒼生之福也。語竟。心輒鬱鬱。退而不能釋。復一客進曰。公旣不得看海。何不因滇寇震楚。以設備鄰封爲辭。潛出省令阨據上流。亦一策也。予曰。計過矣。楚

虞初續志 卷八

十五

於閩相去遼闊。間隔西江。風馬牛不相及。母論輕舉貽笑。且啓釁端。禍不可解。不見閩安未果之行乎。所攜兵弁爲數有限。尙以諸件未備爲辭。今往據上流。誰與爲徒。錢糧軍伍。城池人心。一無可恃。今卽不量多寡。率爾前往。或據延平。或據建寧。誓死以圖一濟。但彼逆念雖久。逆形未著。倘或疑我據地。欲陰謀之。激變軍心。訛傳京師。風聞者糾彈於前。按罪者苛繩於後。旣冒輕出失守之名。兼招激變殞滅之禍。身名俱喪。恥莫甚焉。余不爲也。三月十五日甲寅。天初明。逆遣員詣署。跪請曰。王守制數月。未親軍務。今海艘遊蕩。乘滇南多故。萌窺伺心。訛言愈興。衆情愈惑。今新奉固守地方。勅命不敢以私心廢公事。願與諸公會商。爲護內防外之策。因喪服未釋。不便就教。敬遣下員促駕。未幾。撫軍來約同往。詢以所商何事。近有何消息。但支飾他語。雖心竊疑之。乃故坦然共轡。以示無懼。是日愁雲漫漫。冷霧漠漠。太陽慘淡。無。

光色入逆邸中。覺廊廡殺氣不可以目。予知旣陷虎口。勢無退理。挺身而前。
仰天大罵。賊衆兵刃環臨。重加束縛。時一二狠卒有誤持劉臂者。逆黨馬九。
至急叱曰。不干巡撫事。秉政但俛首無言。兩頰微紅而已。逡巡間即揮之去。
伊惶恐斜趨而出。嗚呼痛哉。君親倫理滅絕盡已。余噴血切齒。醜言痛詆。欲
激怒以速吾死。庶幾上酬主德。下報親恩。乃大罵一日夜。求死不得。又欲不
食死。逆每羅列飲食。予斥揮之。舌敝唇裂。齦肉俱腐。罵至第八日。氣雖漸微。
聲雖漸細。聞者猶狼藉塞耳。瞋目怒視。又恐余自死。環守不懈。余身層層繩
絆。肢體拘攣。不能動作。惟一息尚存。罵聲不已。不意延至第九日十日。而精
神頓復。氣之微者漸壯。聲之細者漸宏。側耳其旁者。不以爲恨。而反以爲奇。
嗚呼痛哉。豈余當死於刀鋸鼎鑊而不當死於饑哉。豈予罪深孽重。不能爲
朝廷守疆土。以致震驚。堂陛毒禍。生靈當死於國法哉。當此之時。神

魂恍惚常見

先皇帝儼然臨於其上。先太傅儼然臨於其旁。卽遠而太宗皇帝。先高祖大司馬余幼所未經身事者。亦親承音容笑貌於夢寐之間。慈誨殷勤。嘉言慰諭。豈余思念所聚結而爲形哉。

天錫神聖。默恤余之堅貞憔悴哉。約計七百餘日之中。著舊日衣帽。時歷寒暑。從未更換。蟻蠅恣其攢噬。蓬垢疾病。任其纏綿。粥食半盃。便可終日。逆雖時遣問訊。而惡語更加。後亦不敢屢至。防守者見余刻刻覓死。百折不回。感動於中。多方慰解。且爲余言。從前罹難時。署中賓客。親友及家人輩。俱一一被執。凌逼勘訊。桎梏窘辱。艱難慘切之狀。幸皆忠義自勵。視死如歸。不爲稍挫。而二三婦女婢僕之類。又能從容盡義。夫婦女子。相繼投縊。嗚呼痛哉。閩之文武大僚。平日建高牙擁大纛。亦云極一時之赫奕矣。而望塵稽顙。

蒙面圖官。保妻子而活軀命者。如雲屯霧匝。獨余賓客戚友。身未邀一命之榮。口未占升斗之祿。感予區區之意。尙能念君父重名節。以身殉孤臣。卽健兒奔走之徒。巾幘臧獲之細。皆知寸心不二。臨難不移。聞者得無稍愧乎。余以識闇計疏。波累貽禍。萬死其何恤焉。余居重垣迴壁中。罵未已。繼之以詩文。左右不敢具筆硯。乃燒桴存煤。畫字牆上。其譏刺太毒者。左右旋卽塗去。前後僅存若干篇。并爲文以序大略。俾見者。知不肖不才所遭不幸。得死不易。云。螺山髡翁炭筆識壁。

鄭醒愚曰。洋洋數百言。寫出驚天動地心迹。此文貞公實錄。豈第有光家乘耶。

藝祖沈華陽傳

公諱雲祚。字子淩。號岱來。南直隸太倉州人。崇禎丙子舉於鄉。庚辰成進士。

授華陽令。時羣寇縱橫久。海內糜爛。逆賊張獻忠屢出沒於楚蜀之交。所在殘破。揭竿而起者漫不可制。公初釋褐。萬里單舸。溯江流。摩賊壘。遠令巖邑。慨然有保障全蜀之志。壬午四月甫視事。卽以計擒誅狡賊秦纘勳等。先是蜀有搖黃賊之禍。秦纘勳者。川東石砫土司秦良玉之族也。潛伏內地。爲賊耳目。已并其黨誘執之寘於獄。夜半殺獄卒逸去。吏請閉城大索。公曰無張皇。擾民無益也。潛發書土司。授以方略。土司果擒賊至。斷其手足指矣。吏驚以爲神。公曰吾策之審矣。賊踰獄必以石砫爲逋逃藪。秦夫人方以勦寇効節朝廷。詎肯庇贊勳而隳功名乎。於是立決殺之。甲申正月獻逆破夔門而入蜀中大震。公知事迫。屢至蜀府請見。欲爲王陳守禦之策。不應。而內江王雅信公。公乃欲藉內江得之。蜀往說內江曰。人無愚智。皆知賊勢披猖。成都必及於禍。今蜀府貨財山積。不及今捐之。募死士東向殺賊。一旦豕突疆場。

軍民奔逸。誰爲王守此府庫乎。愚者歛財而府禍智者轉敗以爲功。蜀中危險可憑。有兵可戰。特患無財可用。誠不愛萬金之賞。鼓勵行間。臣等身編行伍。效死爭先。上賴朝廷威靈。猶可埽除寇亂。保全家國。不然。拱手授賊。無爲也。且獨不見周楚之已事乎。先闖逆圍大梁。周王下令斬賊一級。賞五十金。賊以是不克而去。獻逆破武昌。閱楚府私藏。笑其有財而不知用。公以是激內江內江心動。入爲蜀王言之。王內惜金錢。苟幸無事。以祖制辭。公見王府擁財不發。大吏握兵束手。一縣令子立危城。欲戰守而無蚍蜉蟻子之卒。欲召募而無斗粟束芻之餉。張空拳。上下叫號。而舉動掣肘。蓋至是而知事不可爲。不待城亡罵賊之日。已自分必死矣。三月闖逆陷京師。先帝殉社稷。六月獻逆破重慶。殺巡撫。乘破竹之勢。鼓行而西。所過無堅城。縱火焚掠。數百里煙焰屬天。漏刃餘民。扶老攜幼。號哭道路。西奔者日夜不絕。是月成都火。

器局無故火發。燬廬舍軍民死無算。人情益洶洶。疑肘腋皆賊。蜀藩始懼。悔用公言不早。甫出財佐召募。而賊已水陸薄城下矣。八月五日御史劉公之。渤。總兵劉公佳胤。乘城而守。總兵出戰。大敗奔還。賊乘勢急攻三日。城陷。蜀王率其妃嬪自沈。并總兵走死浣花溪。公與劉御史及理刑劉士斗。成都令吳繼善等俱被執。幽於大慈寺。是時賊有衆百餘萬。據名都。雄視全蜀。謂天下不足定。將卽僞位。乃遣其黨卽幽所饗諸文武。欲降之。以備百官。而臨以白刃。賊固屬意諸大吏也。公奮然怒。從衆中躍而起。手擲案大罵。逆賊死萬段。指其口曰。有口食賊肉耳。豈食賊粟哉。公長軀雅度。至是氣憤盈。目光爛射。鬚髯戟張。揜袖指賊。罵聲響撼廊廡。出賊不意。相顧錯愕。奔告逆。遂殺公。時年四十有三。兩劉公亦同日死之。嗚呼。公自聞警以來。已決計於死。而今果死矣。當日法吏戎臣。伏節而死者。相枕藉。舍生取義。豈獨難一縣令。然是

日爲縣令而死者獨有公。則公之死又似不易也。夫人臣之義未有陷賊而不死者。彼倖生者何人歟。於是而知公爲得死所矣。余曾謁公於華陽。語及寇亂。歎息國論之失於操縱。坐使中原流離。益州天府已殘燬不支。而文法煩密。雖有豪傑欲自奮不能。國家事正未可知。萬里孤臣死不知所。語次慷慨。余已爲公悲之。至是道路籍籍。果傳沈知縣獨死賊矣。乙酉十一月。義師復雅州。有反正參議郝孟旋道其事。而參將鄒振從賊中來。稔其死時狀。謂獻逆怒公。揮衆叢刃之。骨肉爲醢。始得其詳。聞公妻子尙有存者。余訪得之於九溪山。其戚張士偉以公之子來見。僅八齡。士偉爲余道。掣公遺孥奔走。流離濱死而生。且述秦纘勳事。謂公臨事曉暢。機宜發策。洞中窽要。使當日少用其言。不以繩墨束縛之。使得展布四體。先事辦賊。卽未能滅賊。必不至爲賊所破。縱大勢不可爲。亦當如巡遠百戰殺賊少伸忠臣義士之氣。惜乎。

其未遂也。相與流涕久之。士偉江南奇士。有經濟才。余檄之。權洪雅令。能畫策佐軍。需不乏。無何死於職。未竟其用。至今惜之。論曰。余次序華陽公事。而知守節死義之臣。天之所屬意。必有所以扶持於其間也。方賊之斬艾蜀民。搜牢仕宦。數千里埽地無迹。即畏死而降者。往往齟齬不遺。而華陽之寡妻弱子。獨能脫其身於刀塗血道之中。雖提攜捍禦之有人。亦天之憫其忠。而不忍使之無後也。天步方艱。尙闕褒揚贈卹之典。一旦皇路清彝。訪求死事孤忠。則公之食報於身後者。宜何如其俊偉乎。第恐其子語焉而不詳。士偉既死而無所考。故傳其大節以授之。且名之曰世庵。以俟諸異日焉。

鄭醒愚曰。英氣凜然。讀之令人毛髮欲豎。

虞初續志卷九

夫人曰吾當歸家。日趨其志。李封抽。王正。玉經。鄭澍。若醒。愚編。

少公啞道人傳

徐一岳

啞道人。不知其名姓。以其口不言。書以代語。遂呼啞道人。道人往來齊魯間。久漸有知其生平者。云道人少讀書。爲諸生。有聲庠序間。以敗檢爲學使者。褫其衿。走遼左。從軍。其拳勇過人。從小校至偏裨。後失律應誅。亡匿羣盜中。揜掠海上。久乃遁去。隱僧寮道院間。遇異人。授以修煉之術。乞食市中。舉動顛狂。往往手指其事。或書一二隱語。多奇中。有疾者求之。或以藥。或以所乞食與之。無不愈。一日值淮陰司理出。道人以一紙投之。大約云與生前有緣。指點司李心事。募其備一棺。于某日化去。司李如其請。道人遍詣諸熟識家。

謝屆期沐浴坐棺中。舉手向送者拱揖而逝。舉之甚輕。若無人者。夫道人爲諸生。則敗檢爲碑。將則入盜黨。是烏足以語道。而異人授之超舉之術耶。豈所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者。固所不論耶。及其得道而顛而啞。則又濟顛之酒肉。寒山拾得之垢汚也。異人行徑往往有然者。

其左忠毅公逸事

先君子嘗言。鄉先輩左忠毅公。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即解貂覆生。爲掩戶。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瞿然注視。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廄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闇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鎌。爲除不潔者。引

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皆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柱者。不速去無俟姦人構陷。吾今卽撲殺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勢。史噤不敢發聲。趨而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守禦。每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余宗老塗山。左公甥也。與先君子善。謂獄中語。乃親得之於史公云。

附錄老僕墓誌銘

馮 景

老僕姓俞。名文。金華人。少讀書。明大誼。身長八尺。軀榦魁偉。廣眉修鬚。耳長三寸許。發聲如鐘。爲仇家所陷。因於獄。吾父出之。德焉。委身爲奴。老僕性嚴。未嘗見齒。儕輩憚之。然事主謹恭。老僕析薪姑蔑山。家中爨不乏。嘗山行遇虎。挺擊之斃。人勸勿再往。老僕不應。其婦哭而牽其裾。老僕怒叱曰。人生聽命於天乎。挺聽命於虎耶。絕祛以去。時年七十矣。予兒時好嬉戲。老僕常柔聲規諭。予易之。不以介意。數抽棘爲矛。與鄰兒十輩戰于園。皆蒲伏而歸。老僕有子。年與予齊。亦召之使戰。老僕聞。笞子數子。予始憚。老僕從此罷嬉。老僕在家日少。歸必問予所讀章句。請誦之。熟則大喜。以山中五色文石。獻予。予樂焉。每歸自塾。釋書於几。揖父母起居畢。徑詣灶下。望薪有無。以驗老僕至否。蓋予年十二。猶數望薪。老僕一夕醉。進諫曰。官乎。此非弄石時矣。日長。

炎炎去。成人幾。何不書之。愛而石是好。蘭溪之石可勝既乎。失時不學。負老奴矣。其聲益微。予悲傷其意。且心怍。遂大奮於學。康熙癸丑秋。敝廬火。老僕年七十九。左擔而趨。出於火中者。率爲人奪去。惟老僕不失一物。至今又十許年。耄矣。不能入山析薪。猶自扶杖至江干。問薪價低昂云。老僕在予家三十八年。未嘗一日病。今丙寅夏。臥牀不起。聞予自淮歸。強起。謂其婦曰。扶我謁相公。老僕於予凡易三稱。兒時曰官。壯有室。則曰郎。予遊京師。上書當塗。名聞天下。老僕歎曰。此眞相公矣。遂稱至今。蓋予自童而少而壯。老僕三易稱。而予髮益種種矣。悲夫。老僕享年九十有二。沒之日。予見薪而泣。明日執爨者告市薪。予益泣。斂之加禮。葬於不食之地。遂誌之。而賜以銘。銘曰。
其僕則名其實士。李元蒼頭略相似。

鄭醒愚曰。愈之樸勤。具有至性。他人欲勉爲之。不能也。

續記呂尙義破賊事

李緩

大庾縣民呂尙義。世居南源山下。其地在大庾崇義二縣之間。土田肥美。然界連廣東。層巒峻嶺。山有錫礦。礦徒出沒峒老。則亡爲盜賊。剽刦村莊。人莫敢居。惟尙義結廬其下。數十年。賊莫能害。尙義與妻俱善用鳥鎗。發無不中。施攻尤敏。十步可放三鎗。每遇賊至。夫婦二鎗連環不絕。歲殺賊無算。賊恨尙義刺骨。康熙四十年。有廣東萬猴山賊渠藍某。率賊二百餘人。白日持鎗礮過大庾嶺。昌言將往南源。殺尙義復仇。南安參將營兵。莫敢阻拒。聞之。輶鎮楊鈞隨遣二守備率兵數百人往捕。比至南源。則賊已爲尙義擊敗。竄匿山谷矣。時尙義妻已沒。一女亦能用鳥鎗。父女二人。共殺賊五十餘人。其餘匿山谷者。尙未解散。官兵以林深箐密。莫散搜捕。尙義慨然前行曰。第隨我來。賊可盡得也。尙義鷹目洞微。見遠茅草中有伏賊。百步外能見之。發鎗卽

中咸驚起。遂踰山以逸。官兵環視不敢捕。惟得沙礮三位而還。崇義高令尙瑛。召尙義至衙。予酒食。賜銀。欲署爲捕頭。大庾令亦欲委之。彼此列狀爭于府。蓋二縣俱有山賊。惟尙義所在。則賊不敢犯也。尙義俱謝不受委。曰吾農民。不願充役。但兩縣官長爲安靖地方計。吾所居在兩縣間。何敢辭勞。南源一帶。吾女在可無事。其餘兩縣地方。但有山賊。吾願隨官兵往捕。賊聞吾至。即逃矣。於是兩令大喜。厚賜而遣之。然廣東礦賊。自是役大創。亦不復至。南安云。時鏗紅旗祝公鍾賢。爲南安守。公子兆龍。親見其事。兆龍與余同在八旗志書館。爲余言其端末如此。余惟古稱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至兵刃既接。則有以氣與力爲強弱者。自明之初年。西洋火器。入於中國。遂爲軍中無敵之技。雖由基之巧。項羽之氣。烏獲之力。一鳥鎗殺之有餘矣。雖然。習其技者。貴精。主其事者。貴勇。技不精。則手心不相應。施放鈍拙。不足以制弓矢。志不。

勇。則。臨。敵。倉。皇。失。措。往。往。棄。利。器。爲。敵。用。若。呂。尙。義。父。女。二。人。鳥。鎗。可。連。環。
不。絕。技。已。甚。精。以。二。人。當。二。百。餘。人。而。氣。定。神。閒。不。爲。賊。亂。則。勇。亦。殊。絕。使。
天。下。爲。將。弁。者。盡。得。尙。義。輩。效。馳。驅。豈。不。皆。精。兵。哉。兵。不。必。皆。精。而。尙。義。輩。
特。以。山。居。老。余。故。爲。太。息。而。記。之。

鄭醒愚曰。具此技勇。迺謝不受委品地亦高。

明選書王士俊

今大喜。望。而。畫。之。然。負。東。逝。則。自。是。分。大。小。袁。亦。枚。更。主。南。

田文鏡總督河東。以不喜科目。聞。王士俊宰祥符。謁。田。田問出身。王眉蹙口。
澁。若。爲。萬。不。得。已。者。而。對。曰。士。俊。不。肖。某。科。翰。林。也。田。以。爲。測。已。愈。惡。之。每。
見。噴。喝。吹。毛。索。瘢。王。憂。憊。不。食。幕。府。客。裘。香。山。高。士。也。被。酒。大。言。曰。制。軍。有。
意。相。督。過。將。早。晚。刻。公。去。無。名。可。惜。不。如。擇。一。有。名。事。去。問。何。事。曰。今。新。
增。河。南。謙。民。不。能。堪。公。以。狀。啓。田。田。必。據。此。劾。公。公。雖。去。公。名。傳。矣。曷。若。萎。

腰。授。印。低。頭。出。衛。乎。王。深。然。之。繕。稿。數。千。言。通。牒。大。府。布。政。使。楊。文。乾。心。暭。
田。所。爲。而。屈。於。勢。不。能。言。忽。得。王。牒。驚。曰。此。何。時。尙。有。奇。男。子。耶。呼。僮。焚。香。
供。牒。再。拜。遲。明。田。果。具。疏。劾。王。楊。佯。助。田。怒。謾。曰。狡。哉。王。令。知。公。憎。之。故。借。
此。求。名。若。據。彼。牒。劾。奏。是。落。伊。度。內。也。且。罪。止。罷。官。不。如。姑。舍。是。而。別。摘。他。
罪。中。之。使。轉。身。不。得。田。領。之。王。感。楊。恩。私。誓。如。父。子。然。亡。何。天。子。擢。楊。巡。
撫。廣。東。士。俊。送。出。境。悲。不。能。自。止。楊。亦。泣。然。曰。事。未。可。知。何。忍。遽。別。姑。行。一。
驛。乎。既。又。留。之。曰。事。未。可。知。姑。再。一。驛。乎。王。自。度。無。全。理。惆。惆。相。隨。忽。見。北。
來。飛。騎。捧。黃。封。授。楊。楊。下。輿。北。向。九。叩。首。招。王。曰。我。乞。汝。同。往。廣。東。
天。子。許。以。府。道。用。矣。速。歸。辦。裝。可。也。王。至。廣。東。授。肇。高。廉。道。尋。擢。布。政。司。田。
文。鏡。卒。竟。督。河。東。代。其。位。

已未冬。余謁孫文定公於保定制府。坐甫定。闔啓清河道魯之裕白事。余避東廂。窺偉丈夫。年七十許。高眶大顙。白鬚彪彪然。口析水利數萬言。心異之。不能忘。後二十餘年。魯公卒已久。予奠於白下。沈氏縱論至於魯。坐客葛聞橋先生曰。魯字亮儕。奇男子也。田文鏡督河南。嚴提鎮司道以下。受署惟謹。無游目視者。魯効力麾下。一日命摘中牟李令印。即攝中牟。魯爲微行。大布之衣。草冠驅驢入境。父老數百扶而道苦之。再拜問訊。曰。聞有魯公來代吾令。客在開封知否。魯謾曰。若問云何。曰。吾令賢不忍其去故也。又數里。見儒衣冠者。簇簇然謀曰。好官去可惜。伺魯公來。盍訴之。或搖手曰。咄。田督有令。雖十魯公奚能爲。且魯方取其官而代之。甯肯捨己從人耶。魯心敬之。而無言。至縣。見李貌溫。溫奇雅。揖魯入。曰。印待公久矣。魯拱手曰。觀公狀貌被服。非豪縱者。且賢稱噪於士民。甫下車而庫虧何耶。李曰。某滇南萬里外人也。別。

母遊京師十年。得中牟。借俸迎母。母至被劾。命也。言未畢。泣。魯曰。吾渴甚。具湯浴我。徑詣別室。且浴且思。意不能無動。良久。擊盆水誓。曰。依人而行者。非夫也。具衣冠辭李。李大驚曰。公何之。曰。之省。與之印不受。強之曰。母累公。魯擲印。鏗然厲聲曰。君非知魯亮儕者。竟怒馬馳去。合邑民焚香送之。至省先謁。兩司告之。故皆曰。汝病喪心耶。以若所爲。他督撫猶不可。况田公耶。明早詣轅。則兩司先在。名紙未投。合轅傳呼魯令入。出公南向坐。面鐵色。盛氣迎之。旁列司道下文武十餘人。睨魯曰。汝不理縣事而來。何也。曰。有所啓。曰。印何在。曰。在中牟。曰。交何人。曰。李。令。田。公。乾。笑。左。右。顧。曰。天。下。摘。印。者。甯。有。是。耶。皆曰。無之。兩司起立。謝曰。某等教勅亡素。致有狂悖之員。請公并劾魯。付某等嚴訊。朋黨情弊。以懲餘官。魯免冠。前叩首。大言曰。固也。待裕。言之。裕一寒士。以求官故。來河南。得官中牟。喜甚。恨不連夜排衙視事。不意入境時。李

令之民心如是。士心如是。見其人知虧帑故又如是。若明公已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沽名譽。空手歸。裕之罪也。若明公未知其然。而令裕往。裕歸陳明。請公意旨。庶不負大君子愛才之心。與聖上孝治天下之意。公若以爲無可。哀憐則裕再往。取印未遲。不然。公轅外官數十皆求印不得者也。裕何人。敢逆公意耶。田公默然。兩司目之退。魯不謝。走出至屋雷外。田公變色下階。呼曰。來。魯入跪。又招曰。前取所戴珊瑚冠。覆魯頭。嘆曰。奇男子。此冠宜汝戴也。微汝。吾幾誤劾賢員。但疏去矣。奈何。魯曰。幾日。曰五日。快馬不能追也。魯曰。公有恩。裕能追之。裕少時能日行三百里。公果欲追疏。請賜契箭一枝。以爲信。公許之。遂行五日而疏還中。卒令竟無恙。以此魯名聞天下。先是亮儕父某爲廣東提督。與三藩要盟。亮儕年七歲。爲質子於吳。吳王坐朝。亮儕黃祫衫戴貂蟬侍側。年少豪邁。讀書畢。日與吳王帳下健兒學贏越。勾擲塗賭跳。

之法。故武藝尤絕。人云。
鄭醒愚曰。奇人奇事。得此妙文傳之。可稱雙絕。

女李三傳

胡天游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也。父某。單貧業田。嘗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陽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於前。某齶齒切叱曰。若何泣。若非我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眇子簪稚。後無望也。吾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比數歲。稍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彩然勢不得逞。乃匱人爲詞。屢懇有司。大吏咸徧。列於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官人。實盜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當呼枉京。

師鹿邑道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攜挈。慷慨行暮託逆旅。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內。則潛伏草間。旣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闢。以陳於刑部與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之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於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深歲月。且無驗。意其未信。更詰得死時語。及奔京師狀。乃爲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昔者荆平王旣殺伍奢。子胥亡之江東。卒覆楚國。而鞭平王之屍。李嵩戕蘇謙謙。子不韋變姓名。穿室掘冢。以刻其報。然必藉閨廬之威。兄弟賓客之助。若夫窮特孤露。挾持磨因。冒釁忍險。以終立乎。事無負乎。志然則子胥之謀。非足以爲勇。不韋之奮。非足以爲烈也。緹縈沈痛而上書。曹娥憂思而沉江。或有揚刃於都亭。或假貨庸以襲仇。其赫爾著於世。其於古何如也。今已論正豪罪。未即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

女甚。構宣謗詞。以爲嘗受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宗族親戚里隣。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就死者。傷無兄弟。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所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於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有爭勸。乃撰述其事。歌而系之。

毛生

樂宮譜

前明熹廟時。天下多故。盜賊充斥。錦帆綠林之徒。所在多有。洪州數舉子入都。挾資頗重。道淮徐之間。一少年求附舟。叩其所自。自云施姓。蓋亦應春官試者。爲獨行。恐盜故來。語作吳音。窺其行李。衣冠似是。烏衣子弟。旣入舟。取

筍中佳茗。煎以江水。遍飲同袍。俊語名談。傾一座。衆皆悅之。以爲良友。恐不得當也。已而江岸夕陽。亂流明滅。孤舟泊蘆葦間。少年進曰。江天暮景殊佳。某有短笛。願爲諸君一奏。遂擲管倚蓬吹之。悠揚數弄。直使魚龍驚飛。蟾兔欲躍。衆皆擊節曰。桓伊李牟。今復生矣。語未畢。忽一豪客躍入舟中。持一鐵柄。傘奮擊。少年墮水死。呵曰。忤奴不丐食村落來此奚爲。衆視其人形容怪偉。鬚髮林林如盞。戟皆駭極。仆跌結舌重呼曰。賊賊。客曰。公等非赴試者耶。曰然。有重資耶。曰有之。願獻賊。賊母殺我。客笑曰。余不殺賊。賊真且殺公。適吹笛。號衆者是也。衆皆起謝。客曰。賊衆且悍。夜將報余。畏者可暫去。前三里村高翁店。一宿無患也。不畏者留。更看余殺賊。於是去者半。留者半。客戒留者先寢。聞呼則起視。自引猶狂飲。連飛數十觥。不醉。飲罷。取鐵柄。傘枕之。臥船聲如雷霆。衆假寐俟之。夜半。忽聞客呼曰。賊至矣。挾傘踞船頭。時月黑星。

繁微辨人影。一賊持刀奔客曰若殺我弟我今取若頭客不答卽舉傘格之。賊應手而仆刀槊環進客從容揮傘呼呼作風聲與蘆葦瑟瑟相應賊左右撲刺落水餘賊奔逃客已奪得賊弓矢連發射之盡告斃觀者股栗汗流浹衣裙客忽挾傘入艙坐神氣灑然衆酌酒勞客復飛數十觥掀髯謂衆曰公等窮年帖畢足跡不出三里外甯知世路之嶮巇哉衆唯唯又曰國家求才待用自維有其具則進苟平平甯坐床頭弄稚子無以父母之身輕飼虎狼之口也今第行無畏衆羅拜曰向者不敢啓問今將軍活我恩厚矣願聞姓名以圖報效客悉扶之起舉傘扣舷曰余亦舷將軍亦無姓名亦不望報吾去矣一躍而逝旣而春闌一舉子逢客於號舍心訝此君能挽兩石弓復能識丁字眞異人也趨前問無恙客睨視若不相識亦不卽答入號熟寢窺其舍鐵硯斑管各一別無長物初不敢呼問客直睡一晝夜不少寤次日午晌

舉子文已畢，將繕寫。心德客慮其沉睡，將不克終卷，欲以己餘勇賈之，遂呼客。客大恚曰：「豎子敗吾事，斷送會元矣！」舉子踧踖不知所對。既而客嘆曰：「毛生毛生，豈非命也！夫千金之璧，當首貢王廷，安能隨行逐隊，自居牛後，爲渴睡漢，挪揄哉？」今以吾文與公可獲亞名，亦不負公數千里冒險跋涉也。索紙書之，風行海湧，三藝立成。擲於舉子之前，曰：「吾去矣！」卽挾空卷投有司，稱疾而出。舉子閱其文，允稱傑構，書法亦矯健非常。嗟嘆不已，因棄己作，書客文以進，果成進士第二名。

非非子曰：「余聞鄉先生述毛生事甚悉，惜失其名字。嗟乎！天地奇氣，必有所鍾，崎人傑士，宜不絕於世。顧有幸有不幸，斯隱顯異焉。」使毛生建高牙，擁大纛，虎奮鷹揚，立功萬里外，則班衛之勳，豈多讓哉？即不然，以彼其文掇巍科而冠多士，秉筆詞翰之林，亦足與枚馬、鄒楊輩爭烈。何至霧鱗雲爪，首尾不

詳若是哉。昔宋景濂錄秦士余紀毛生文雖不逮有同慨云。

老僧辨奸

沈起鳳

嚴分宜未貴時。與敏齋王公讀書菩提寺東院。一日同閱荆軻傳。至樊於期自殺處。嚴曰。此駭漢也。事知濟不濟。輒以頭顱作兒戲耶。遂大笑。王曰。烈士復讐。殺身不顧。志可哀也。遂大哭。又閱至白衣冠送別時。嚴復大笑曰。既知一去不還。迺得遣之使去。太子丹真下愚也。王又大哭曰。壯士一行。風蕭水咽。擊筑高歌。千古尚有餘痛。繼閱至囊提劍研箕踞高罵。嚴更笑不可仰。曰是真不更事漢。不於環柱時殺之。而乃以嫚罵了事。王更涕泗沾襟曰。豪傑上報知己。至死尚有生氣。銅柱一中。祖龍亦應膽落。一時哭聲笑聲。喧雜滿堂。一老僧傾聽久之。嘆曰。哭者人情。笑者真不可測也。二十年後忠臣義士無遺類矣。後王官中牟縣令。頗有政聲。而嚴竟以青詞作相。專權誤國。植黨

傾良爲明代奸邪之冠。老僧預知之而不能救。殆佛門所謂定劫歟。
鐸曰。傳言愚忠愚孝。有旨哉。古之亂臣賊子。皆聰明絕頂人也。是故不重才
而重德。

新會兩生傳

車騰芳

阮大年者。明季新會諸生也。少落魄。不修邊幅。在諸生中。亦無所知名。獨事
母孝。母歿。負土成墳。日至墓所。旋繞而哭。三年以爲常。甲申歲。聞神京陷。崇
禎殉國。卽慟哭不食。久之乃食。或謂之曰。聞賊入京城。諸肉食者。皆乞憐。馬
蹄下得美官。子獨何爲。曰。嗟乎。此予所以欲死也。卽日爲號召其鄉人。欲以
舉事。逾數月無應者。乃駕扁舟走厓門。哭於楊太后廟中。沿涯蛋民聚而觀
之。皆爲感泣。生爲陳說忠義。論以舉事狀。卽皆應曰諾。願從君所爲。生知其
可用。乃徧閱漁舟。可百餘艘。人可四百餘衆。乃復爲約令。卜日與俱。屆期而

李生適至。李生者，名了傲，亦新會諸生也。素謹厚，家故饒。值歲淳饑，出粟以賑鄉人，德之。比聞國變，乃率其鄉人書大行皇帝爲位，以哭於家廟中。遠近來觀者，皆感泣下拜。生曰：「自高皇帝創業以來，迄今垂三百年。我等祖父子孫，皆食其福。生爲明民，死爲明鬼，不亦可乎？」中有壯士三十餘人，攘臂前曰：「苟君舉事有不從死者，非人也！」生曰：「盍書名？」於是旬日間，得五百餘人。是時新會巨盜聚夥崑崙山中，時出肆掠，生使人往招之，則皆如約合之，得千六百餘人。生乃毀其家具舟筏，備芻糧，刻日偕赴。及聞阮生在厓門，欲過與俱。初，二子素不相識，及相見，抱持大哭。一時旁觀者皆髮指皆裂，憤不欲生。生曰：「今留都擁立有年矣，盍往赴之？」衆皆如約。乃從海道進發，至中途，颶風大作，覆溺漂散者幾半。逡巡久之，將及崇明，聞留都已敗，諸從行者亦稍稍散去。兩生知事不濟，獨與數十人反其鄉。比聞台州監國，而閩越互相水火，皆

策其無成。故未動。居久之。聞黎遂球舉事贛州。聲頗振。決往從之。乃與家人訣。時左右無一人從者。獨二子携持同行。踰庾關。下贛水。謁黎於軍門外。時遂球軍令戒嚴。爲其鄉人也。見之。卽問兩生來意。對曰。欲從公覓一死所耳。遂球以其言不利。姑置之。未幾。我大清兵南下。城陷。遂球遇害。二子各持短兵。力刺數人。皆死於亂軍中。

論曰。予側聞新會兩生事。野史所不載。詢之故老。罕能言之。方忠愍公與難時。有蒼頭某者。自軍中逃回。後至八十餘歲。每爲人言兩生死事狀甚悉。而新會阮又咸。大年族子也。亦能記兩人起事時事。皆歷歷可信。夫二子者。可不死也。乃決於一死。死而人莫之知也。悲夫。

通鑑楊孝子傳

毛奇齡

嘗讀典例。無有以刲臂割肝旌孝子者。故西河出游。人以刲臂事屬傳。必謝

之。或不得已。稍見之雜文。如題吳門沙孝子卷。如新安程舉人事母狀。如爲京口汪將軍記事。如錢塘方氏母子五人節孝錄序。而獨於上海楊孝子。則不然。孝子名文蔚。本浙之上虞人。其父榮。生員。在明天啟間。隨其所親宦上海而家之。康熙丁未。父病時。年八十七。孝子走廁。偷嘗其糞。甘。號於天。請身代。不得。竟死。越十年。母痢。見血中死法。醫者凡數輩。皆前後相顧去。孝子獨念父危。死不救。今復然。生男何爲也。世已無鍼石。燻灼。豈湯體亦告絕者。闔戶。剗左臂。以其肉。襍薙汁。灌之。三灌。三進。母初進而體下。再進而流。淳以去。三進而愈。時康熙丙辰九月二十一日。又二年戊午。上海令任君廉其事。請告之。臺將獎之。孝子泣曰。是欲重我以迕德也。且予何如人。其敢以迕德越典例。再拜固辭。固強之。不受。乃爲之題其門曰。以身壽母。而請西河爲之傳。西河氏曰。予兩過上海。未得訪所爲孝子者。而見之也。予友丁明府曾與之。

游每盛稱其人。謙而和。恭而能容。輕財好義。而不自放於俠烈。人以孝稱之。
 必變色。踧踖。却不受。每月吉必詣城隍祠禱之。願減年以益母年。然秘不令
 諸兄知。若惟恐以獨行傷兄意者。方母病時。體羸甚。又年高。將彌八十耄而
 瞢。以爲不療。卽療。必不能康強。如平日。乃旣愈。又健。皆貽睭不知所爲。丁明
 府曰。孝子將刲臂束臍。以兩麻令肉墳起。然後迫噬之。而脫之。以刀故其創
 其鉅骨露。凡一百二十日始合。創人不知也。又曰。初以臍肉鉅雜蘆葦裹之。揚
 其膏令竭。屢蘆屢竭。今所餘臍肉。猶有重至八銖外者。嗟乎。孝已。別有難贈。
 時文卷附傳後。

鄭醒愚曰。孝欲令人知。必不能爲此苦孝也。楊孝子之所以獨有千古也。

張獻忠降生記

李祖惠言。延安府膚施縣有林生者。縣之柳樹澗人家貧苦。讀試輒不利。舌

李調元

耕於金明驛之東土橋。遺妻守舍。紡績自給。墮去家兩舍。一日歸省。未至家。天已昏黑。愁雲密布。少頃大雨如繩。遂避雨於道旁古廟中。廟三楹。牆垣倒壞。無住持。中有神像一座。金衣剥落。神前有破香案。亦欹斜將圯。意待雨少霽。卽行而飛。霖愈猛。雷電交作。遙望村火點點。簷外泥深三尺。跬步難行。無如何。遂坐於香案下假寐。忽見兩廊人夫喧闐。騶子奔馳。洒掃堵道。旁有大厨。豕羊羅列。宰夫數十百人。燭刀縷切。堂上燈燭輝煌。龍文鳳綺。供設甚盛。中一人緋衣。平天冠。似王者規模。指點手下。安排几桌。結綵張筵。旁列鼓樂。似人間地方官伺應上司狀。探馬卒絡繹不絕。鬧擾之聲。爆火之光。徹內徹外。少焉。忽有飛報者云。煞星下界矣。緋衣人卽踉蹌走出門外。祇候甚恭。林生亦從稠人中遙望見雲端冉冉。一簇人馬擁乘。輿飛奔而下。兩旁皆仙娥。嬪嬈環夾。左右笙簫縹渺響遏。行雲漸漸前導。至前。緋衣人又疾趨數武。至

道旁拱立。貌益恭。乘輿忽墮廟外。喝駐輿中。走出一人。赤髮藍面。巨齒獠牙。綈綈甚。卽大步入緋衣者。謹隨後至大廳。赤髮人直上座。略不叙賓主禮。緋衣參揖後。卽趨側席陪坐。赤髮人坐定。卽拍桌呼曰。飯來。飯來。莫悞我事。緋衣人卽呼階下數十青衣。舁餐盤而上。珍羞羅陳。大率皆人間未有。其隨來人衆。俱有供給。在兩廊下一時鼓樂齊鳴。歌舞畢。備饌畢。又青衣數十。爭上徹席。緋衣避席拱立。言曰。今日星君下界。雖奉上帝勅旨。亦萬民劫數。但職忝東嶽。以好生爲心。伏乞十分中暫留殘喘。三分則庇德。非淺。言訖。又復恭聽。赤髮者初聞若怒。旣見上下俱欵洽。隆至有赧色。微領首而起。大步出門外。隨者皆擁護。緋衣人仍送出。旁候乘輿。一片光明。望之投已村中而沒。林生牽從。緋衣侍者密問之。此何人。答曰。汝學生也。一驚而醒。則身猶在香案下。東方已白。簷溜漸稀。雨已晴矣。視廟榜乃東嶽也。遂躡步歸至家。妻啓戶。

出迎。林生見桌上盛喜。雞子一盒。問之。妻答曰。昨晚比鄰張嫂誕子所送也。林生異之。後五歲。張翁送其子入塾從讀。改名獻忠。年餘不能記一字。翁遂使牧牛。又無賴。往往從羣兒撲戲。及長。漸爲狗偷。充本縣快手。不數年。爲流賊。林生老猶在焉。

徐靈胎先生傳

袁枚

乾隆二十五年。文華殿大學士蔣文恪公患病。

天子訪海內名醫。大司寇秦公首薦吳江徐靈胎。天子召入都。命視蔣公疾。先生奏疾不可治。上嘉其朴誠。欲畱在京師効力。先生乞歸田里。上許之。後二十年。上以中貴人有疾。再召入都。先生已七十九歲。自知衰矣。未必生還。乃率其子熾。載楓樹以行。果至都三日而卒。天子惋惜之。賜帑金。命殮扶櫬以歸。嗚呼。先生以吳下一諸生。兩蒙。

聖天子蒲輪之徵。巡撫司道到門。速駕聞者皆驚。且羨以爲希世之榮。余舊史官也。與先生有撫塵之好。急思采其奇方異術。奮筆書之。以垂醫鑑。而活蒼生。倉猝不可得。今秋訪穀於吳江。得其自述紀略。又訪諸吳人之能道先生者。爲之立傳。傳曰。先生名大椿。字靈胎。晚自號洞溪老人。家木望族。祖鈞。康熙十八年鴻詞科翰林。纂修明史。先生生有異稟。聽強過人。凡星經地志。九官音律。以至舞刀奪槊。勾卒羸越之法。靡不宣究。而尤長於醫。每視人疾。穿穴膏肓。能呼肺腑與之作語。其用藥也。神施鬼設。斬關奪隘。如周亞夫之軍。從天而下。諸岐黃家。目惶心駭。帖帖聾服。而卒莫測其所以然。蘆墟逢耕石臥病。六日不食不言。目爛炯直視。先生曰。此陰陽相搏證也。先投一劑。須臾目瞑能言。再飲以湯。竟躍然起。喟曰。余病危時。有紅黑二人。纏繞作祟。忽見黑人爲電震死。頃之紅人又爲白虎銜去。是何祥也。先生笑曰。雷震。余

所投附子。霹靂散也。白虎者。余所投天生白虎湯也。迄驚以爲神。張雨村兒生無皮。見者欲嘔。將棄之。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繆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任氏婦患風痺。兩股如針刺。先生命作厚褥。遣强有力老嫗抱持之。戒曰。任其顛撲叫號。不許放鬆。以汗出爲度。如其言。勿藥而愈。商人汪令聞。十年不御內。忽氣喘。頭汗徹夜不眠。先生曰。此亢陽也。服薦過多之故。命與婦人一交而愈。有拳師某。與人角伎。當胸受傷。氣絕口閉。先生命覆臥之。奮拳擊其尻三下。遂吐黑血數升而愈。其他如沈文慤公未遇時。脈而知其必貴。熊季輝強壯時。握臂而知其必亡。皆所謂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其機警靈速。皆此類也。先生長身廣額。音聲如鐘。白鬚偉然。一望而知爲奇男子。少時畱心經濟之學。於東南水利尤所洞悉。雍正二年。當事大開塘河。估深六尺。傍塘岸起土。先生爭之。曰。誤矣。開大深則費重。淤

泥易積。傍岸泥崩。則塘易倒。大府是之。改縮淺短。離塘岸一丈八尺。起土工省費。而塘以保全。乾隆二十七年。江浙大水。蘇撫莊公欲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先生又爭之曰。誤矣。震澤七十二港。非太湖之下流也。惟近城十餘港。乃入江故道。此真下流所當開濬者。其餘五十餘港。長二百餘里。兩岸室廬墳墓以萬計。如欲大開。費既重。而傷民實多。日恐橋泥倒灌。旋開旋塞。此乃民間自濬之河。非當官應辦之河也。莊公以其言入奏。天子是之。遂賦工屬役。民不擾。而工已竣。先生隱於洞溪。矮屋百椽。有畫眉泉。小橋流水。松竹鋪紛。登樓則太湖奇峰鱗羅。布列如兒孫。拱侍狀先生嘯傲其間。人望之疑真人之在天際也。所著有難經經釋。醫學源流等書。凡六種。其中銛劄利弊。剖析經絡。將古今醫書存其是。指其非。久行於世。子燦。字榆村。儻葛有父風。能活人濟物。以世其家。孫垣。乙卯舉人。以詩受業隨園門下。贊曰。

記稱德成而先。藝成而後。似乎德重而藝輕。不知藝也者。德之精華也。德之不存。藝於何有。人但見先生藝精伎絕。而不知其平素之事。親孝與人忠。墓枯粟乏。造修輿梁。見義必爲。是據於德。而后游於藝者也。宜其得心應手。驅遣鬼神。嗚呼。豈偶然哉。猶記丙戌秋。余左臂忽短縮不能伸。諸醫莫效。乃挖舟直詣洞溪。旁無介紹。惴惴然疑先生之未必我見也。不料名紙一投。蒙參門延。請握手如舊。相識具雞黍爲懽。清談竟日。贈丹藥一丸。而別。故人李蓴溪迎而笑曰。有是哉。子之幸也。使他人來此。一見費黃金十笏矣。其爲世所欽重如此。先生好古。不喜時文。與余平素意合。故采其嘲學究俳歌一曲。載詩話中以警世云。

鄭醒愚曰。傳其人之藝。並傳其人之遭際。根本學術。經濟敷施。憂憂生新。照耀人耳目。筆曲而達。仍復博大昌明。絕不膚泛。末段綺散餘霞。峯青江

上尤適如其分量焉。蓋世安時大昌即此。未聞歲增年歲者。否。

穎初愚曰。觀其人之運。並觀其人之聲。猶不以謂智者遠慮。憂憂坐深。

海潮中以應制文。

趁重取。也。子平。後古不著。知矣。

弟西而笑曰。晉皇。漢室。之。多。由。。

門。接。蠻。干。孤。苦。臥。爲。其。終。。

秋。衝。霜。拂。落。葉。無。介。歸。樹。。

數。象。輪。御。望。對。然。姑。饑。五。。

武。謂。豈。財。不。滿。財。富。難。。

計。東。之。五。物。與。外。見。齊。微。學。如。。

不。存。貧。公。固。正。人。用。足。半。生。養。貧。而。不。諉。其。有。未。半。財。失。更。入。復。不。

存。貧。公。固。正。人。用。足。半。生。養。貧。而。不。諉。其。有。未。半。財。失。更。入。復。



虞初續誌卷九終

虞初續志卷十

玉纏鄭樹若醒愚編

諸君簡畫記

毛先舒

杭之中。稍東曰豐樂橋。橋稍東曰古橘園。故宋之橘苑也。苑廢久。種橘已盡。惟有古銀杏兩株。盤輪扶疏。疑爲宋故物云。園有主。爲諸君。君簡少好畫。又學篆刻。喜何震陳琮刀鐫。時時見古法。然不甚自貴愛。獨深愛畫。嘗自稱先君子博學游藝。尤喜翰墨。與華亭董宗伯其昌。趙文學左爲密交。自其爲童子時。旁侍觀兩公用筆墨。揮寫入妙。蒼秀淡淹。董稱最工。空濛瀟瑟。趙爲之冠。兩公分間。互相放寫。終不能自掩其眞也。君簡既好畫。日取兩公畫。及諸家所作玩之。久而融然化裁。臻微。予問君簡。于此畫法誰氏。君簡笑。

曰。吾且忘吾手安知誰法。予聞而惶然不復知所問矣。大體得法于古人。不必以甚似爲工。蕭遠疎逸絕蹊逕矣。君簡先世多顯官尊君伯茂公豪賢多賞。至君簡而日貧。君簡不知貧。惟日弄筆墨自娛。客過索畫。君簡卽與畫。然持錢來者甚少。君簡亦耻役手爲金錢。或持錢贈君簡。君簡便受之。午突無煙。君簡得錢即酣酒。坐待所與密者過。引壺斟酌醉而後已。君簡交不濫。不牴牾。游好三四人。周旋久之。義亦彌篤。室處委巷。起居于于爾夫。君簡身不習宦。非逃者也。畫不爲售。非藝者也。交不干上。非爲名者也。吾子君簡。不知所以名之。雖然。豈其無得於中而能若是。與歲旣暮。銀杏葉方落矣。不知近客來。亦多遺錢否。吾當過與君簡坐枯樹而飲。

王穉登題畫詩

天婚記

徐岳

山右有羊子壽者。羊叔子之裔也。子壽之祖。年三十。未有家室。牧羊山中。里

人以其誠實。有願爲之婚者。彼力曰。德容兼備而復厚。奩資者娶之。聞者莫不竊笑。時隆冬。南風大作。瓦石俱飛。墮一婦于庭。姿容絕艷。衣飾縞素。自言秦氏女。父母俱亡。家在真定之平山縣。頃見我亡母云。與此處羊郎行十三者。有姻緣。挾我至此。倏失我母。人咸異之。真定至汾。幾三千餘里。瞬息飄至。洵屬天緣。衆爲劇資。諧伉儷焉。客有戲十三者曰。佳人之德容備矣。百兩之將。關山修阻。風姨不能致。奈何。女聞之曰。我家固巨商。有金窖於都門室中。我父母相繼淪亡。不及發。尙有老僕居焉。今我與俱往。窖金十萬有奇。皆可得也。奩資不亦厚乎。擇日往。僕已死。惟嫗存焉。告以故。遂盡取地下物。卽賈於京。今子若孫以百指稱富室云。山東新城王氏。累世科甲。至今不絕。嘗見其先立峰民部大槐記。載曾祖某避難新城爲傭。一日大風晦冥。一女子從空而墮。問即萊州初氏女也。晨起取火。不覺至此。蓋頃刻而五百餘里矣。主

人以爲天作之合。結爲夫婦。今之濟濟斌斌於仕途者。皆初之所出也。其鄭醒愚曰。旣得艷妻。復成巨富。今之作此。非非想者多矣。惟未知有一人能如願否。覽此浮一大白。

王山傳

馮景

王山者。歸安縣重潮村人。生六歲。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爲奴。堯章旅寓菱湖。待山有恩。旣而堯章老益貧。山壯未有室。爲主經營生計。旦夕盡瘁。不私絲粟。堯章甚誼之。病革。謂山曰。若苦矣。我妻我子不逮。若之事我勤。我病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眶。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於今四十年。恩猶父子。奴之去。畱不在券也。堯章歎息良久。曰。雖然。子苦矣。吾終還子券矣。遂還山券而沒。山竟畱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棲樓二間。棺停其中。未葬。隣火發。將

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焰蔽空。山趣主母幼主亟去。主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檐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焚者三百家。范氏樓獨存。康熙癸酉仲春事。

馮子曰。昔蔡順母棺未葬。火逼其廬。順伏棺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長沙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隣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今又於王山見之矣。

鄭醒愚曰。山一僕耳。乃撫柩呼天。願與主同燼。則視蔡順古初事爲更奇。

無名生傳

車騰芳

無名生。不知何許人。遇甲則曰某姓。遇乙則又曰某姓。人終莫測也。嘗寓止維揚間。所至攜一幞被。一囊。僦室而居。亦時賣藥市中。與之言。恢諧散誕。絕口不言時事。日不火食。惟市胡餅數枚。食已卽臥。夜起讀書。讀已輒哭。居

人厭之。故所居恆不踰月。輒他徙。甲辰歲。予將北上。夜泊舟於無錫之柳塘灣。旁有小屋數椽。燈光隱隱出林表。更闌後。聞讀書聲。不辨其爲何書也。夜將半。聲轉淒切。已而大哭。予心奇之。擬次早踪跡其人。及旦。而舟發遠矣。明年自京還。復經其處。詢之土人。言去歲有某生寓此。遇夜。輒哭。未幾。辭去。莫知所往。予益奇之。比抵家。又踰年。適杜子蘅若來自江陵。過予羊城寓舍。偶及善哭生事。則於去年秋寓止焦山寺中。爲寺僧所逐。夜半。攜書數卷。自沉於江。越數月。有虬鬚老叟。黃冠布衲。渡江訪之。詢知已死。乃乘橈江上。溯洞竟日。是夜泊舟江岸。隣人窺之。若哭。若笑。復爲詩朗吟數次。投詩於江。拏舟而去。亦不知其何人也。杜蘅若云。

趙孝子傳

趙孝子。名萬全者。父應麟。明天啟中爲儒生。貧不自得。託教授去游四方。時

胡天游

生孝子甫。暮應麟出。與家人約。後數年。卽當却歸。迨久。絕無有聞其去畱者。孝子長。十餘歲。依於母。母勤勵機紝。教使讀書。孝子數從問父。何忘返。今何在也。母持之泣。且曰。兒省憶而父寧。使父得歸。卒撫爾乎。孝子撫案大痛。卽時時約飲飯。夢臥不肯自甘。未幾年十九。請其母曰。曩兒願往求父母。徒憫兒幼。勿欲許。且今稍長。能勝計疾行。母顧日月。幸必奉父還。始應麟以困罷。甚。冀從他方游。且得富貴。久客益留廢挫。迄屬懷皇帝末。劇盜攻陷京師。天下大潰。烽戈棘道路。游客者多不得歸。應麟自侘意失。又弱無他資。竟轉徙遠郡。以歿棄其家。二十年矣。孝子旣獨行求父。躡淮南北。邇齊魯。營薊環燕。穿楚豫。迹秦隴。寸寸徧噬虎憐。之塲。無不薄。所值雖馬傭沽保。浮屠術師。販負役人。歌呼索食者。潛察母。敢忽虞其父。之或遁。於是也。晝從人哺糜。再日屢不得食。嘗荒險危毒。貫五六年。髮肉盡脫。易黝然。植瘠然。終已不遇。心

疑。應麟死。視骸骼之殘委溝野者。輒自劙指出血。遙灑之。堅不入。乃捨去。復謳號於塗。初孝子將出。懼已不審父狀。且未卽得。則張牘書應麟名。備鄉里年歲容貌。揭於背以行。久之趣往馬邑。馬邑故山西邊。且兵戮久凋。計父老無足知。訊喻自傷。固度所爲。旣而旁皇邑中。遂已不得去。張文義者。縣人也。聞之。慨然遽曰。豈爲趙君兒乎。亟走來視。問其籍。故會稽。誦所書牘。良契。文義趣萬生過我。勉具客。吾幸識而翁。昔亡自兵中。道何從來。餘五十年。顧耄老。卽無所寄食。窮歸我。當爲我授書。甚適方且哀其旅死也。而槩封之高不及馬腹。手表之木亦拱于原。得示子矣。孝子聞若言。擗地慟。奔之窪所。號血絕。仆不肯起。殯後。復者數焉。已大息曰。吾初誓求父。要期生迎使還。天實勒我。必勿使克。雖然。固甚不安于藁。痛若罪腰脊。庶招魂魄歸。猶或必解吾母。竟裹應麟骨。步負以復于其家。馬邑人爭來聚觀。爲泣下。少畱之。不可。孝子。

既歸。日縗號。躬鏗塊築墓。時時悲哀望思。顧甚貧。亦不敢更出。復託教授供其母。極勞且勤。母亡。與應麟終得合葬。舍于墳三年。以康熙己巳歲卒。後四十餘年。郡縣有知其事者。爲狀于開府。上之朝。表萬全異孝。詔祠之廟。賜金。俾塚石而旌其門。

鄭醒愚曰。皇天不負苦心。况孝乎。孝子之突遇張文義。得裹父骨以歸。非恨天而何。張文義。字子正。南陽人。少孤。家貧。好學。性至孝。事母。母病。日不離側。夜則秉燭侍立。母亡。哀毀過禮。人稱孝子。康熙丙午。舉人。授平江縣同知。未幾。母喪。服滿。歸。奉養尤盡。人目爲孝子。著有《孝子傳》。此其序也。而照書譚半城事。半城。今鄧州人。字子正。南陽人。少孤。家貧。好學。性至孝。事母。母病。日不離側。夜則秉燭侍立。母亡。哀毀過禮。人稱孝子。康熙丙午。舉人。授平江縣同知。未幾。母喪。服滿。歸。奉養尤盡。人目爲孝子。著有《孝子傳》。此其序也。

譚照。字儒溪。弟曉。字鏡川。邑東里人也。家世耕讀。兄弟友愛。照持門戶。而曉用圭頓之術。治生殖產財。至不訾。曉無子。病將死。其女培徐生。陰圖利之。曉不可。曰。宜爲吾後者。兄之次子培也。在外人曷與焉。曉旣死。照念弟以纖嗇。辛勤起家。已掩而有之。義弗忍。又培好少年遨嬉之習。非克家子。不欲令蕩。

廢叔父業。而培亦旋死。居頃之。適倭寇張甚。颶風一日踔數千里。直抵吾邑。居民無藩籬之限。將盡殲焉。衆怖懼。議築城以禦。括公帑。募私橐。僅充其費用之五。邑之大夫士民。咸張目拱手。計無所出。照聞之。躍然起曰。吾財有。用之矣。盡籍其藏。得四萬餘金。獻于官。城不三月而工畢。一邑獲保障無虞。而照竟爲貧人以老。至于今。照曉兄弟之名。與崇墉相敝。設使照無此舉。其財亦未必能貽之三四世。不竭也。曉推其財。以與兄。兄用其財。市義于邑。以揚其弟之名。而已。亦與焉。可謂奇士也。已。其事在嘉靖甲寅年。

鄭醒愚曰。世之爭產爭繼。至控訐不休者。見此友愛兄弟。實當愧死。

片言保赤

沈起鳳

錢塘袁公簡齋。爲先大父同譜。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姗笑之。某不能堪。以

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於庭。兩造具備。觀者環若堵牆。公盛服而出。
向某舉手賀。某色媿。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
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坐兩家。不讀書耳。自古自
鹿投胎。鬼方穿脅。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蚤降。有
速有遲。載於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蚤降者。感氣之清。生而
主貴。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即如僕。亦五月
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予不信。令汝婦入問太夫人可
也。某唯唯。即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拜地下
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
他日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
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於是兩家之疑盡釋。後兒讀書。食餼於庠。

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鐸曰。含垢納汙之說爲臨民者言。此印板律例。非讀書人不能解也。然捨身以保赤子。類非守經者所能。公殆現不壞身。連廣長舌向訟庭。爲衆生說法耶。

黃蓋以武人而治石城。况鍾以小吏而治吳郡。後如馮堅王興宗輩。或以典史。或以直廳。故王晉溪謂吏治之善不必出於甲科。然遇此等公案。豈是無學人杜撰得來。蓋不熟普庫之論。失油絡者必受飛災。不讀周易之文。授沐枕者終成冤獄。學優則仕。旨哉是言。

嚴鄭醒愚曰。居民上而果能片言化民。民相率而化於禮義。豈特保一赤子而已哉。王贊其言。前分聖下公曰。若醒愚可歸督諭而不取首卒。詔問其

坐至徐夫人受封記。一日誤指死喪兩音。其請賜斧斂。袁公赦過而出。

尹文端公母徐氏。江寧人。爲相國子妻。相國家法嚴。文端總督兩江。夫人猶青衣侍屏屢。文端調雲貴入覲。

世宗從容問汝母受封乎。公叩頭免冠。將有所奏。世宗曰。止朕知汝意。汝庶生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卽有旨。公拜謝出。相國怒曰。汝欲尊所生。未啓我而遽奏。

上乃以

主眷壓翁耶。擊以杖。墮孔雀翎。徐夫人爲跽請乃已。

世宗聞之。翌日。命內監宮娥各四人。捧翟茀。翬衣。至相國第。扶夫人榻上。代爲節沐。袵服襍飾。花釵粲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環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

詔相國與夫人跽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藉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勅封徐氏爲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禮夫人夫人驚踧躍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旣乃重行夫婦合巹結缡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絃鏗鏘肴蒸紛羅諸命婦各起持觴爲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懽笑去後三十年文端側室張夫人受封文端奏謝恩奏及之

上曰朕實不知

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之運耶公繼室鄂夫人鄂文端公猶女也兩文端相見鄂老矣嘆曰吾日夜思抽身退未知能否夫人曰女聞古之君子事君能致其身又曰明哲保身未聞有抽身者兩文端爲之莞然

郡邑人士小傳

鄭方坤

閩人鄭方坤曰。邯鄲本趙郡。古稱多慷慨悲歌士。間從歷覽之餘。見夫紫葛諸山。扶輿蜿蜒。從太行千里而來。怪石盤陀。可遠觀而不可亵玩。而漳滏雙流。淨不可唾。如輪如帶。作攢金憂玉之音。人傑地靈。固當以志節文章顯。然自百十年來。誌乘缺如。一二先達貴人。尙籍籍在人口。餘則憇矣。以彼懷清履潔。文彩爛然。顧乃匿影銷聲。終老牖下。嘆天公之憤憤。去白日之昭昭。曾不如枯莖宿莽。猶能留根荄于人間。嗚呼。有賢不彰。豈非官斯土者之責與。不佞用是心惻。故于百里內外。几所過村塾禪室。必停車。所遇筮叟醫翁。必相延訪。所見殘碑斷版。以及投溷覆瓶之厓。有存者。必搜剔摩挲。不忍釋手。或因文以得其人。或因人以徵其事。有芳皆擷。無隱不彰。彼其所挾藝能。固然。未必傾臻。詣極然亦具有瀟洒出塵之姿。豪邁不羣之韻。彼其我法自用。雖未必粹然一軌于正。然固不掩其嚙嚙自喜之習。與夫踽踽涼涼。不屑不潔。

之。概傳曰。人三爲衆。矧今又倍於以。砾俗骨而振頽風。顧不偉乎。昔孫子荆有言。其山嶧巍而嵯峨。其水涒渫而揚波。其人磊阿而英多。竊援斯語爲邯邑表土。風卽爲邯邑人士作傳贊云。

劉續邵字高風。少補弟子員。有文名。性孤潔。不可一世。衣冠動作。迥與人殊。每風日晴和。輒出遊于市。手一編。且行且讀。衆咸以狂目之。不顧也。設帳于東明觀。問字者屢常滿。說經鏗鏗。尤熟于歷代史。抵掌談成敗。如親見之間。及忠孝節義事。則色飛眉舞。或泣下沾襟。不自禁。嘗游西韓巨室。乃素所受業者。念先生貧。瀕行。奉一篋金爲壽。詰旦。則招他弟子十數人至。曰。與諸君別久矣。未知所詣何如。請試一文最佳者。以此金贈。有程姓者。壓卷。卽倒篋授之。竟徒步歸。門人張某。嘗乘間問曰。人言師狂。生不以爲然。則笑曰。人狂我。我焉得而不狂也。旣而歎曰。命固然矣。跡其行事。殆古所謂嶔崎歷落人。

耶。

張鎮嶽。字崧高。弱歲能文。下筆如兔起鶻落。奇氣勃勃。從十指間出。爲諸生試。輒冠其曹。熊鍾陵先生者。以宿儒督學畿南。視斯世文。無一足當意。即所拔前矛士。當廷謁頃。擲試卷與讀。輒漫罵。繼之以扑。諸學宮弟子。悉股栗。顧獨咨賞。鎮嶽文曰。若張生者。誠所謂鸞鳥。累百不如一鶠者矣。然鎮嶽殊落拓。又耽酒。每沉醉入棘闈。逮納卷出。宿醒猶未解。以此輒報罷。人或尤之。笑曰。非醉也。命也。易一命。即寢矣。自是不復省試。日棄產佐酒。產盡。則以書畫玩好之屬。入酒家飲。嘗客遊于永年武安。因其文以取科名者。蓋十數輩。著作甚夥。嬾不自收拾。存者什一二耳。後竟以酒病而卒。

李桂品。字蘭如。邑諸生也。博學善辯。膽氣絕人。明季館於武安。方講業。忽土寇至。以刀擬之。則大怒。踞案叱曰。若何爲者。吾郡鄆李蘭如也。俄而一錦衣

怒馬者入。曰聞李先生名久。未辨眞僞。荅曰。何僞也。曰果眞耶。請爲數十八將。名則爲屈指。數已因掀髯太息言。曰此皆古烈丈夫。奮其智勇。際會風雲。拯生民於塗炭。紀勳業于旂常。視彼赤眉銅馬昧于逆順之機。名汚簡編。而身膏斧鑽者。智愚賢不肖何如也。寇大嘆服。戒其黨卽遠去。母溷李先生爲也。後以連不得志。鬱鬱成心疾。間月一發。發則泣罷鼓歌。莫能自遏。平生所最契者。惟劉高風張崧高二人。一日忽揭通衢。以某日於某所開講。旣至。寂不發一言。或請之。曰無解人。旣劉高風至。乃言曰。今人不但不知書理。乃亦不識字義。卽如子字應作了頭兩點。乃回頭顧母也。高風大慟曰。吾無母可顧矣。奈何二人相抱而哭。竟日乃罷。後以病卒。無子。

冀璡字長石。按察使光祚之孫。聰穎能文。少卽工書法。古帖臨摹。不下數千編。每構一筆。必凝精聚神而成之。閱十餘年。技益進。出入于褚河南米襄陽。

之間。而自爲一體。家臨澇水之濱。求書者趾相錯。性顧簡傲。不受人逼促。遇所欣適。即猥妓賣菜傭。以敗素零糲。請者罔弗應。其有不可。卽當路貴人。賚金帛來。輒麾使去。曰。昔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後世稱之。吾亦豈肯以阿堵。物役吾腕耶。其所作七言小詩。最楚楚有致。年僅三十二而卒。長轡未聘。而蘭玉早凋。吁。其可惜也夫。

郭璽。一名西。字楚玉。水村其別號。志趣高潔。有泥塗軒冕之風。少即棄去。舉子業。不事於先人墓田側。築室數楹。蒔花種菜。蕭然有以自樂。好讀書。尤工爲有韻之言。時曲周劉半舫先生。主詩壇。物色之。引而置諸騷雅之林。於是三輔人士。無不知有郭水村也。者其咏新月句云。隔水森踈樹。依山覺晚晴。登山句云。碧落含清景。鴻濛養翠微。遊冗園句云。隔屋邀山兼寺影。閉簾選樹帶溪聲。招同社句云。小窓細雨春如夢。好友孤燈話卽詩。讀其詩。想見其

爲人冷韵遙情。誠哉長江之別派而笠澤之橫枝也已。

馬鉅任者失其字。自號小顛。髫年補諸生。縱酒吟詩。好爲詼諧曼衍之談。深博無涯涘。卽善辨者不能折。業師張某聞而嘆曰。此子固大佳。然見地太超才。鋒太露。終非有成器耳。閱數年。忽棄家去。莫知其所往。居久之。有僧至邑西之靈芝寺。趺坐竟日。不發一語。識之者曰。此真小顛也。強之歸。逼於親黨。返初服。更名應試。復以第一食餼於庠。一日五更起。乘家人睡熟。亟啓戶遁。再祝髮。往來林慮百泉間。遂下吳越。泝黔楚。歷岷峨衡湘諸勝。釋名行願。號萬峰禪師。嘗以牛米火水四字。縱橫顛倒。作玄機。人不能測。所居蘭若。招提無定。所有以巾拂付者。則謝去。癸亥前人猶見之。甲子後。遂滅其跡云。鄭醒愚曰。任民社者留意人才。此先大夫宰郡時所作也。各傳贊頗上添毫。允爲郡邑生色。

丙子六袞自述書付子姪

夏之蓉

投老殘年。忽忽六十。撫念疎。昔懶焉。興懷爲仿史公自叙之例。述一生梗槩。以告我後昆。余八九歲時。不與羣兒伍。聞諸兄讀古書。輒竊聽之。錄於矮紙。中作課誦。嘗隨大父食蟹匡。積膏不食。問何爲。曰將以奉母。大父喜。語人曰。是兒有至性。比長從諸兄學。一目五行可下。見古人篇籍似有夙契。年十九。吾父見背。家道中落。益刻苦學問。周禮尙書三禮一抄。毛詩左氏春秋再抄。史記漢書節抄。漢唐宋元明諸家文彙抄。今諸本具存。凡詳批密註。逐加丹黃者。悉吾二十歲以前所誦習也。大父嘉予好學。鍾愛特甚。頻以衣衣我。以酒食勞我。時值歲祲。益貧困。諸兄舌耕於外。吾母屏當家計。日苦不給。予與嘯門居一柳書屋中。枵腹伊吾。不敢使母知。時或分半餅作食。日當午忘櫛。髮盤面。寒夜無膏油。嘗擁被坐月光下。手持一編冥思苦吟。不知雞之三唱。

丁酉歲與嘯門同入鄉學。明年渡湖館龍岡吳氏。地僻無交游。得縱觀古人之書。積勤致疾。鼻血涌出。左目不見物。歸而調息者歲餘。得復明。乃更銳意進取。與同學羅君睿思茅君心友輩聯文社。張設旗鼓。各不相讓。予性喜朴素。衣服不求靡麗。少時一布袍。服之近二十年。兒輩每以爲言。予曰。人之重輕。豈關服飾。大凡內不足。乃借資於外。每見後生冠綦鮮好者。卜其中無有也。飲酒可三升許。食不計豐腴。醯菹鹽豉。怡然甘之。一切絲竹之娛。禽鳥之玩。皆深惡痛絕。非其所好。足跡所經。及天下之大半。其在北者。爲齊魯燕趙。在東南者。爲吳越閩南粵楚豫。所過名山大川。如趙岱匡廬。金焦武夷。祝融羅浮。九疑太室。少室。以及南海之大盤江之長。沅湘之清。錢唐之壯。黃河之濶。洞庭彭蠡震澤之汪洋蕩泊。或登涉其巔。或挂帆蕩槛於蘆洲蓼渚之曲。遇會心處。悠然神遠。尤喜中夜欵乃聲。以爲霜清月白。聽之生人遐想也。遭

時。

聖明。四膺衡文之任。所在援孤寒。遴英俊。砭俗已庸。立之準的。紫奪朱者斥之。鄭亂雅者黜之。當時士子有爲駢語頌予者。曰機優雲劣。辨以幾微。盧後王前處之。確當。蓋實錄非虛語已。且其爲功亦有不止於文章之事者。當在程鄉時。平樂令某黨於鄉之豪暴。誣諸生姚泉張湘以下七人罪。幽之囹圄。凡六閱月。數請褫予廉。得其狀。按郡日趣赴試。爲令所格。不得前。復嚴檄之。三日乃至。至則髮長五六寸。僕僕然盜囚也。諸生號哭伏地。陳冤狀。予爲力請於中丞策公。得釋。令旋奪官。平樂人謬欲以生祠祀我。當在岳州時。華容令某貪酷吏。士民疾之如仇。予校七演武廳。突擁千餘人。環控聲言。令且出。當羣毆之。衆口匈匈。莫敢誰何。予從容下堦立。叱之曰。爾輩何爲。將爲骯法之民耶。骯法者當斬。丞還其牘。衆俯首避去。後中丞開公欲案其事。以狀詢。

予復之曰。所謂千餘人者。蓋環立觀射者耳。牘已還。無由得主名者也。事遂寢。未幾。令亦奪官。是其爲功。殆亦不止於文章之事也。先是。予秉鐸監督值歲荒。憲司委令捕蝗。查飢戶平糴糶。給南北二廠糜粥。隨在整飭。皆有裨益。生平叨國士之目者四人。十九歲時。從西受王先生遊。以傳燈見許。批予文曰。視之若近。卽之始遠。眼中未見如此人。癸丑捷南宮。謁座主溧陽任先生。謂予曰。子之文。在近日爲廣陵散矣。爲嘉歎者久之。丙辰擬南郊瑞雪賦。孝感涂先生一見嗟賞。目爲軼才。卽保送鴻詞科。甲子列試差第一。鄂相國西林謂予文蘊藉深遠。迥出時輩。此四先生者。品騤各殊。而叨國士之目。一也。生平知己三人。少未聞道。多汨溺於詞章。迨與王君書臣交。從事濂洛關閩之學。戲言戲動。必正色規之。此直友也。滇南傅君謹齋。予同年生。僦居近三載。寵鴻之氣。入我肺腑。此諒友也。息園齊君博雅之士。每與商榷經史。窮源

竟流。若繩貫而璣組。此多聞友也。孔子所云益友。不綦備矣乎。生平所得士。凡四人。其一爲鹽城樂寧侗。字孩夫。品端學邃。力追古人。今以明經老矣。其一爲建寧朱仕琇。字梅崖。甲子科所取解元也。其一爲南海茹敦和。字三樵。本浙人。僑居粵東。今成進士。其一爲山陰周大樞。字元本。壬申北直鄉闈本房卷。是皆沉冥幽默。不求聞達之士。而吾獨於語言文字外。窺其本原。識其底裏。摶衣北面。用以自豪。然終不敢以門弟子之禮禮之者也。昔人嘗言。險厄中有鬼神。予親歷之。丁酉鄉試病臥號舍中。聞有呼起起者。再少頃。嘯門至。以羹湯廦予飲。甫起而壁崩。得免壓焉。泊蘇州寶帶橋。颶風作。船纜絕。昏黑中。掀蕩十餘里。得淤沙尼之止。比曉閱視。則上下亂石。齒齒僅一隙可容。舟。粵東院署。舊有祠祀鬼之無主者。數爲厲。以文禱之。跡遂滅。過洞庭湖。驚風拍天。遙見波濤中二巨。逐水面行。如飛。旣乃掠舟去。此類聖賢所不道。

而事蹟彰顯。如是天道恢恢亦可畏哉。予素以迂拙自守。與人交。不爲谿刻。斲絕之行。亦不喜發人陰私。有欺我者。雖覺未嘗發露。下逮臧獲。悉御以寬。見人不足。恆矜憐之。縱解推無多。而意常有餘。不善營殖。亦不工會計。凡器用價直之低昂。米鹽出納之多寡。惟人指撝。不屑屑綜核。然財用竭。則復來生平。亦未嘗匱乏。少學爲詩。十二歲咏中秋月。卽爲大父所賞。嗣官翰林。與諸公詶倡。無虛日。在楚粵間。題咏尤富。始宗少陵。繼瓣香於玉局。今則以陶生耳。正今日之謂也。予所居宅。卽鶴來堂舊址。大父所經營創建者。析箸時。分屬吾伯。今歸予宅東隙地數畝。向爲菜圃。乙亥仲春。斬荒流蕊。構別業九間。短簷淨几。其憲四闢。中積古書數百卷。櫛比鱗次。坐臥其中。足以娛老子。

姪數輩。萃處課藝。間亦陳說古今。夜分不寐。長孫十齡。解行文。爲條疏其義。例。幼小者。牽繞衣裾。分棗栗與之。古云。名教中。有樂地。誠哉。是言。老而視不加眊。燈下能於紅箋上作細楷。耳亦聰。喁喁私語。雖遠必聞。齒僅脫其二。餘皆牢固。蟹螯菱角。尙能自吃。鬚有一莖兩莖白者。拔之亦不復生。腰脚甚健。前登紫琅山。捫蘿躋險。不見苦効。賓客譽我。皆云似四十以上人。攬鏡自照。無龍鍾態。或者其亦非諛我也。今年七月。值六十生辰。兒姪輩謀作梨園之戲。或云當乞言親串。予笑謂之曰。嘻。爾之所以祝我者。未若我之自祝也。昔大父八十有五。神明不衰。一時欽爲國瑞。此於百中什一耳。吾父捐館舍時。僅五十有二。吾同懷兄弟七人。或二十餘而卒。或三十。或四十餘而卒。惟筠莊兄五十有八。皆未有至六十者。今獨予與嘯門兩人存。而予得先周甲子。緬懷往事。致爲難矣。况齊眉老妻。矍鑠猶昔。爾輩顯名科第。不墜家聲。孫枝。

騎聯繞滕。予以康健之身。生太平無事之日。仰蒙
 帝澤。退歸鄉園。坐半舫齋于于。徐徐看花。翫月。但酌我大觥。我樂已極。何事。
 樊榆子弟耶。至親串壽言。大半敷陳套語。其於我一生力學之勤。秉性之儉。
 居官之慎。取友之端。待物之誠。邀福之厚。未必能如自道者之親切有味也。
 用是約撮梗槩。具述於斯。以爲今日祝嘏之詞。也可以爲他日作行傳。作墓
 志。之取資亦無不可。

儲學坡曰。自道甘苦。不用一幫貼語。而德行文章事業。皆於言外見之。其
 段落起伏。直是變化因心。昔王弇州贊歸熙甫云。千歲有公繼韓歐陽。斯
 文同此嚮慕。

戴燕貽曰。散散叙去。而提挈關鎖照應之法無不該。其中有闊大處。有細
 琢處。皆從史記得來。

其歷蘿宮仙史

樂宮譜

乾隆癸卯春。金谿楊孝廉英甫爲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蘿宮仙史。自叙爲宋祥符間人。貴願早逝。遊於閨風之苑。獲遇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宮。掌玉女名籙。云云。爲詩詞。操筆立就。淒艷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輒書曰。噫篆煙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素水者至。亦女仙也。於仙史爲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畧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艷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凭檻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衩。皆喜繡之。或書爲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遍。嘗謂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母令與衆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艷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造萬

花叢中。吟賞忘倦。旣恐有踪跡者。遂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劍。累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鮮。佳月流素。徒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林樾。鷗鷺驚翔。興酣更拔佩劍。起舞陸離。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爲眞仙下臨。皆莫知其爲太守女也。久之徙湖上。得畫卷一。旁有題句云。夢裏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油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當踈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索筆。自寫簪花小引。旋卽毀去。更爲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旁立。捧膽瓶。插未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絕。著有問花小稾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撥空船迎帝子。濕

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水云歸眞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墜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書麻城獄

袁枚

麻城徐如松娶楊氏不相中歸輒不返如松嫌之而未發也亡何涂母病楊又歸如松復毆之楊亡不知所往兩家訟于官楊弟五榮疑如松殺之訪於九口塘有趙當兒者素狡猾謾曰固聞之蓋戲五榮也五榮駭卽拉當兒赴縣爲証而訴如松與所狎陳文等共殺妻知縣湯應求訊無據獄不能具當兒父首其兒故無賴妄言請無隨坐湯訪唆五榮者生員楊同範虎而冠也乃請褫同範緝楊氏先是楊氏爲王祖兒養媳祖兒死與其姪馮大姦避如松毆匿大家月餘大母慮禍欲告官大懼告五榮五榮告同範同範利其色

曰我生員也。藏之誰敢篡取者。遂藏楊氏複壁中而訟。如松如故。逾年鄉民黃某。墮其壠河灘淺爲大爬噉。地保請應求往驗。會雨雷電以風。中途還。同範聞之。大喜循其衣衿笑曰此物可保與五榮謀。僞認楊氏賄仵作李榮。使報女屍。李不可。越二日湯往。屍朽不可辨。殮而置揭焉。同範五榮率其黨數十人。鬪於塲事。聞總督邁柱委廣濟令高仁傑重檢。高試用令也。覬覦湯缺所用。忤作薛某。又受同範金竟報女屍。肋有重傷。五榮等遂誣如松殺妻。應求受賄刑書李獻宗舞文。忤作李榮。妄報總督信之。劾應求專委高鞠。高掠如松等兩踝骨見猶無辭。乃烙鐵索使跼肉烟起。焦灼有聲。雖應求不免。皆不勝其毒。皆誣服。李榮死杖下。然屍故男也。無髮無脚。指骨無血。裙袴逼如松。取呈如松。督亂妄指認抵擋。初掘一冢得朽木數十片。再掘并木無有。或長鬚巨靴。不知是何男子。最後得屍足弓鞋。官吏大喜。再視髑髏上蒙髮白。

髮。又驚棄之。麻城無主之墓。發露者以百數。每不得。又炙如松。如松母許氏。哀其子之求死。不得也。乃剪已髮。摘去星星者爲一束。李獻宗妻。刲臂血染一袴。一裙。斧其亡兒棺。取脚指骨。湊聚諸色目瘻。河灘而引役往掘。果得獄具。署黃州府蔣嘉年廉其詐。不肯轉召他縣。併作再檢。皆曰男也。高仁傑大懼。詭詳屍骨被換。求再訊。俄而山水暴發。并屍衝沒。不復檢。總督邁柱竟以如松殺妻官吏受贓擬斬絞奏。麻城民咸知其冤。道路洶洶然。卒不得。楊氏事無由明。居亡何。同範隣嫗早起。見李榮血模糊奔同範家。方驚疑。同範婢突至曰。娘子未至期。遽產。非嫗莫助。舉兒者。嫗奮臂往兒頸拗胞。不得。下須多。人掐腰。乃下。妻窘呼三姑救我。楊氏闖然從壁間出。見嫗大悔。欲避而面已露。乃跪嫗前戒勿洩。同範自外入手。十金納嫗袖。手搖不止。嫗出語其子。曰。天乎。猶有鬼神。吾不可以不雪此冤矣。卽屬其子持金訴縣。縣令陳鼎海。

寧孝廉也。久知此獄冤苦。不得間。聞郎白巡撫吳應棻。吳命白總督。總督故邁柱。聞之以爲大愚。色忿然。無所發怒。姑令拘楊氏。陳陰念。拘楊氏稍緩。或漏洩。必匿他處。且殺之滅口。獄仍不具也。乃僞訪同範家畜娼而身率快手直入。毀其壁。果得楊氏麻城人。數萬歡呼。隨之至公堂。召如松認妻。妻不意其夫狀焦爛至此。直前抱如松頸大慟曰。吾累汝。吾累汝。堂下民皆雨泣。五榮同範等叩頭乞命。無一言。時雍正十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也。吳應棻以狀奏。越十日而原奏勾決之。旨下邁柱不得已。奏案有他故。請緩決。楊同範。揣知總督意。護前乃誘楊氏。具狀稱身本娼。非如松妻。且自伏窩娼罪。邁柱據情奏。

天子召吳邁。兩人具內用。特簡戶部尙書史貽。直督湖廣。委兩省官會訊。一切皆如陳鼎議。乃復應求官。誅同範五榮等。

袁子曰。折獄之難也。三代而下。民之譖觚甚矣。居官者。又氣矜之隆。刑何由平。彼枉濫者。何辜焉。麻城一事。與元人宋誠夫所書工獄相同。雖事久。卒白。而謬轄變幻。危乎。艱哉。慮天下之類是。而竟無平反者。正多也。然知其難。而慎焉。其於折獄也。庶矣。此吾所以書麻城獄之本意也。夫。

鄒醒愚曰。歲壬子。同鄉魏簡齋偕其親串湯蓋忠自西粵來。主余家。述其祖應求公令麻城。以楊塗訟事。幾罹不測。人知其冤。莫誰何也。旣而獄直。好事者爲譜傳奇。名一線天云。因屬余爲文記之。以告後來。壬戌。得子才集讀之。則書麻城獄一篇。與蓋忠所述。不爽毫髮。遂焚余文。蓋余之文。或冀以麻城之事而傳。得子才書之。則奸民之詐僞。猾吏之籌張。盡情畢露。應求公以斯文而不朽矣。文字攸關。豈淺鮮哉。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後更名斥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已文必入彀。某公方分校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詆語。首云。儂觀天下事。未復雜以戲劇事。撤棘後。則某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璫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婢急剛鯁。會王孫市磔人。公執笞。獄行立。忤諸王孫。黨搆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甘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黯。遮憩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疇。瞍。孤。貧。鳩杖。鶉衣。亦視力投。金錢檻車。贐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清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尉。年三十四。憤恚失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

一卷文二卷詩清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倘假之年正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序而梓於秣陵。

鄭醒愚曰廉潔峭厲文如其人。





虞初續志卷十終

虞初續志卷十一

十里盤亘呈。态。遶。青。山。林。季。木。著。春。遲。不。重。結。故。故。客。游。此。外。皆。林。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前言續板橋雜記

珠泉居士

秦淮古佳麗地。自六朝以來。青溪笛步間。類多韻事。洎乎前明輕烟澹粉。燈火樓臺。號稱極盛。迨申酉之交。一片歡場。化爲瓦礫。每覽板橋前記。美人黃土。名士青山。良可嘵已。迺承平旣久。風月撩人。十數年來裙屐笙歌。依然繁艷。詎江左流風。於今未艾。抑山溫水軟。良由地氣使然歟。前明河房。爲文人謙遊之所。妓家則鱗次舊院在鈔庫街南。與貢院隔河遙對。今自利涉橋至武定橋。兩岸河房。麗姝櫛比。有本帮蘇帮揚帮之稱。雖其中妍媸各別。而紛芳羅綺。嘹喨笙歌。皆足使裙屐少年。迷意蕩志也。

自利涉橋東爲釣魚巷至水關。臨河一帶亦麗者所居。地稍靜僻。每有名姬。心厭塵市。擇此居之。然自夏初水長。以迄秋中。遊艇亦復絡繹不絕。雖其由文德橋而西。爲武定橋迤西。至新橋。亦有河樓。地處西偏。遊踪暫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塔巷玉府塘諸處。室宇湫隘。類皆卑屑所居。不敢與水榭頽頏。聞亦間有麗人。余則未之見也。

六月廿日。人十數。爭來游。知坐都。始不然。蓋貢院與學宮毗連。院牆外爲街。街以南皆河房。每值賓興之歲。多士雲集。豪華者挾重賞。擇麗姝僑寓焉。寒素之士。時亦挈伴閒遊。尋蓮訪藕。好風引夢。仙路迷人。求其獨清獨醒。殆什無二三也。

秦淮河鑿自祖龍。水由方山來。西流沿石城達于江。當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遊賞。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訖於仲秋。當夫序屆天中。日逢竹醉。五月十三日傾城出遊。較端午尤盛。遊船數百。震盪波心。清幽南詞。十

番鑼鼓。騰騰如沸。各奏爾能。薄暮須臾。燭籠炫耀。簾幕畢鉤。倩粧倚欄。聲光繚亂。雖無昔日燈船之盛。而良辰美景。樂事賞心。洵昇平氣象也。

秦淮河船上。用蓬廄懸以角燈。下設迴欄。中施几榻。盤孟尊罍。色色皆精。船左右不設窓寮。以便眺望。每當放船落日。雙槳平分。撲鼻風荷沁心。雪藕聆清歌之一曲。望彼美兮。盈盈真乃縹渺。欲仙塵襟胥滌矣。

青溪一曲。銷夏最宜。而遊目騁懷。春秋亦多佳日。至于冬令。朔風如刀。招招者絕迹矣。然促坐圍爐。淺斟低唱。作暖寒會。正不減羅浮夢中。古今賦詩之最更茶寮酒肆。東則桃葉渡口。西至武定橋頭。張幕挑帘。食物具備。諸名姬。又家有厨娘。水陸珍奇。充盈庖室。倉猝客來。咄嗟立辦。燕飲之便。莫過于斯。十二院中雖各分門戶。而去此適彼。轉徙無常。是以姊妹行。亦隨時更易。間有親生子女。一門團聚者。大概土著居多。若乃買雛教歌。認爲己女。待客梳櫳。愛

俏者其名愛鈔者其實嘗有一女而上頭數次者搶父大賈無難欺以其方使彼慳囊頓破也。

河亭設宴向止小童歌唱佐以絃索笙簫年來教習女優凡十歲以上十五以下聲容並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長粧束登場神移四座纏頭之費十倍梨園至于名妓仙娃亦各嫋法曲非知音密席不肯輕疇歌喉若寄生草剪綻花淫靡之音乃倚門獻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

日初過午賣花聲便盈街市茉莉珠蘭提藍挈榼不異曼翁前記所云近更綴以銅絲幻成魚籃飛鳥可以懸諸帳中比及昏黃則雪花齊放矣酒醒夢廻芳馨橫溢和以氣肌膏澤如遊衆香國中。

院中衣裳粧束以蘇爲式而彩裾廣袖兼效維揚惟睡鞋用之者少余見河房諸姬咸以素布製爲小襪似膝袴而有底土以錦帶繫之能使雙纏不露。

且竟夕不鬆脫也。其履地用方頭鞋。如童子履而無後跟。卽古靸鞋遺製。燈影下曳之。以行亦復彳亍有致。至于抹胸。俗稱肚兜。夏紗冬綢。貯以麝屑。緣以錦縑。乍解羅襟。便聞香澤。雪膚絳袜。交映有情。此尤服之妖者。以上紀雅遊

秦淮名姝。首推二湯。二湯者。本郡人。以九十行稱。攀生姊妹也。態度則楊柳晚風。容華若芙蓉曉日。並翠眉而玉頰。各廬瞳而頰唇。乍見者如一對璧人。無分伯仲。注目凝睇。覺九姬靨輔微圓。左手背有黑痣一小點。可識別也。早墮風塵。從良未遂。闔戶數十指。惟賴二姬作生涯。雖車馬盈門。不乏貴游投贈。而纏頭到手輒盡。居新橋之牛市。臨流數椽。湫隘已甚。余曾於辛丑夏初。邂逅一晤。今秋往訪。適爲勢家招去。侑觴不復謀面。聞之桐城孫楚儂云。二姬窮愁日甚。雖年纔二紀。而消瘦容光。較初破瓜時已十減六七矣。然三分丰韻。尙堪領袖。秦淮也。嗟乎。人美如玉。命薄於雲。如二姬者。殆以奇姿遭造。

物之妬歟。楚儂又語余云。桐邑楊米人。曾爲二姬作雙珠記傳奇。情文並茂。惜尙秘之枕函。余未得而讀之。容光輝殊郊風和日十時六十矣然三伏朱大蘇州人。身體弱小。人戲以朱骨稱之。蓋細骨輕軀。蹠塵無迹。倘舞迴風。當挽留仙之裾也。鬟髮如雲。明眸似水。驟與之遇。神光陸離。在儕輩中齒稍長矣。而風度高雅。無折腰齶齒習氣。故文士樂與之游。隨園主人過江者宿也。遂初旣賦。寄興掃盾。雅與姬善。蒼鬢紅粉。嘗相對於銀燈綠酒之間。余於庚辛兩度抵竇。時一過從。渝茗清談。目爲豔友。惜近以病廢。退居僻巷中。生計蕭然。無復過而問者。芙蓉綠水。秋將老。鸚鵡金籠。語可憐。舊日繁華。不堪廻首矣。姬有女。年方十歲。教以歌曲。不肯發聲。自言願歸里門。織布爲業。余聞之。嘆曰。此大知識之女也。宜成其志。姬亦以余言爲然。參閱卷以觀眉批徐二江陰之青陽鎮人。本姓張。乳名銀鬼。年十七。適同里徐權。田舍郎不解。

溫存。大有駿馬駃癡之感。權又性耽逸樂。不願力田。惑於匪人。夫妻偕赴吳門。轉徙秦淮。作脂粉生活。性情豪邁。不屑效倚門倡與人較錢帛。非心之所好。卽誘以多金。弗顧也。余遊金陵。首與姬晤。雪膚花貌。豐若有餘。而裙底弓彎。却又瘦不盈握。贈以詩。有一泓秋水雙鈎月。洗盡秦淮爛漫春之句。見者謂非虛譽。先是姬負居洞神宮前馬嫗家。斗室兩間。殊苦窄陋。且爲偷父所侮。不安厥居。余傾囊佽助。並糾同志爲卜居於城北細柳巷中。此庚子七月間事也。明年春。余再抵白門。姬又遷上邑之娃娃橋。嗣余就館崇川。聞爲無良速訟。移家維揚。壬寅仲冬。便道過訪。雖座上客滿不異曩時。而風雨飄飆。漸覺朱顏非昔矣。逮今秋。載造其廬。則已舉家赴淮。託言索逋。乃生計蕭索。意欲別據枝棲。聞其瀕行。猶倩人至周稼軒幕中詢余近狀。蓋賦情特甚焉。爲誦家果邨詩云。青山憔悴卿憐我。紅粉飄零我憶卿。殊覺今昔同情。不

勝慨嘆。姬幼工技擊。不輕示人。余曾乘其薄醉。強一試之。矯若猿飛。疾同鳥落。騰躍半炕許。觀者咸目眩神驚。姬一笑歛身。依然尋常嬌態也。姬在娃娃橋時。有本郡人張二。寄居姬家。鉛華不御。橫波流光。雅有矯慾之態。惜翻雲覆雨。愛憎無常。逐水桃花。未免稍輕薄耳。

王秀瑛。小名愛兒。父母皆蘇州人。生于金陵。遂家焉。適伶人張七。以母命非本志也。姿首清妍。舉止閒雅。不樂與姊妹行爲伍。所居鈔庫街之西。閨閣幽深。翛然絕俗。有僧父某。以白金四十。啖其母。謀一夕歡。不可得。惟二子知已。相對永夕。杯茗清談。鮮及於亂。遇緩急。傾貲相助。不望報也。其性情矜尙如此。余友周子稼軒。孫子楚儂。皆與善。嘗語余云。姬非五鼓不眠。非日中不起。早飯晌午。晚膳三更。習以爲常。不能改也。自奉甚薄。宴客必豐。盛服盈筭。弗以被體。能鼓琴。善南北曲。非興會所至。雖素心人。不克。強之發聲。是蓋青樓。

中最有品者。然終以不得其所。鬱鬱多病。楚儂賦詩云。我本飄萍。卿斷梗白門。同是月殘時。姪爲涕泣久之。有妹曰二姑。沈靜寡言笑。高自位置。亦大有姊風。

董三蘇州人。肌膚不甚白。而天然韶令。雖粗服亂頭。自有一顧傾城之致。余戲以墨牡丹名之。惜遇人不淑。孽海飄零。所得纏頭。盡償博債。眉黛間常有恨色。同居二人。長董大。眼光如醉。次董二。姿亦白皙。然以視三之風韻。嫣然不覺瞠乎後矣。

張玉秀。行大蘇州人。隨其母寄居江寧。眉目軒爽。舉止大方。巾幘具鬚眉之氣。少時。楚省吳公子見而傾倒。出數百金梳櫳之。爲歡匝月。公子就官浙東。未半載卒於署。僕從雲散。宦橐蕭然。旅櫬不得歸里。姪聞之。立出篋中貲。遣人赴浙。扶柩西旋。舟過江關。素服哭臨。呼號欲絕。遂於江口招提廣集。縗流。

禮。懺。二。晝。夜。傾。貲。命。其。家。人。伴。送。至。楚。爲。之。營。葬。而。返。以。此。俠。聲。振。一。時。辛
丑。歲。狎。客。朱。元。官。爲。余。道。其。事。甚。悉。余。嘗。一。再。詢。之。淚。貲。熒。熒。隱。有。母。也。天。
只。之。恨。別。時。許。作。一。傳。荏。苒。三。載。未。暇。踐。言。今。秋。過。訪。已。於。六。月。間。從。良。矣。
問。之。鄰。姪。言。有。同。邑。名。士。鄒。生。年。甫。三。旬。絃。斷。未。續。偶。與。姪。晤。姪。知。其。高。世。
才。也。贈。以。所。蓄。纏。頭。易。金。奉。母。飄。然。長。往。茲。聞。倡。隨。相。得。筆。耕。針。耨。稱。嘉。耦。
焉。吁。異。哉。姪。之。所。爲。殆。有。大。過。人。之。才。識。而。濟。以。豪。俠。果。斷。者。不。圖。於。青。樓。
中。得。之。余。旣。深。嘉。其。志。且。喜。其。得。所。歸。也。爲。之。綴。序。其。事。以。償。夙。諾。云。聞
姪。善。崑。曲。有。崩。雲。裂。石。之。音。其。繼。妹。張。二。弱。質。纖。妍。亦。嫋。詞。曲。姪。有。義。女。名。
雙。福。年。十一。白。皙。聰。俊。與。姊。鳳。兒。並。工。戲。劇。余。於。王。氏。水。閣。聽。演。尋。親。記。跌
包。一。齣。聲。情。並。茂。不。亞。梨。園。能。手。鳳。兒。年。十三。亦。姪。義。女。自。姪。從。良。後。其。母。
尙。賴。三。人。作。生。計。焉。

郭三名心兒。丹陽人。父早亡。及笄之歲。母惑媒氏言。誤字維揚。郭某成婚未幾。竟以脅誘。墮入風塵。年十九。移家金陵之桃葉渡。妖冶傾一時。向來秦淮。以蘇幫爲文。揚幫爲武。姬雖產於雲陽。而來自邗江。遂爲揚幫翹楚。時人戲以武狀元目之。所交好皆達官貴人。及文士負盛名者。赶熱郎未易得。見顏色。余曾於辛夏。邂逅河亭。頑而婉。豐而逸。素肌纖趾。溫乎如瑩。於今三年。姬齒二十有六。而盈門車馬。不減當初。余友季子影生。甚與善。嘗爲余言。姬賦性豪爽。重意氣。喜知人。無門戶習。至於媚骨。天生更不待擇。新采異也。贈以短句四章。有云。醉聞嬌喘聲。猶媚暖熨豐肌汗。亦香漫道。司空渾見慣。溫柔只合喚仙鄉。皖桐光漱六孝廉。聞而擊節。以詩寄余。有傳來好句。惟卿兩解識。芳心共我三之。句時孝廉在上。洋戟署也。姬有義女曰小姑。揚州人。忘其姓。年纔十七。長眉掩鬢。笑靨承顴。譚袖曳裾。風流秀曼。亦後起之雋也。

王四。本郡人。蘭姿玉質。秀韻天成。性喜清幽。雖在風塵。常深自祕匿。不甚見客。所居月波水榭。綺窓錦幙。不染纖埃。几榻尊彝。位置俱極楚楚。入其室者。如別一洞天。幾忘門以外之甚囂塵土也。

施四。蘇州人。窈窕秀弱。眉目含情。唇一點小於桃英。趾雙翹瘦於蓮瓣。年雖稍長。調笑無雙。殆疑雨集所咏。丰容工泥。夜情味勝。離年者也。松陵某尹。署寵之。攜居胥江別館。三載後復歸秦淮。

徐九。揚州人。早負盛名。惜余未之見。孫楚儂贈以詞云。簾前記執纖纖。手中堂細酌。盈盈酒語軟。情溫惆悵巫山。一段雲。背人特地留儂住。驚風又拂衣衫去。無悶無愁。萬喚千呼。不轉頭。又云。驚春正滯邗江櫂。悲秋始返金陵道。此日相逢。疑是飛瓊下碧空。茜裙半掩榴花飾。雲鬟低亞胭脂赤。相對多情。只少些兒畫不成。近聞已歸吳江。某明府公子爲側室。甚有寵云。

唐小。本郡人。住槽坊巷。年方及笄。品貌雙絕。綺閣深藏。俗子未易謀面。善歌能飲。解誦風詩。每一掉文。如匡說解。頤不數鄭家婢。泥中之對也。其大婦曰。嚴三。齒長于姬。而姱容修態。堪與頽頑。亦緣位置自高。羞與曲中人伍。人罕見之。

謝玉。字楚楚。本郡人。年十六。肌理玉雪。秀慧絕倫。與其母居釣魚巷中。善南北曲。嬌喉一啭。飛鳥遏音。母珍同掌珠。欲得佳子弟字之。玉亦自矜聲價。不屑。作尋香人。雖給侍謙遊。猶虛屏山之夢也。

趙小。字靜芳。江陰人。中人姿耳。有紈袴子昵之一時。獻訛者。遂有文狀元之號。余觀其人沈默寡言。無輕挑氣習。要亦善自修飾。不隨俗波靡者。許壽子。本郡人。年逾二紀。舉止風韻。儼如閨閣中人。有張生某。夙與善。生以筆耕爲業。而未有室家。歲入悉以遺姪。旣而生以失館旅居。饔飧不繼。姪招

致之。日用皆取給於姬。衣履亦姬親製。繼復爲宛轉營謀。得膺某邑侯之聘。館穀豐美。瀕行時。姬置酒祖餞。生戀戀不忍別。姬於酒半。忽抗聲謂生曰。青樓中。那有情好所綢繆者。錢耳。君留戀烟花。罔思自立。浪遊數載。如夢如泡。今年已三旬。一誤。豈容再誤。自茲以往。君當絕迹狹邪。亟圖嘉耦。妾不能終事君。亦不願繼見君。此間君勿復來。亦無復以妾爲念也。言已。歔歔泣下。如雨。生大感慟。卽振策去。嗣聞就館三年。積貲頗厚。且娶妾生子。不負姬。別時所囑云。先是。有潤城某公子。慕姬名。策騎過訪。適姬所賃屋。爲主者別售。迫使令徙居。某立出千金。購以贈姬。至今青溪豔稱之。

徐二寶。本郡人。居釣魚巷之上街。其夫爲梨園領袖。姬於儕偶中年最長。余相識時。已不作脂粉生涯。然素服淡粧。自然幽雅。徐娘雖老。尚有風情也。皖桐光漱。六孝廉。夙與之善。有無錫秦姬者。與姬有葭莩親。向居丁字簾前。庚

子秋復自梁溪來。寄居姬家者匝月。余因徐姬得識秦姬。雖齒加長矣。而纖腰躡步。婉媚愁人。亦此中翹楚也。

徐壽姐。杭州人。適推揚徐某。僑寓秦淮。年已二紀。雋逸風流。妙解音律。同居數姬竝善度曲。余嘗避暑河亭。壽率諸姬柳陰列坐。絲肉競發。雲委塵飛。靜聆移時。宛在口虛口也。

馬四。蘇州人身軀弱小。明眸善睐。膚如凝脂。殆江淹賦所云氣柔色靡人。惟雙趺不甚纖妍。常靸小刀鞋。俗名掩鞋作忙促狀。是其微疵。

王二蘇州人。早墮風塵。由琴川轉徙金陵。余於庚夏相晤於熊氏河亭。容貌亦自娟妍。第苦貧乏。不能自存。贈以貲。且爲延譽。得漸生色。及辛歲抵筭。則被服麗都。座客常滿矣。綈袍雖在。已無戀戀故人之色。余急面詰之。姬面發頰一座粲然。姬有妹曰鳳姐。年方十齡。致亦楚楚。教之歌曲。發響清妙。起

合自然。詢美材也。

湯四。湯五。揚州人。姿首皆明。而四姬尤柔曼。豐盈。余嘗戲之曰。子好食言。
而肥歟。姬不解。誤以言爲鹽。吳音言
鹽相似率爾對曰。吾素不嗜鹽。聞者絕倒。

陳小。江北人。向居王府塘董二家。後徙潘家河房。年及破瓜。眉目疎朗。鬢輔
間幾點微麻。天然媚麗。余同鄉邵子蛾堂與之善。語余云。姬姿致亦猶人耳。
所絕勝者。一痕酥透。雙蓄含春。觸手溫柔。不待斜照銀燈。驚誇瑞雪也。董
二本郡董禿子女。年十五六。亦有微麻。白皙瑰逸。王府塘魁首也。

金二。木姓丁。蘇州人居鈞魚巷。豔名頗著。余於庚夏曾一遇之。明眉慧眼。纖
趺柔腰。幾欲傾其流輩。惜兩顴微高。婉容稍減。有某公子者。甚與善。珠玉錦
繡。稠疊贈遺。嘗於一月中。費金千計。兩情膠漆。引喻山河。秋以爲期。絲蘿永
託。聞者咸謂金姬能博公子歡。慶將來得所歸。公子亦喜得阿嬌。擬以金屋。

貯。一日公子啓扉而入。聞其無人。詢之鄰姬。則姬於前夕盡室以行。不知所往。公子疑信半參。書空咄咄。偵騎四出。踪緒杳然。悲憤填膺。一病幾殆。噫青樓薄倖。如金姬者。其尤哉。

高四。太倉州人。居東水關。頑身玉立。情致嬌憨。皖桐家萼秋一見傾倒。或云。姬向與某丞善。丞乃富于貲。而蠹俗不韻者。萼秋力辯其謠。謂俊慧如姬。必能擇人。贈以詩。有云。文君自解憐司馬。碧玉何曾嫁汝南。可謂情癡矣。乃萼秋盡傾橐中金。卒以不歡而散。迨次年秋。萼秋領鄉薦。鹿鳴宴罷。緩轡過之。姬慚沮。閉戶以疾辭。竟不出見。

周四。又稱梁四。蘇州人。年逾三十。風韻猶存。善彈琵琶。名著青溪桃葉間。有兩女。大官貌不甚美。而演劇頗佳。十餘齡耳。已識曲中三昧。同時小女伶。有周玲。乳名姐官字瑟瑟蘇州人方全。後改名璇字娟來江陰人吳雙福。張大義女汪銀兒。胡四喜。秦巧姐等。皆蘇州人

並工院本。而周玲實創厥始。四喜之拾畫叫畫。含態騰芳。傳神阿堵。能使觀者感心。矯目迴腸。蕩氣雖老。伎師自嘆弗如也。以上紀麗品

聞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雖妓者所居。不過數家。開宴延賓。亦不恒有。十餘年來。戶戶皆花。家家是玉。治遊途無虛日。丙申丁酉夏間尤甚。由南門橋迄東水關。燈火遊船。銜尾蟠旋。不覩寸瀾。河亭上下。照耀如晝。諸名姬家廣筵長席。日午至丙夜。座客常滿。樽酒不空。大約日糜千金。眞風流之藪澤。烟月之作坊也。余遊金陵。在庚辛之交。已不及見。爾日繁華名姝。如朱素貞。劉大輩。皆如石氏飄風。退爲房老矣。而風月平康。今猶視昔。至五月初五十三兩日。遊船之盛。正不減曩時也。

珠市地近內橋。已爲市闈。舊院則廢圃數十畝而已。中山東花園。僅存其名。

故址不可復覩。廻光鷺峯兩寺。亦金碧剝落。香火闕如。至長板橋。尤泯沒無迹。詢之故老。漫指曠野中石橋以應。無從辨其是非。因誦西風殘照楊柳彎腰之曲。覺當時尙有秋水一泓。茲則盡成平陸。亦刼塵之小變也夫。

明初於聚寶石城西關諸處。建輕烟澹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樓。以聚四方賓客。凡搢紳宴集。皆用官妓。與唐宋不異。宴振之金陵元夕詩所云。花月春風十四樓也。今諸樓皆廢。遺址無存。長千里一帶室廬。亦盡成塵市。鴛湖朱竹垞先生秦淮舟中詩云。聞道秦淮樂未闌。小長干接大長干。桃根桃葉無消息。腸斷東風日暮寒。吾湖東林陳蘭谷先生。亦有詩云。輕烟澹粉亂棲鴉。重過城南舊狹邪。不爲東風賒美酒。怪渠吹盡六朝花。

沈香街。卽鈔庫街。在貢院對河。相傳嘉興項子京焚所製沈香牀。香經四五年不散。因以名街。余謂章臺中原少情種。然千金買笑。期月便忘。絮薄花浮。

母乃太甚快哉。項生酒半抗聲裂衣。一吐胸頭惡氣。足令此輩愧生顏變矣。乃街之名由此而傳。則又妓之不幸而街之深幸也夫。

桃葉渡在青溪曲處。渡頭坊表金碧煥如。每當夕照西沈。酒舫喧闐。與競渡聲相間。對岸爲御河房。相傳前明威武南巡。曾經駐蹕。水榭外垂柳千絲。拖烟漾月。暑憲徙倚清風。徐來不待帷展。紫綃始消塵燠也。丁字簾前。厥名舊矣。今利涉橋之西水榭三間。最爲軒翥玉筋篆額。尙懸楣間。縱非當日故居。當亦相去不遠。桃花扇傳奇云。桃根桃葉無人問。丁字簾前是斷橋可證也。

秦淮遊舫。不施窗幕。彼姝鮮乘舟者。競渡則有樓船。進自水西門。浮几紗窗。拂拭楚楚。名姬三五。載酒嬉遊。簾影衣香。隨風搖曳。余於辛丑夏五。猶及見之。嗣以當事者禁之而止。

端午龍舟。傾城遊賞。極一時之盛矣。中元節爲盂蘭集福會。諸名姬家皆禮
懺設齋。虔修佛事。好事者則於河流施放水燈。隨波熒熒。頗堪寓目。至中秋
前後夕壘。几爲臺陳。設香菓。喧闌鼓吹。宴樂連宵。或踏月嬉遊。逢橋打瓦。亦
歡場韻事也。

河亭徙倚。以永朝夕。不須倚翠偎紅。自可嬉怡忘倦。余於今秋寓居王氏水
榭。每晨起盥櫛初畢。卽聞鄰女教歌之聲。風外悠揚。使人意遠。至日亭午遊
艇如梭。呈絲逞竹。入夜則燈光煥發。爆竹喧逐。閒偕雲陽校書。掀簾憑眺。爇
香啜茗。娓娓清言。幾忘涼月之西沈也。

市井方言。名姪不屑道。間有一二語。在章臺間習聞之。如這也不該提。那也
不必了。是也。年來忽尙一少字。每詢以事之隱諱者。輒矢口而答曰少。余嘗
戲作集句曰。這也不該提。那也不必了。白晳誰家郎。魂斷一聲少。

受郎珍惜只儂知。難忘霞侵月滿時。最是將歸猶未忍。阿母傳語怪來遲。此
疑雨集中。王次回贈左卿詩也。庚子八月十日。余在江陰徐校書家。亦嘗竊
取其詞以記事云。受儂珍惜感儂癡。最是霞侵月滿時。虛說並頭蓮子好個。
中苦意只卿知。

同鄉沈子潔夫語余云。長洲詹孝廉湘亭。於今春應試白門。呢梁四養女磬
兒。有扇底新詩六十首。誌其事。其友王鉄夫賦誌夢詩五十章和焉。磬故吳
人。謀歸吳。以事詹。志未諧而卒。詹哀之。以三百金市其柩。歸葬於虎阜。再來。
亭之西。隅祁昌司鐸沈贊漁爲譜。千金笑傳奇。詹王兩君詩冊暨詹漁傳奇。
潔夫皆親見之。能誦其略。惜余後至。未睹爲憾。潔夫又云。同時有趙药老與
磬女弟荷兒狎。荷以馬湘蘭小影贈之。亦韻人也。茲已從良矣。吁。青溪不少
名姝。何四條絃家。獨多佳話耶。

有賣花馬嫗者。蘇州人。住洞神宮前黑廊下。年四十餘而寡。日於河房中送花爲業。子媳一人。並工手藝。所居前空屋兩楹。常供客館。鄰寓有陳生某。家本越中。浮踪白下。值歲除。主人以生夙逋無償。迫令他徙。生請以五日爲期。意將遷延卒歲。而主人不可。發聲徵色。生負氣出門。進退無所。躑躅於利涉橋上。將爲抱石之謀。適嫗自橋南送花歸來。見生倚欄子立。神氣頹喪。迥異平時。疑而詰問。生若罔聞。詞色間轉似憎。嫗饒舌者。嫗益駭惑。强攬其袂。以歸。研詢多時。故得其實。嫗喟然曰。子誤矣。以子之貌。當非久困者。何識短智淺。遽不欲生。妾雖貧。猶能爲力。所負鄰寓房膳若干金。卽當代爲措償。今夕移寓。妾居度此殘歲。俟有機緣。再圖他適可也。言已。便詣鄰居告以故。攜取行李而返。生感其情。卽爲棲止。迨次年生汲引乏人。仍無安硯之所。食用皆仰給於嫗。嫗積久無倦容。亦無德色。偶有嘉肴名菓。必先奉生。子及媳咸服。

事。唯謹嗣生妻物故。子以覓父來審。嫗知生無以爲家。復百計。張羅爲其子。納婦。卽於鄰左。賃屋以居。生父子幾忘旅人之困焉。後年餘。生始就江一巡司幕。席望之偕往。無多歲入。僅給饔飧。淮陰一飯之酬。尙將俟諸異日也。同時有潘嫗者。亦蘇人。子三。咸習梨園。伯仲居河房。在文德橋西。季則家於白塔巷。相距里許。嫗往來兩地。日以爲常。橋北有八角碑亭。乃必經之路。某歲除夕。嫗自河榭歸。出門數武。見有儒衣冠者。投繯於亭角。疾呼家人。解救獲。甦時已昏暮。昇歸河亭。詢其姓氏。則張生名某。籍隸浙西。亦緣賦閒。僑寓壽聖菴中。負西客百餘金。歲暮莫償。而客坐索不去。生不得已。謬以告貸。他出。至此。自經。嫗聞之。笑曰。負欠不過百餘金。離艱守錢奴。何僵人太甚耶。立傾篋。出金償西客。且送生歸。寓勸慰良殷。改歲後。復不時餽。遺已。而生就館西江。依依惜別。嫗誓不望報。敦促啓行。迄今音問不絕。如親串焉。二事皆得。

之雲間袁子繼香所述。余於二姬猶及見之。一賣花。一叅妓。而濟困扶危。各具一副俠腸。大爲窮途生色。孰謂若輩中無人物耶。爰採入軼事以傳之。且以風彼鬚眉。鑽研錢孔。曾二姬之不若者。

秦淮雜詩。自漁洋山人後。作者如林。美不勝錄。近時吾郡徐雨亭先生溥。著有竹枝詞十首。質而弗俚。逸而不纖。亦足徵前代之流風。誌一時之韻事也。詞云。何處春光景倍佳。烟花十里舊秦淮。豪家日費千金賞。博得青樓一鳳鞋。紅粉結隊鬪鉛華。高髻盤雲墮鬢鴉。相與踏青聯袂去。舊王府裏看桃花。綠鷺飛鳧取次過。遊船如織疾於梭。翠眉不許人窺見。水榭簾遮豔影多。繡罷鴛鴦戲綵毬。腰肢無力任勾留。生來少小風流慣。只解嬉春不解愁。荼蘼開罋綻紅榴。底事秦淮作勝遊。兩岸河房添好景。石欄杆外競龍舟。丁字簾前柳數行。晚涼浴罷換新粧。嬌喉齊唱桃花扇。誰似當年鄭妥娘。梨園樂部

夜相邀。活現風情未易描。留得懷寧餘曲。在春燈燕子譜。笙簫不愛後湖十頃蓮。偏愛訪妓莫愁邊。遊人盡道城南好。萬柳莊前繫酒船。水調伊梁動客愁。渡頭桃葉尙名樓。畫船入夜笙歌沸。笑指星河看牛女。雲鬢風鬟挿紫蘭。香羅細葛怯輕寒。中秋踏月嬌癡甚。慣會逢橋打瓦磬。相傳雨亭在金陵爲人司織局。每吟時與機聲相和。所鐫客遊艸中又有秦淮卽事詩云。漫擬瓊枝話六朝。輕烟澹粉已沈銷蝶香。人去遺歌扇。桃葉春歸冷洞簫。別院空傳鶯語滑。落花猶襯馬蹄驕。長堤剩有多情柳。依舊絲絲綰畫橈。清麗芊綿不亞新城綺製也。以上紀軼事。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微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穎川明府攝篆維揚。相

偕至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歔欷。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亢家花園。自園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花天變態。情海生波。出其門闈。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窻枯坐。聊爲記叙。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於辰秋。曾相識於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姍來。於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嫣。正盈盈二八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裁花之。

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僉父使酒罵座。意將
逮辱姍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
鬟束雙彎。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眞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
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於新月澹於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浼
余書於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
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膩理靡顏。
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

王瓏。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
值瓏將赴某鉅公招。華粧炫服。忽忽就道。閱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
起。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
飾耳。於時試茗之餘。繼以歡讌。余于薄醉。浼其輕歌。瓏力疾爲度十二紅一

曲雙蛾微歛。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鶯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個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駔夙駕。蕢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瓊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瓊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

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爲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于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搏粉爲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

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匜。因格於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于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無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墮。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丞素漁於色。且自項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悻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覩翠孤弱。將劫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莫。天福夫婦方以訟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窘鄉。義難恝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於安宜。問遺不絕。嘗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妍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日。應作延津之合也。

詒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閏夏遽賦玉樓鴛盟未諾。鵬飛何亟。吾爲杏浦傷。并爲綠筠痛矣。附錄研香詩。誌人琴之悼。且以詒好事者。詩云。青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深駐泰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環玕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妬花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下孤桐厨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鷓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胥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

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
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
粧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懶雅
愛尋芳而輕薄萬千惱心者少客春上已偕余閒步平康獨於銀兒一見余
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即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
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
余笑謂心懶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懶
爲之憫惱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挹彼清芬不必定作拗
花人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
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

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懾論及之。心懾又爲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爲王三童養媳。虐於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艱。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之。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暉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竚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卽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蛾歛黛。湘裙微蹴。蓮鈞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晌凝眸。金尊奉。鶯啼嚦嚦。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

雨橫。月上雲稠。况黑罡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爲花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鉤低徊。索笑相識。尙吟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采忘憂對酒高歌。慷慨以慨慶爲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爲慶兒幸也。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尙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寧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藉甚聲名。甲於北里。向爲麟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謙遊。不復握雲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魄。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翛然絕俗。落落大方。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汚顏。卽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筍。腰折廻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倩蘿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相交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致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爲獨步。其母素有瘋疾。或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

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於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暎。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頑之狀。病於雙趺。未免苗條太甚也。

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鍛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遂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頑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豔名相埒。今竝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

美姬以歌曲擅長皆有聲。於時不至門前冷落也。自方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旣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虞初續志卷十一終

虞初續志卷十二

玉纏鄭澍若醒愚編

秦淮聞見錄

雪樵居士

新安給諫王葑亭先生友亮咏秦淮七古云。江乘王氣日鬱葱。黃旗紫蓋天所鍾。楚王埋金壓不得。癡絕更聞秦祖龍。赭衣三千鑿淮水。衣帶縈紆百餘里。雄圖未闢紫髯公。大統先歸赤帝子。從此東南運始昌。相承五姓作金湯。烏衣瑞兆曾占郭。朱雀嘉名更立航。紛紛割據都如夢。禁得春潮幾回送。尙留風月此中偏。畫舫湘簾簫鼓闌。按秦淮水源出句容華山。秦始皇用望氣者言。鑿方山斷長壠。以泄王氣。自通濟門入郡城。

玉墀先生題羅雨峯板橋遺跡圖云。談罷羅家鬼趣圖。去尋舊院影模糊。蘆

根瑟瑟。如人語。中。有。鶯。鶯。燕。無。綠。蕪。一。片。衆。香。埋。半。沒。橋。身。半。沒。街。艷。迹。
但。遺。殘。礎。在。也。曾。親。近。玉。人。鞋。此。柏。婆。娑。似。舊。人。盤。桓。幾。度。可。憐。春。祇。緣。生。
長。烟。花。裏。猶。作。亭。亭。倩。女。身。者。番。遊。緒。已。愴。然。又。對。風。斜。雨。細。天。晝。最。淒。涼。
天。最。慘。看。君。筆。上。起。蒼。烟。其。繪。圖。之。日。尙。有。綠。蕪。殘。礎。今。皆。無。存。詢。之。耆。舊。
在。迴。光。鶯。峯。寺。之。間。蔓。草。荒。烟。何。從。考。據。徒。增。感。慨。耳。

郭頻伽磨，中秋日細娘招集秦淮水榭七律云。當筵索賦定情詩。金縷鞋盃纖手持。正是秋風多病日。最難人月並圓時。瓊樓玉宇寒如此。翠被香衾或未知。勝事秦淮應說徧。一宵清坐共楊枝。院中之細娘不一。未知誰氏。詩以存人可也。又秦淮席上和叔溫原韻云。柔情如酒酒如川。小坐真成小比肩。羅綺前頭須福名。功名到手要華年。山偷眉黛從人畫。天借燈光補月圓。好向客中同作達。青衫紅粉定誰賢。

素琴張大娘養女居丁官營口閣中七絕四首失作者名姓僅憶其一云曉風殘月唱來清怪我當筵酒自傾聽到歌喉珠樣轉一時愁煞好啼鶯

雙湖太守禁妓簡齋太守以詩解之趙雲崧觀察羣戲題五絕句云登車紅袖滿啼痕詩老爲招已斷魂十四樓高功保障平康護法好沙門八十衰翁已白紛惜花心在老逾殷哥舒半段槍無敵專救人間娘子軍南部煙花手護持君房下筆妙言辭女闇援到齊桓例莫是貪他夜合賞巧爲蛾眉作主張一言感煞衆紅粧知君九十開筵日定有湘蘭百妓觴多少妖姬又冶容家家虔炷瓣香濃青樓占得長生位也抵先儒祀瞽宗

銅陵明經王保厚心單自號蓬萊小吏性情倜儻天資豪邁丁卯冬宴集張氏水閣賞紅白盆梅即贈座中二姬云寒風料峭日初斜滿樹蓓雷欲放花一種風情誰得似紅兒家近雪兒家

雲南段皆山。忻青溪七律云。秦淮煙水接青溪。一片香風隔岸吹。花艷畫樓簾。不捲柳穿酒舫扇。相窺湘蘭舊宅鄰。桃葉玉樹新聲變。竹枝渡口往來船。不斷有人深拜小姑祠。

華亭金棟贈金心娥校書二律云。金屋棲遲記昔時。阿嬌未貯渺相思。重來舊館如巢燕。瞥見名花想折枝。月榭風廊卿倚醉釵光。鬢影我成癡。却憐帶笑含愁處。不許郎裁贈別詩。欵步簾前不厭頻。彈碁淪茗鎮相親。幾時暮雨逢神女。一夜秋風動旅人。衣上淚痕燈下落。髻邊花影鏡中新。慳囊愧乏瓊瑤贈。手界烏絲紀夙因。余於席間得晤心娥。和如春靄淡若秋英。果非庸脂俗粉也。

葑亭給諫詠桃葉渡云。湘簾低亞秦淮綠。月照玲瓏人似玉。風流不唱後庭花。自愛儂家桃葉曲。憶昔橫波兩槳飛。載將紅袖向烏衣。帆隨渡口潮痕落。

人伴堂前燕子歸。新粧理罷春衫薄。花與腰肢同綽約。歌成團扇不勝愁。苦憶江頭波浪惡。過眼娉婷似夢中。碧天望斷彩雲空。猶餘幻影臨流水。一樹夭斜笑晚風。

秦潤泉秦淮絕句云。金粉飄零野草新。女墻日夜枕寒津。興亡莫漫悲前事。淮水而今尙姓秦。

董近溪過湘蘭故宅云。石城東畔石橋斜。徐國園荒有落花。一代煙消歌舞歇。侯門不及舊兒家。

馬掬村士圖秦淮雅集七律云。東風吹綠白門潮。六代鶯花春正饒。勝地喜逢佳日集。名流爭赴美人招。烏欄闌月波心舫。紅板橫煙柳外橋。新起歌樓高百尺。珠簾不捲聽吹簫。

凌芝泉秦淮春漲歌云。春煙黯淡春雲駛。二月江南雨聲裏。萬里潮通一夜。

風秦淮。新漲。騰騰起。新漲秦淮日漸高。百花開處濺銀濤。青溪渡口才三尺。
 紅板橋頭又半篙。橋頭渡口天搖碧。斷陸沉沙杳無迹。浪影初侵撒網灘。波
 痕已沒湔衣。石風痕日影漾參差。潮漸增多春漸遲。楊柳綠拖桃葉渡。杏花
 紅泛小姑祠。此時水閣春光淺。此日玉人眉黛展。曲岸紅窗扇扇開。高簾銀
 蒜層層捲。窗開簾捲悄無聲。祇覺河干倍有情。誰家繡閣熏龍餅。何處珠樓
 奏鳳笙。繡幙珠絰春晝長。水聲笙韻兩悠揚。粉脂瀆處流成錦花片。飛時浪
 帶香。暮汐晨潮春事過。掠波小燕還相賀。可知人是鏡中身。始信船真天上
 坐。處處樓臺倒影門。鴨頭綠皺縠紋輕。春情從此如春水。傍着欄干日日生。
 芝泉名霄江寧人。著有鳳巢山房詩集。予見此詩於曹鳳珍校書家周蓮亭
 隸書。詩字俱佳。每爲嘆賞。

泰州團椒墩維墉白門絕句云。夜夜秦淮夜夜簫。鱸魚時節長秋潮。曾經丁。
 隸書。詩字俱佳。每爲嘆賞。

字簾前坐。細雨青燈話。六朝周雪客詩云。三弦撥動梁州調。故老聽來盡白頭。曹偉謨詩云。輕輕斷送南朝事。一曲春燈燕子箋。悲涼感慨大雅遺音。姜兆蘭秦淮春曉云。隔簾燈燼月低欄似水韶光欲駐難。雙槳烟波潮落早。六朝春夢鳥啼闌。王孫車馬芳塵遠。商婦琵琶夜月寒。十里花飛流不盡。青衫有淚幾時乾。姜君青陽人。著有春庭詩草。

陳巧齡家居城北。近遷文德橋下。座無雜客。庭有苔痕。襯袖垂髫。嫣然媚麗。購藏卞敏墨蘭一幅。敏爲玉京妹。此卷畫於崇禎癸未中秋後一日。年十五時也。巧齡珍愛。時常展玩。殆氣類相感歟。彭甘亭居士原題三絕句云。粉印螺香一尺綃。棗花簾下想垂髫。如何便解靈修怨。不寫東風豆蔻梢。關心向姊說桃根。曾着黃綻入道門。似替伊人寫秋照。藕絲冠底澹眉痕。舊院風流話水天。青溪紈素半飛煙。亭亭一孕秋花影。尚在恒河浩劫前。

沈吉坪於庚辰夏午招邀王朝霞張寶林紀昭林胡蓮漪宴集王氏水閣醉後題壁一律云。垂楊牆外繫蘭橈。長夏秦淮暑易消。花氣半窗人語細。歡聲一片酒兵騎。華燈照水疑星隕。香篆隨風若霧飄。最愛曲欄紅影裏。當頭明月隔簾簫。

閨秀詩少有咏秦淮之作。近見碧梧夫人咏媚香樓七古云。春淮烟月板橋春宿粉殘脂膩水濱。翠黛紅裙競粧裏。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生長貌無雙。新築紅樓號媚香。春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盈十五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雖居引鳳臺。簫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生求燕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艤住遊仙棹。奄黨纖兒想納交。纏頭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鑿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雙星色。無奈風波生。頃刻易服悲離阿。軟行重房難把臺。卿匿天涯從此別。情濃錦字書憑若。

個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幃爭肯放游蜂因愁久已拋歌扇教坊忽報君王選啼眉擁髻下粧樓從今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富筵部曲新翻燕子箋總爲聖情憐覩覩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擊催花鼓阿監曾傳鐵鎖開美人猶在瓊臺舞銀箭聲殘火尙溫君王匹馬出都門西陵空自宮人泣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復一香樓可憐一片青溪水猶尙門前鳴咽流

周月溪邀笛步七律云步名邀笛漲春潮有客今來聽玉簫波裏月搖雙漿活樓臺人占百花嬌黃牽紫燕新楊柳紅襯青山舊板橋昔日桓伊今不見空留佳話重南朝又桃葉渡詩云渡頭此夕更喧闐滿耳笙歌不夜天青雀舫攢桃葉渡紅兒詞唱柳屯田煙花勝地原堪賞風月良宵更可憐嫁逸少兒殊不善美人難遇是良緣

奚茜紅校書。名翠娘。居釣魚巷。壁間絕句云。絲管聲中欲暮天。蘭橈爭水正喧闐。尋常一樣江城月。看到秦淮分外圓。

彭湘南秦淮口占云。秦淮河畔亂沙汀。芳草魂生六代青。春去雨中人不惜。杜鵑啼與落花聽。

李載溪秦淮夜泊云。輕搖畫槳泛清波。十二紅樓帶醉過。縹緲香風簾半捲。玉簫聲裡月明多。

陸調毓校書立秋前一日送汪雪峯歸里七律云。勸歸常似鳥啁啾。一唱驪歌反淚流。怕問前期搔白首。何堪後夜卽清秋。幾年歌管樓臺客。一夕風濤舴艋舟。欲望征帆惟頃刻。江干不敢暫回頭。

江夢亭於秀英席上送李蘋園于役京江云。衰柳紅闌一片秋。廻廊曲折徑通幽。美人愛客連宵至。樺燭同君永夜遊。綺席悲歌頻撫劍。霜林蕭颯欲披。

裘。明朝燕子磯邊水。又透輕帆過潤州。

金陵夜市搆紈扇一柄。畫竹數竿。空翠欲滴。題云幽篠千竿綠幾重。輕煙淡雨更空濛。侍兒。慣喜猜閒事。問是情濃是竹濃。末署秦淮女子夢湘。法管夫人筆意。併題余遍訪夢湘。無知者不勝悒怏。

汪立齋憇才秦淮口占云。晚風楊柳暮潮平。打槳秦淮自在行。舊雨多疏梁月冷。朝雲都散夢魂清。任添紅友尋常債。怕占青樓薄倖名。人老漸如僧入定。非關鶯燕太無情。

願將雙淚啼爲雨。明日畱君不出城。余讀此詩。每爲酸鼻。若某集中贈妓詩云。憑君莫拭相思淚。留着明朝更送人。此煞風景語也。近見楊月媚校書送別云。休將別淚共沾巾。歌舞叢中老大身。千樹桃花同薄命。一年風景少長春。懸知孤寂憑誰問。但說相思莫當真。紅葉半江秋色好。未應愁絕是征人。

此詩愈曠達。愈覺悽惋。門外漢未易語此。

清秋氣爽。與高綺樓偶過吳小素楊玉香家。拈其壁間佳句。學簡齋太史語綺樓曰。不知夢裡因何事。一笑嫣然眼倦。開此不知得妙。畫橈停午。知何處。多在垂楊柳影中。此知得妙。夢回枕上。聞餘澤。知是花香。是粉香。此似知非知得妙。

豫章楊亦山巒題余青溪風雨錄云。珠玉隨風咳唾新。柳枝桃葉倍精神。生花筆寫如花貌。並占千秋不讓。人呼之欲出。盡蛾眉。露浣薔薇讀艷詞。誰識前身紅豆子。江南處處種相思。夢到秦淮最易醒。三生舊恨苦飄零。一池水皺。干卿甚。眉影釵光記得。清綺語年來欲自刪。琵琶聲裡淚痕乾。嬾雲又逐秋風動。讀罷香奩入社難。

柳如是本事。澹心板橋雜記。極爲詳備。近見甌北集中。題柳如是小像。足稱

河東君知已。其詩云。女假男粧訪名士。絳雲樓下一言契。美人肯嫁六十翁。
雖不鬚眉亦奇氣。旁膚雪白鬢雲烏。伴郎白鬢烏肌膚。肯同搽粉稱虞侯。并
附持門勝丈夫。扁舟同過京口泊。桴鼓金山事如昨。何代青樓無偉人。可惜
儂家貨主惡。早聞譙叟寫降箋。不遣朱游和毒藥。妾勸郎死郎不讐。妾爲郎
死可自憑。褚公偏享期頤壽。毛惜終高節。俠稱三尺青絲畢命處。尙悲不死。
在金陵。畫圖今識東風面。果然絕代紅粧艷。誰知膩粉柔脂中。別有愛民心。
一片君不見。同時卞玉京。心許鹿樵事未成。旋識貴人爲棄婦。流離含淚畫
蘭英。又不見顧眉生。榮華曾擅橫波名。當其夫婦從賊日。捧泥塗面逃出城。
一樣平康好姿首。青青終讓章臺柳。

辛未七月大府有驅逐之令。院中諸姬。雲散風流。張素琴喜林輩。掛帆遠去。
李雨亭寄懷二絕句云。苦怨鷓鴣命不齊。臨風難覓一枝棲。此行好記門前。

柳春夢歸來路。不迷一帆輕逐曉風行。楓葉蕭蕭送遠旌。莫怪司勳真薄倖。
陽關怕聽斷腸聲。

又贈張壽林二絕句云。雲鬟霧鬢態嫣然。對影開奩轉自憐。命薄如花春不管。風光容易損。流年偷解瑤環意若何。賺郎來覓好重過。蓮心红豆同函裏。誰識相思苦。更多。

袁簡齋太史集中多有秦淮之作。予愛其與郭鳳池侍講秦淮話舊四律。茲錄其二首云。當頭新月墜纖纖。十二年來吏隱兼。人似孤鴻雲聚散。詩如老將律精嚴。黃梅雨久秦淮闌。紅藕花深畫舫添。料得憑欄定含睇。六朝春在水精簾。欲續鸞膠帶雨聽。風驂小住玉河亭。家家短笛橫窗過。日日長眉隔。水青深夜花明燈照影。彫欄酒罷月當庭。尋春我有藍橋路。且飲瓊漿再乞靈。

望江魯雁門題馬湘蘭墓云。葉飄難禁往來風。未肯輸懷向狡童。畫到蘭心。
留素。素死依僧院。示空。空知音。卓女情雖切。薄倖王郎信未終。一點憐才眞。
在煮。青青竹節夕。陽中絕世英雄奇女粧。荆家曾說十三娘。年來文士動相。
擠。始識伊人不可忘。零露似熏濃。荳蔻百花想見繡衣裳。平生除拜要離塚。
到此才焚一瓣香。相傳江寧南城外。瑞相院後叢竹中爲馬湘蘭墓。嚴冬友。
侍讀。又以爲新安貞女某氏之塚。陳楚筠作詩以証其誤。是耶非耶。吾安能。
起塚中人而問之。

府東廊有寄賣馬湘蘭畫冊。並自題墨蘭云。何處風來氣似蘭。簾前小立耐。
春寒。囊空難向街頭買。自寫幽香紙上。看偶然拈筆寫幽姿。付與何人解護持。
一到移根須自惜。出山難比在山時。又斷崖倒垂蘭云。絕壁懸崖噴異香。
垂涎空惹路人忙。若非位置高。千仞難免朱門伴。晚粧又一葉蘭云。一葉幽。

蘭一箭花孤單誰惜在天涯。自從寫人銀箋裏。不怕風寒雨又斜。四詩皆有
寄托。或云湘蘭不能詩。疑好事者所爲。予錄其詩而還其畫。

沈雲椒侍郎秦淮五日云菖蒲綠映石榴紅。畏盜東西放幾叢。不辨誰家粧。
閣裏遠山多在畫屏中。欄干影裏綺疏橫。艾酒齊酣笑語迎。樓上風衣樓下
水。一簾香霧不分明。丹符風飈佛幡如。扇影參差漾碧虛。一片湖光星萬點。
家家水閣上燈初。柳陰檻外泊船頭。都向樽前聽短謳。却到中流清景好。蔣
王山上月如鈞。

陸昭霞吳蘿香長於象棋。對局清宵。曾不知參橫月落。余與顏金臺伍紫瑛
偶過其室。見其對奕不休。態有餘妍。金臺爲賦七律云。滿欄花氣夜逾清。雙
美簾前倚一枰。兩陣並圓如對壘。單騎直入不俱生。黛眉橫處饒奇計。玉手
停時運甲兵。局罷相看齊拊掌。侍兒都唱凱歌聲。紫瑛步韻云。坐間玉潔與

冰清。客至歡迎不歛衽。背水衆軍疑。險絕憑城一將。又逢生欲擒虎。子思投穴解事狸。奴勸罷兵未許。旁觀叅勝負漏聲聽罷更雞聲。

吳松亭秦淮夜泊云。難遣秋宵遠別情。半堤柳影半河星。誰家倚檻橫吹笛。盡訴鄉愁與客聽。

余與程達人屢訪陸綺琴不遇。復於七月十四夜過其室。與訂隔夕重來。達人題其壁云。幾度來游一晤難。相期三五共盤桓。姮娥未許輕相見。要待冰輪滿處看。

高寶樹題吳馥林校書小照云。雲鬟霧鬢劇堪憐。小到鶯花十九年。位置恰宜清淨地。閉門調鶴想當然。

通州某秀才少年貌美。其佃戶有女悅之。竟以成疾。臨卒謂其父曰。吾爲某秀才死也。吾思嫁某。自念門戶寒微。事必不就。今雖死爲兒致此意。則目瞑

矣。其父告某。某往視。而氣已絕。戊午鄉試。遇女子於淮清橋。宛然如生。入闈夜臥。夢簾前爐沸。驚醒起視。見女子親爲執役。笑而無語。試畢。題七律於秦淮旅寓云。勞勞水驛又山程。橋畔相逢帶笑迎。路遠尙然同跋涉。情深原不隔。幽明風清棘院魂都冷。爐沸油簾夢更驚。自揣唱隨誰得似。三條燭下話三生。是科某領鄉薦。爲設位以祭之。

商寶意先生於龍潭旅壁。見秦淮偶興四絕。後書桂堂二字。逢人輒誦。終不知爲誰題。其詩云。淡黃楊柳曉啼鴉。絲雨溫香濕落花。應有躍魚吹雪上。水邊亭子正琵琶。水榭湘簾特地清。朝煙上與曲欄平。舊時紅豆拋殘處。只恐風吹子。又生籬門過雨綠煙鋪。檀板金樽俗有無。小艇已將煙月去。人間空說女兒。湖鱗鱗碧瓦照春萊。眢井宵聲鳥語哀。第一林泉誰省得。數枝猶發。

舊宮槐

陸苔玉校書。性耽幽寂。春蘭秋菊。手自栽培。尤善養水仙。花開特盛。余見其
壁間。有雲林廿六峯樵疊賞水仙詩。蓋丙子丁丑戊寅所作。其丙子四律云。
翠袖黃冠冷艷奢。美人名士讓清華。檀心未敢沾膏露。玉佩遙看出絳紗。
夜月窺簾微有影。東風回馭卽辭家。憐卿相伴無多日。淨几雕欄養嫩芽。
凌波羅襪了無塵。占盡江南別樣春。淡泊自甘風骨秀。鉛華不事玉容真。
冰綃一桁圍姑射。雲水千鄉伴洛神。冷趣幽香誰共賞。年年繡閣度芳辰。
夢入瑤池雅淡粧。瓊姿合坐水晶床。似沾月姊三分白。肯遜梅兄一段香。
金蓋不堪承玉液。銀臺猶自怯元霜。蝦鬚八尺留芳久。痴蝶狂蜂未許忙。
白璧黃琮細碾成。丰神迥異晉人清。不因春困嬌無力。爲學詩狂瘦有情。
檻外繁霜懷舊恨。窗前旭日解朝醒。曇華一現還歸去。嬾伴塵緣過一生。
丁丑四律云。捲幔奇香逐曉風。錦堂人到覓仙踪。年年瘦骨蕉衫重。夜夜溫情杏帳濃。
一自清芬。

初。照。眼。何。來。塵。俗。更。沾。胸。商。量。詩。句。經。年。後。閨。苑。歸。來。許。再。逢。一。歲。花。開。一。
度。妍。妙。明。水。淺。靜。娟。娟。錦。帷。深。閉。繁。霜。夜。玉。鬟。低。垂。暮。雨。天。含。笑。入。簾。呼。小。
玉。多。情。解。語。認。非。煙。山。礬。未。許。稱。難。弟。豪。放。溫。柔。各。迥。然。懶。倚。幽。窗。興。欲。狂。
輕。盈。體。態。試。新。粧。何。當。金。蓋。銀。臺。宴。更。爇。龍。涎。鳳。腦。香。相。伴。琴。樽。都。靜。雅。撲。
來。眉。宇。自。清。揚。無。言。有。恨。緣。何。事。天。女。維。摩。怯。散。場。逢。君。逆。旅。眼。偏。明。怕。唱。
驪。歌。淚。濕。纓。風。信。催。教。香。漸。淡。陽。和。烘。得。夢。難。成。如。聞。玉。佩。廻。看。影。爲。解。春。
愁。暗。繫。情。記。得。蕊。珠。宮。裡。住。出。山。還。想。在。山。清。戊。寅。四。律。云。洛。浦。精。神。迥。不。
同。詞。人。長。伴。一。春。中。止。緣。花。亦。憐。狂。客。豈。爲。詩。能。奪。化。工。暗。室。香。飄。疑。解。佩。
隔。簾。影。動。怯。廻。風。錦。屏。翠。袖。和。烟。冷。一。片。檀。心。靜。裡。通。豈。緣。珍。重。怕。追。歡。脈。
脈。哀。情。欲。訴。難。曇。日。芳。心。含。未。吐。幾。人。青。眼。早。來。看。環。肥。未。許。窺。璇。室。燕。瘦。
分。明。倚。畫。欄。碧。玉。孤。高。空。自。惜。清。泉。照。影。不。勝。寒。驚。喜。冰。姿。細。細。開。香。遺。韓。

壽本憐才。引將日影烘嬌面。逼出風情破玉腮。淡掃蛾眉朝紫禁。濃熏豆蔻立瑤臺。主人愛讀羣芳譜。惜緩禁寒手自裁。不依籬落愛華堂。盆蕙瓶梅結契長。西子浣時原近水。太真浴罷自生香。霜侵鴉背來何暮。雨濕鶯聲去莫忙。銀燭畫堂今夜客。美人芳草鎖柔腸。

又晚崧齋主人水月軒宴賞水仙詩云。珊珊環珮下瑤臺。玉質金相費剪裁。南國夜寒同錦帳。東皇日暖孕珠胎。果然近水花先發。不怕偷香客又來。自界烏絲同作賦。宓妃獨愛魏王才。

尤西堂泛舟秦淮感舊云。一篙春水綠平橋。蘭艇相將逐暮潮。河畔柳枝新繫馬。渡頭桃葉舊吹簫。六朝金粉愁烟沒。二月鶯花苦雨銷。憑仗酒樽能送客。未容問答老漁樵。又臨江仙詞云。十四樓前歌舞地。珠簾畫障神仙月。明花底弄紅弦。無雙桃葉曲。最小莫愁年。戰鼓催殘金粉盡。空尋墜鳥遺鉢。香

銷。南。國。憶。嬪。娟。東。風。芳。草。綠。裙。帶。我。猶。憐。

江曙亭雨後招吳玉香校書小集月波榭云。秋霖夕霽暝煙催。新試輕羅稱體裁。簾外燕拖殘雨。入意中人愛晚涼。來凭欄雪藕停紈扇。隔座春葱送酒杯。六尺桃笙清似水。今宵好夢近宮槐。

儀徵張曰恒題江令宅云。南都多舊第。江令最知名。長板雙橋合。青溪一水迎。仙臺廻騎杳。高樹免鴉鳴。悵望城東路。年年春草生。

秋日過馮金鳳粧次適值病起。亂頭粗服。丰韻獨佳。壁間周可中絕句云。身如梧葉怕經秋。清恙閒愁兩未瘳。爲道冷風禁不得。湘簾催下好梳頭。

黃竹山寄題秦淮酒樓云。青溪小住一春勞。帘影低垂綠樹高。廿四風催花爛熳。十千酒醉客粗豪。銀屏紅燭歌金縷。錦帳烏雲墮玉搔。贏得詩成題憶。昔烏絲界就急揮毫。

李佩雲校書粧次，懸子野自書千秋歲引云。小巷清砧簷前鐵馬。併入簾櫳。
蕭索哀鳴雁說遼陽事。驚棲鵠話黃姑約。夢回時酒醒了。燈花落。一半是他
將意縛。一半是儂將情薄。總是溫柔鄉路惡。當初想到而今好而今悔不當。
初莫十年心。十年事消磨却。按子野天啟時人其詞其字。越二百餘年爲佩
雲得之。亦有夙因耶。子野有懷名妓王修薇一闋。佩雲或其後身乎。

李嘯村勉青溪口占云。粉牆紅掃落花塵。一帶樓臺樹影新。雨細風斜簾未
捲。縱無人在亦消魂。

僧鷺巢定志工詩。著有竹香樓稿。丙寅六月許香巖太史招集西樓。時夏蘭
敷花。因作西樓篇云。崔巍石頭城。澹蕩秦淮水。淮水繞城流。西樓矗雲起。
厭野人。過終日。清樽醞纖歌。遏白雲。華月出高梓。誰操清冷音。猗蘭殊不以。
按西樓。卽西樓記中穆素徽所居之舊址也。香巖太史葺其地而新之。樓俯

秦淮清流照影。十載寓公遊屐頗盛。今許公已歸道山。樓臺易主。殊深今昔之感。

秋聲在樹。黃葉敲門。寓齋殊覺岑寂。適李懶仙枉過。詢其近狀。因述中秋前夜偶過高秀英水閣見其獨坐無聊情多悒怏歸途口占七律云。坐對清秋獨倚欄。當頭涼月小於丸。恰逢薄醉愁如訴。更愛微顰秀可餐。夜靜迎風聽葉落。堂空對影抱箏彈。花香茗椀消殘夢。暗解羅裙帶又寬。

釋棲碧同談念堂吳月樵諸公青溪野飲云。橋畔一帘動相招酒伴過人同詩思淡。秋在夕陽多。江令前朝宅。桓郎何處歌莫忘。今夜月曾照醉顏醞。

馬掬村秦淮詩云。南國繁華地。西流歌舞場。千秋聚佳麗。幾度閱興亡。時雨催新漲。游人買畫航。六橋排雁齒。九曲轉羊腸。掩映珠簾捲。參差蘭槳忙。浪花晴噴雪。粉陣畫飛香。擣笛吳童秀。徵歌楚客狂。白頭多逆旅。弱冠半膏梁。

樓榭千家麗。煙花十里長。鍾山風影紫。泮水夕陽黃。比戶筵初設。連艙燈盡張。星槎橫燦爛。火樹發輝煌。酒氣疑騰霧。波聲訝沸湯。直如居不夜。何異泛銀潢。煩惱歸何處。溫柔老是鄉。多情皆杜牧。絕色總秋娘。腰細勝垂柳。喉嬌賽鼓簧。瓊簫音斷續。金縷曲低昂。鴻雁原知別。鴛鴦豈論行。揚州春夢醒。巫峽莫山蒼。渡口尋桃葉。祠邊拜女郎。醉歸篷帶日。感舊袂生涼。王氣黃金盡。嬌歌玉樹荒。年年憐後主。世世笑秦皇。

懷遠許叔翹。秦淮雜詩云。璧月沈沈玉樹枯。吳娘曾此繫明珠。文章祇續鶯花命。天限三年嫁小姑。丁字簾西舊水亭。玉兒低首懺雙星。何當解脫玲瓏骨。蓬首焚香夜誦經。詣謝吟秋零落旗亭謝小鬟。去年相遇在鄖鄆。馮金寶琵琶一曲。江州淚月缺。珠沉好夢難。詩人老去尙鶯鶯。張藉秋風少宦情。指蠡秋南屋又蘭白塔巷。東小玉。謝小玉住王府塘批紅抹白拜門生。按詩中所謂吟秋又蘭者。名

重一時。今皆退爲房老。若金寶小玉。杳不知其所之矣。美人名士。同茲浩歎。此司馬青衫。所由濕也。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其富貴而娶之。鮮不挾富貴而輕其夫。傲其舅姑者。養成嬌妬。患極乎。予思富貴之女。尙不宜娶。近乃有購院中姬爲籞室者。其流弊可勝言乎。劉葛莊句云。閒花止好。閒中看。一折歸來。便不香。又郭止齋贈友人娶妾詩云。照眼瓊英似好看。殷勤移種入雕闌。幾曾荆棘成連理。錯認忘憂是合歡。國色天香雖共賞。土階茅茨可相安。誰人解得逋仙趣。抱着梅花耐歲寒。玩其語意。可以醒世矣。

江成齋志和春日尋楊香輪舊宅云。愁來不解酒腸寬。看到鶯花興又闌。屐齒苔青沾宿雨。裙腰草綠帶春寒。吟殘舊句懷人苦。尋遍遺蹤欲見難。記得綠窗紅影裏。叮嚀惜別勸加餐。

院中離姬，非親養者。約束甚嚴。選曲教歌無虛日。惟張畹蘭。其假母鍾愛特甚。任其嬌癡。常於春間邀同輩年相若者角技。余與荆瘦桐過其室。見其色藝俱佳。調笑無忌。亦一時韻事。瘦桐爲賦詩云。一春難得暢幽懷。爲愛風光綺席排鵠腦。篆濃浮睡鴨。鳳頭苔破印弓鞋。花因客好香全吐。月愛歌清影上階。問道廣寒人罕到。霓裳今夜近清淮。

畹蘭十歲時。卽爲雲林山人所賞。代選輕舫。遨遊河上。山人別倚危欄。看其蕩舟來往。併記二絕云。星眸慵展趁朝涼。不慣晨興嬾下床。報道畫船簾外等。熏衣理髮。一時忙。小鬟初上木蘭舟。暗數誰家好畫樓。忽聽欄邊呼小字。佯羞障面不回頭。

長沙王梧青鳳。年七十。重過秦淮。輕舟泛月。鬢而多情。憶及老友蔡止山。王瓊圃。張守軒輩。均歸道山。卽曩日之二湯。與郭玉娘等。亦無從問訊。不勝歎。

歎其居停元寶官爲余絮及並出其留題二律云狂奴故態怕重提再過青
溪日又西。畫舫綠波雙槳活雕欄紅影一般齊。髻因新浴花都滿酒到微酣。
曲漸低照眼繁華今視昔。卅年春夢已全迷。無端幽恨上眉彎。破涕眞難引
笑顏。良友停雲栖碧草。美人行雨傍青山。偶來北里聽歌後似過西州忍淚。
還誰與招魂。花月夜斷腸鶯語尙關關。

周蓮亭爲余誦曰。決意不留情。太忍斷腸相送我。原痴此院中女子送春詩
也。君知其人乎。又焦漱芳筆頭錄近作云。家傍青谿舊釣磯。凭欄遠眺意遲
遲。水紋圓處魚爭餌。樹影斜時鳥度枝。芍藥開殘春意懶。杜鵑啼徹客魂痴。
江南三月東風暖。吹到閒愁兩鬢知。余久客白門竟不識此兩人。如相馬者
之失千里駒。殊可愧也。因自誦一律云。天台尋遍失雲英。枉說仙山頂上行。
門掩梨花誰識面。詩吟柳絮始知名。錦心繡口生來艷玉磬。金船別樣清不

信雙柑春雨後。深林尙有好啼鶯。

汪蕪田豐秦淮泛舟云。水闊初啓綠潾潾。路入仙源好問津。絲管一船烟外月。樓臺十里鏡中人。綺羅香浣薔薇露。琥珀光搖竹葉春。午夜燈光星影亂。居然此地隔紅塵。

金陵莊元燦無題云。鬢雲撩亂不曾梳。先向池邊飼碧魚。露滴翠荷擎不定。戲分小妹當珍珠。杜蓉裳卽事贈張畹蘭云。捲簾偷看步潛移。鳳子花前晒粉衣。欲撲幾回還住手。憐他欵欵是雙飛。二詩俱寫出女兒情態。眞白描高手也。

宋人詩云。吩咐花香莫過牆。隔牆人正繡鴛鴦。聞香定要停針線。繡不成雙不寄將。近人王芷堂贈秀英校書刺繡云。畫長先把睡魔降。學繡鴛鴦坐綺窗。惟恐意慵針指嬾。累他幾日不成雙。此與前二絕異曲同工。令人百讀不

厭。

賴補菴維勤重過白下。由水關入城。口號云。鴻爪重來記雪泥。十年幽夢落青溪。近人紫燕從容語。識面黃鸝不住啼。楊柳三眠春意倦。烟嵐一角黛痕低。落花流水仙源近。返棹漁郎路不迷。

雪後邀黃栗夫坐王蘭官河亭。捲簾閒眺。冷艷逼人。蘭官曰。若此際弄絲竹一聲。必異尋常清脆。其妹朝霞。卽起擣笛。吹小桃紅一曲。真不啻黍谷春回也。栗夫賦詩云。當年玉樹未曾凋。風景猶疑近六朝。一桁青帘搖屋角。幾人鶴氅過溪橋。冷如強敵。貞難避。雪似寒愁。不易消。惟有紅兒差解意。獸爐圍住。自吹簫。又曹元寵母王氏。雪中覲妓云。恰似春風三月半。楊花飛處牡丹開。真摹寫入神。

錢唐袁薌亭同吳次侯先生晚泛秦淮絕句云。兩岸紅燈射碧波。一枝蘭槳

蕩銀河。捲簾都有蘭干影。只覺高樓月更多。夜半人歸露滿天。一重簾影一
重烟。東風吹起長堤柳。轂捲笙歌上畫船。

青陽陳梅緣蔚秦淮旅邸五古云。客舍傍清淮。日暮窗扉敞。讀罷掩殘書。憑欄看月上。淡影浩無涯。空水相摩盪。盈盈洒在壺。此際同誰賞。之子期不來。
結念幾神往。須臾小夢中。喜叩門環響。

韓伯起題周曼陀校書熏香獨坐圖云。不用痴心看畫中。水晶簾下記相逢。
果然一縷沉檀氣。熏透羅衣入內重。

錢唐厲太鴻鶚尋秦淮舊院遺址。調寄柳營曲云。支瘦筇。訪城東。板橋夕陽。
依舊紅名士。詞工狎客。歌終醉臥錦燕叢。閒愁埋向其中。溫柔老郤吳儂香。
銷南國盡。花落後庭空。風吹夢去無踪。

又題顧橫波畫蘭筆頭小桃紅詞云。秦淮不見翠蛾顰。摺扇香痕潤。往事眉。

樓。有。誰。聞。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艷。粉。才。人。風。韻。題。咏。到。湘。鬻。自。註。
龔宗伯有題畫蘭蓀子如夢令爲橫波作。

院中七夕。家家乞巧。江夢亭爲梅巧齡賦詩云。清秋庭院拜雙星。瓜果籩饌列幾層。細語未聞。聞笑語。他生不祝。祝今生。銀河搖漾。疑無路。烏鵲辛勤最有情。自昔雲中雞犬盛。五更愁聽一聲聲。

厲影憐校書。得蕭仁叔邦上來書。語多未解。問字於陳敬吾。敬吾卽其語意題後一律云。憔悴於今已細語。慷慨春雨病江南。離愁無那書何益。夢境雖佳。醒不堪。尺素由來多舊恨。老生藉此作常談。何時笑語攀簾入。展盡攢眉爲解驂。

江寧顧與治先生同杜于皇飲眺孔雀庵五律云。橋想佳人倚園思公子爲猶餘夕陽好。空照柳絲垂。流水無情去。春風著意吹。暗將吾鬢換。君少亦生。

悲。自註孔雀菴左爲馬湘蘭故居。右爲徐府東園。今皆廢爲野圃蔬畦。正所謂荒園一種瓢兒菜。占盡秦淮舊日春也。

夏培叔秦淮夏集云。傍晚紛紛載酒卮。有箏琶處過船遲。一河風月無人管。都付橋南楊柳枝。

丹徒孔竹嶼秦淮雜咏云。琉璃一片浸長空。倒映餘霞漾斷紅。幾曲平橋數株柳。畫船搖過太匆匆。丁字簾前月一鉤。羅衣初試恰新秋。晚來水調臨風起。隔岸誰家並倚樓。又溧陽宋漁山辰秦淮絕句云。嗚咽秦淮日夜流。簪花楚葉滿荒邱。南朝江令無人問。寒食年年拜蔣侯。

溧陽彭妥琴賦舊院行爲閻客庵題姜姬畫蘭云。素箋小幅懸秋榭。陣陣香風吹欲下。誰移九畹一枝蘭。年年花葉無凋謝。並頭花影不含顰。幾葉蕭疏淡出塵。襞染可憐傳妙手。寫來烟雨却如真。如真卽名姜其氏。風流應擅長

千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爲贈翩翩蔡公子。公子才華宗伯家。南國徵歌遍狹

斜。蔡爲鶴江
宗伯子

雲間莫生好詞藻。坐看點染紫莖花。

姬自題時莫生雲卿在座更助筆墨之趣

莫生蔡子

百年後。如見幽蘭親寫就。只無最恨石頭城。多時芳草埋香繡。我曾十度過秦淮。無處頽垣覓斷釵。何緣世上逢金盃。空向毫端賦錦鞋。笑儂家本金陵。地不知舊院。多遺事。舊院歌樓三百。春風月。鶯花難盡記。記得城南淮水傍。善和坊對大功坊。女德橋頭近南巷。鷺峯寺側轉西廊。西廊南巷皆香陌。踏成滿路。胭脂迹。青樓到處可停車。朱戶誰家不留客。客來江上盡王孫。一望平康卽斷魂。樹迴楊柳多繁馬。花發枇杷故掩門。門裏闌干十二曲。誇兒三五新粧束。自言好女郤姓秦。預料小名多字玉。玉女珠娘未出來。簾內嗔教阿母催。昨日遊人調錦瑟。今晨聞客下梳臺。臺前郤扇歌宛轉。微頽翻壓桃花淺。藍尾酒傾燈下歡紅笙汗透宵分喘。歌舞相尋暮復朝。容易纏頭百萬。

消方衿玉釧。光同腕。更索羅裙。色稱腰。當時紅板橋邊路。絡繹香輿織烟霧。
只聽日日弄銀箏。盡說家家擁錢樹。錢樹移來金穴邊。豪華巨賈紛少年。多邀狎客費杯斝。又買新姬。教管絃。滿城絃管風吹散。萬紫千紅齊爛漫。最先一本鳳尾蘭。紅錦千端還不換。采蘭時上木蘭舟。蓮花開日向西洲。不論重陽與寒食。名流爭約同遨遊。來遊靈谷看梅早。又踏雨花臺畔草。烏龍潭上槩咷啞。桃葉渡前歌懊惱。懊惱於今奈若何。正嘉前事已多訛。趙家供奉無人說。武皇時趙燕如善音律徵入供奉

但說湘蘭勝蹟多。神廟時金陵院中以馬湘蘭爲第一湘蘭昔住青樓上。幾架吟詩樓自創。只有王生得入來。撇蘭寫竹常相向。湘蘭與王百穀最善聞道王生愧不如。江南才子盡曳裾。漫教白鳳誇詞客。還向碧鷄尋校書。此時舊院真繁盛。五侯七貴爭相聘。每將上座遜紅裙。不許庸奴窺翠鏡。北里齊名趙彩姬。後來朱鄭亦稱奇。朱無瑕字泰玉鄭安娘皆當時名妓象管鸞笙歌夜夜。燕釵鳳幃舞時時。便房曲。

館。常。迷。戀。技。巧。兼。呈。心。目。眩。或。能。搗。鼓。聲。如。雷。或。能。投。壺。光。若。電。或。能。彈。碁。
拂。手。巾。或。能。操。琴。聽。游。鱗。更。有。吳。門。薛。素。素。彈。丸。走。馬。翻。身。顧。
素素吳妓住舊院善彈丸走馬
於。中。絕。技。何。者。無。尤。競。新。詩。吟。柳。絮。詩。能。吟。絮。畫。能。蘭。濕。霧。輕。烟。墨。瀋。殘。黃。
金。買。賦。猶。爲。易。紅。葉。題。詩。始。信。難。舊。院。當。年。推。領。袖。錦。江。莫。出。湘。君。右。屈。指。
姜。姬。正。並。時。如。眞。豈。在。守。眞。後。姜名如真馬名守真彩。雲。化。去。百。年。中。舊。院。樓。臺。倏。已。空。
忍。教。回。首。靡。蕪。徑。莫。結。同。心。松。柏。叢。四。陵。松。柏。何。從。問。朱。雀。烏。衣。悲。一。瞬。落。
花。遠。聽。鶲。鵠。啼。橫。塘。久。散。鴛。鴦。陣。非。徒。舊。院。劇。傷。心。向。日。離。亭。不。可。尋。白。髮。
亂。餘。亡。故。老。翠。鉏。銷。後。絕。知。音。二。十。年。來。江。上。宿。那。堪。玉。樹。今。翻。續。燕。子。斜。
陽。晚。自。紅。臺。城。荒。草。秋。還。綠。我。從。舊。院。路。傍。過。何。從。彷。彿。遇。凌。波。土。花。綻。處。
沉。釵。股。瓦。蔓。沾。時。拭。黛。螺。院。內。於。今。惟。菜。圃。翻。看。紙。上。畱。蘭。譜。一。代。美。人。香。
草。魂。可。憐。都。被。君。收。取。蘭。葉。蘭。花。有。幾。莖。如。君。翻。作。舊。院。行。忽。教。往。恨。成。新。

恨。應化。無情。作。有。情。

白下歌姬。有披剃於陽羨山中。名妙音尼者。金壇王次回彥泓贈七律云。散
朗高情迥不羣。翠鬟判得一編雲。釵鉢脫奉旃。檀座羅綺裁裝貝葉文。茗椀
近添禪悅味。舞衫新換戒香薰。潮音梵唱聲清妙。舊曲如今不耐聞。又代答
一律云。淨却情根淨髮根。笑看刀下翠紛紛。辭家偶爾來青嶂。喜客猶能贈
白雲。世上合離沙鳥迹。面前啼笑水風紋。春心久作寒灰死。艷曲何妨一再
聞。

黃秋船鈺卽席贈鳳珠金縷曲詞云。驚地相逢驟劇堪憐。梨窩暈淺柳絲腰
瘦。恰好芳齡才二八。情態乍諳時候更倦似懨懨。殢酒星眼欲飛眉欲語。問
三生福分何人厚。才與貌堪居首半酣小立銀燈後。最銷魂歌喉婉轉暗拋
紅豆。月更分明人更媚。翠黛許多顰繡恐措大不堪消受。典盡征裘花裏醉。

愛酒痕紅上芙蓉。肉擎玉罌纖纖手。

孫吟秋秦淮題壁云。桃花流水木蘭舟。丁字簾前訪舊遊。不見玉人空悵望。
綠楊吹絮下朱樓。

厚奄未詳姓氏。秦淮竹枝詞十首云。開到桃花春水多。青溪九曲半笙歌。西
關三月隨潮啓。遍放遊航泊內河。一年景物一番新。銷盡黃金爲買春水臥。
鴛鴦風舞蝶。花多解語却含顰。花天酒海任流連。風景移人太放顛。千道燭。
龍浮水面。家家簾捲看燈船。雨後潮生景更殊。紅欄綠水兩平鋪。登樓不用。
危梯引。好是纖纖玉手扶。綠柳陰陰絕點塵。憑欄恰露好腰身。此時我亦知。
魚樂。看見波心有美人。晚粧不藉麝蘭熏。十二湘簾捲夕曛。照影似嫌珠翠。
俗斜簪茉莉。壓烏雲。晚卸船篷古渡頭。迎潮雙槳捷如鷗。三更風露侵羅袖。
便覺涼生六月秋。夕陽影裏放輕舠。風解迎人月又邀。自製新聲歌水調。隔。

簾。誰。和。一。枝。簫。琵琶聲裡能留客。鸚鵡籠中解喚郎。委地青絲慵不挽。女兒多愛學男粧。年來霜雪滿吟髭。慚愧風前唱竹枝。紅豆好拋千萬粒。沿河處處種相思。

方子雲秦淮水榭夜坐云。曲曲欄干繡幙垂。檐光水氣動輕颺。羅衣涼得人無奈。猶爲簫聲立少時。

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曰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花月秣陵秋。十四粧樓青溪迴抱板橋頭。舊日徐娘無覓處。芳草生愁金粉一時休。團扇誰留。殢人只有小銀鈎。句尾可憐書蕩婦似訴漂流。按翩翩字驚鴻。能詩有俠骨。送長洲顧太學詩云。一日發江口。五日下長洲。可惜送君淚不隨。江水流。又周暉聞柔媚。書紈扇以贈云。識面因何卽別離。無多綢繆亦相思。

天涯處處催人去。自笑前身是子規。

林初文章送客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未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

李雨亭過王桂娘舊宅云。門前逝水感年華。牡蠣牆高柳半遮。蝴蝶一生身入夢。杜鵑三月血如花。人經舊地東風冷。簾捲空庭落日斜。怕看傷心雙燕子。重來還認是王家。

立菴先生歸林數載。偶游秦淮。口占七律云。板橋春浪恰容篙。檢點茶爐上小舠。魚到河梁欣脫網。鷺盤霄漢久除條。名心似水由來淡。詩品如棋德不高。惟有狂奴狂未減。銀瓶索酒尙粗豪。

辛巳冬。天寒特甚。余與江夢亭周蘭軒過趙五福粧次。夢亭戲曰。含笑問娘曾記得。今年寒比去年寒。可爲今日誦也。五福又曰。今歲立春在上年臘月。

明年立春。又在正月半。兩頭無春。其冬多冷。夢亭卽其語。意口占云。風滿簾旌雪滿天。美人呵凍撥爐烟。嚴寒凜冽非無意。不許江春入舊年。

張素琴去後。其女花子尙畱曲中。自嫌名不雅馴。請易別字。友人高寄生向識素琴。今復見花子之友人。誦其紅拂當年事。青樓此日心之句。周笑曰。徐姬已辦走路矣。後果嫁江陰郁文叔。文叔死。復還秣陵。削髮爲尼。居簾子營小庵中。

王竹軒題楊韻香粧閣云。夜深香靄月當欄。簾捲西風水一灣。怪底畫眉新。樣好開牕日日對鍾山。

熊蔗泉觀察學驥。秦淮雜咏云。秦淮三月畫簾開。便有游人打槳來。燕子不歸。春又暮。幾家閒煞好樓臺。笑語勾畱畫舫停。紅粧綠鬟影娉婷。簾前燈應。樓頭月。十里家人一畫屏。

按齊武帝於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是青樓乃帝王之居。曹植詩。青樓臨大路。駱賓王詩。大道青樓十二重。皆言其華也。梁劉邈詩。倡女不勝愁。結束下青樓。此稱妓居之始。今則直以青樓爲妓館矣。近邵介甫湘宴集秦淮水閣。自懷張菊如葉青華詩云。絲竹聲中雜醉醒。不堪旅館又離亭。鬟從客路無多綠。樓傍垂楊格外青。越水吳山懷舊雨。鸞飄鳳泊感晨星。明朝又撥中江棹。出岫雲難片刻停。

貢院前元寶官敎習小部清音。余愛其雛伶胡長生。邀陪鄭僧如。胡云明辰卽返蘇州。鄭愛其纖弱纖艷。因笑曰。爾名佳甚。余爲爾咏之。口占一律云。門巷重尋路欲迷。江湖閒夢最相思。華堂簫管春如海。驛使風霜鬢已絲。猶記名花畱艷子。果然瓊樹有新枝。東皇歲歲催芳信。茵溷何曾爲主持。

賴吉人舟泊北河口。寄陸綺琴校書云。涼夜風寒倚柁樓。空江瑟瑟起閒愁。

嬋娟覓伴推雲出。鷗鷺貪眠逐浪流。蘆荻洲邊添酒戶。琵琶聲裡老江州。多情惟有長堤柳。萬縷千條挽客舟。舟至吳城復寄狐裘並附一絕云。一襲輕裘寄已遲。寒先衣到我心知。秋來鴻雁回頭少。腸斷燈前暗卜時。

馬星園青溪曲二首云。清暉照床幃。坐唱同心曲。月尚依儂懷。郎去一何促。
郎去妾心去。郎歸妾心歸。試看雙蝴蝶。不肯學單飛。又月波榭蚤起二絕云。
隔牕花氣冷侵奩。十二銀屏取次添。春睡正酣人未起。梁間紫燕喚釣簾。幽蘭繞砌綠雲團。青到簾衣露未乾。自笑近來花樣瘦。凭闌春曉怯春寒。又過許香巖西樓云。連宵風雨妬花枝。畫出春光欲去時。一樹海棠開過了。主人笑語客來遲。

蕪城過客。未悉其名氏。贈張大家月香女史十絕。余愛其末首云。吟成一字。
九廻腸。除却溫柔不是鄉。但願他生齊化土。和泥燒瓦作鴛鴦。

劉月川孝廉招邀于遜夫王芝亭馬夢溪小集月波榭。五律一首云。樓傍舊青溪。清樽對夕暉。偶然簾半捲。忽見燕雙歸。天容名士聚。春怕好花稀。何處吹長笛。坐久客忘機。

離姬花子。卽風雨錄中之張畹蘭。其養母珍重特甚。余亦深爲愛惜。周蘭莊笑謂予曰。爾兩人同一愛。而不同所以愛。因口占七絕云。蜂貪釀蜜蝶貪香。得得花間盡日忙。同是愛花心一片。兩般情性費商量。越日王香亭廣其意。作四韻云。名花多解語。訴盡是和非。蝶爲尋香至。蜂如入市歸。春葩紅艷艷。秋卉淡依依。但到將殘候。蜂嫌蝶亦稀。

劉金堂澄贈吳福真校書移居云。金屋裝成錦作圍。舊時梁燕尙依依。又從楚館營新壘。恐到秋深不肯歸。

胡鳳巢蔚浪游吳楚。嘉慶己巳寄寓秦淮。予至而鳳巢已先往揚州。見其寓

齊留題七律云。落拓天涯是棄材。荆扉常掩長莓苔。人同鴉影聯還散。心似
爐烟熱亦灰。夜半清歌隨月落。秋深紅葉上樓來。此時獨坐凭欄客。一片鄉
愁掃不開。

馬掬村邀笛步懷古。云桃葉渡頭採芳杜。斜楊半繫垂楊樹。風流遺跡望中
迷。一灣水逝無今古。想見南朝愛竹人。岸邊聽笛橫烟檣。桓伊三弄去無言。
梅花亂落青溪雨。又題陸綺琴校書畫蘭。贈周了緣云。想像櫻唇暈墨妍。數
枝寫贈帶湘煙。美人情性天生妬。未許周郎獨愛蓮。又秦淮竹枝詞云。驚醒
烏雲夢裡仙。一聲花賣夕陽天。晚粧未罷郎來接。捲起珠簾上畫船。閒倚闌
干繡閣開蘭橈無數爲儂迴。願君莫學西流水。紈扇捐時潮不來。攜歌童泛
舟秦淮云。笙和笛響入青冥。雲縱無心也最停。一曲歌喉珠一串。美人妬殺。
倚樓聽。

釋棲碧是岸。著有花笑軒藁。其題春江。燕子樓主人秦淮雜詩云。雨雨風風落盡花。幾株疎柳夜啼鴉。多情最是秦淮客。如此淒涼不憶家。

江寧談念堂承基。著有石禪精舍稿。秦淮新柳云。東風吹面軟。嫋嫋柳條新。又作銷魂色。來看打槳人。朝烟低遠水。舞雪換前身。眉樣誰相似。粧樓爲寫神。又青溪曲四首云。澄碧波環薜荔門。城陰風景似江村。憐他垂柳支離甚。不畫眉痕畫水痕。鍾阜浮嵐半有無。古祠遺址盡荒蕪。白蘋紫荇參差影。自捲餘馨醉小姑。翻銀闌口瀉濤聲。雨過波紋一夜生。飛鶯欲眠遊舫去。晚潮鳴咽打臺城。詞客臨流酒易醒。鷄鳴埭下一舟停。渾身疊雪香羅軟。靜聽風搖九子鈴。又秦淮曲二首云。潮起歡情濃。潮落歡不見。如何載歡船。却喚雙飛燕。灌田引潮去。開閘放潮入。閘前簫鼓喧。田中桔槔急。怡園酒樓壁間絕句云。他鄉難仗酒消愁。籬畔黃花恰暮秋。長笛一聲腮外落。不堪人在水邊。

樓。

汪鄴園途次大雪。有懷沈巧齡校書病中云。薄暮青帘凍不翻。騎驢人過急。
敲門打頭柳絮添詩意。迎面冰丸散酒痕。夜永鷄瘡同客懶。宵寒鼠怯傍衾
寒。遙憐病骨支離甚。獸炭誰然燭又昏。

如臯闈秀熊澹卿璉題桃葉渡云。木闌雙槳夕陽明。有客臨歧正送行。萬點
飛花春一片。渡頭終古別離情。又黃良男詩云。團扇新誇七寶成。艷歌曾得
感君情。盈盈十里秦淮水。何處王郎管送迎。

楚南王抑齋與余有車笠之好。三過白下。鬢髮蒼然而風情不減。庚辰秋仲。
招集陸綺琴董秀琴李佩雲胡蓮漪輩。排日聽歌賦遊仙詩六首。云不司符
籙不朝天。贏得頭銜號散仙。聽過霓裳新譜後。廣寒隔別又三年。下界曾傳
萼綠華。居然仙艷映朝霞。雲堦月地人來少。閒看碧桃紅杏花。十二層城四

面開雲輶。風櫨任徘徊。飛瓊囑咐儂猶記。離恨天中少。再來何年。天女散瓊花。塵世靈苗漸吐芽。種出江南花解語。果然多事。是仙家青鳥書來近不同。歲星三住蕊珠宮。幾回借飲瓊漿去。依舊龍鍾一老翁。小吏蓬萊侍玉皇。金墀玉闕苦匆忙。青蓮謫後耽詩酒。始信壺中日月長。

明季柳敬亭蘇崑生俱流寓金陵。往來諸姬院曲。出入公卿座間。其豪情俠氣。卓絕一時。國初諸老亦多題贈。板橋雜記。桃花扇傳奇。詳其顛末。尤悔菴看雲草堂集中。贈蘇崑生二絕云。三十年前大將牙。張燈劍舞撥箏琶。相逢蕭寺驚憔悴。紅豆江南正落花。九江漂泊九華歸。楚尾吳頭舊夢非。莫向樽前歌水調。山川滿目淚沾衣。

雲林三十六峰樵子。由白下移寓邗江。寄贈苔玉校書八律云。才上蘭橈未出城。高樓玉笛兩三聲。吹來離緒心先醉。喚起秋愁客易驚。落拓自慚牛馬

走。叮。嚙。誰。學。鷓。鴣。鳴。雲。帆。雨。棧。年。年。慣。漫。說。風。波。不。可。行。昨。夜。樽。前。笑。語。同。
驪。歌。聲。斷。去。匆。匆。忍。拋。神。女。巫。雲。外。空。老。襄。王。驛。夢。中。瓊。樹。觀。前。秋。色。冷。玉。
勾。斜。處。夕。陽。紅。傷。今。弔。古。尋。常。事。別。有。閒。愁。寄。遠。鴻。採。藥。劉。郎。轉。暗。思。天。台。
曾。到。幾。多。時。相。逢。六。載。才。膠。漆。始。信。三。生。有。早。遲。感。遇。頻。看。衣。上。酒。替。人。常。
記。枕。邊。詩。平。生。自。笑。同。痴。蝶。選。盡。名。花。愛。一。枝。羈。魂。落。落。不。禁。銷。底。事。飛。瓊。
又。見。招。自。薦。遊。仙。秋。夜。枕。閒。吹。引。鳳。紫。雲。簫。風。輕。廿。四。花。多。劫。人。似。初。三。月。
正。嬌。紅。豆。拈。殘。時。記。曲。謫。來。猶。自。想。釣。韶。病。後。腰。肢。減。一。圍。雲。英。不。似。舊。丰。
儀。鶯。當。春。困。歌。先。嬾。梅。爲。煙。銷。影。不。肥。寶。鵠。香。濃。愁。損。肺。桂。花。風。冷。怯。侵。衣。
嫦。娥。幸。喜。偷。靈。藥。醫。得。清。光。永。夜。輝。命。薄。何。妨。不。自。疑。聰。明。思。與。福。爭。奇。三。
更。空。想。蕉。邊。鹿。一。局。難。收。劫。後。棋。鐵。板。銅。弦。歌。懊。惱。長。齋。繡。佛。誦。慈。悲。皈。依。
欲。拜。蓮。花。座。也。似。英。雄。末。路。時。憐。我。輪。蹄。足。未。停。飄。飄。難。聚。雨。中。萍。野。鷗。自。

愧衣常白。堤柳何緣。眼誤青陌。上尋春歌緩緩。筵前擊節惜惺惺。此生惟有。
花知已訴與流鶯。不忍聽。跌宕空餘北海樽。荒鷄無復舞。劉琨蘭因絮果芳。
塵杳紙醉金迷綺夢溫。管領六朝卿等在。遙憐三徑菊猶存。相思此後潮能。
寄夜夜回頭到白門。

杭州何春巢秦淮竹枝云。猩紅一點着櫻唇。淡抹春山黛色勻。壓鬢素馨三百朵。
風來香撲隔河人。遠近聽來笑語聲。板橋西畔泛舟行。尋常一柄芭蕉扇。
搖動春葱便有情。蘭橈最是晚來多。萬點紅燈映碧波。我已三更鴛夢醒。
猶聞簾外有笙歌。夕陽兩岸畫樓臺。紅藕香中一棹回。別有芳心卿不解。扁舟豈爲納涼來。

近過諸姬粧閣中見其楹聯頗多佳句如馬翠娘粧次云嬌如新月眞宜拜。
瘦似秋英轉耐看高秀英閣中句云綠雨紅雲春一片穠香淺夢月三更贈

莫寇香聯云。並命鳥銜紅豆。寇同心瓶插紫丁香。余蘞園贈王翹雲聯云。終日校讐排悶錄。他生報答有情仙。某司馬贈茗玉聯云。化爲蝴蝶魂猶瘦。修到鴛鴦劫更多。

山右王童山久滯邗江。近移白下。寓齋小幅。書休寧陳楚南句云。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在他鄉死亦難。其久客難歸之苦。可概見矣。聞心田誦其僑寓秦淮與鄰姬夜話七律云。老去心情止自知。怕聞絲竹嬾吟詩。年年滯迹三千里。日日思歸十二時。孤客生疎門慣掩。廻廊曲折月來遲。鄰姬也怨飄零苦。話到鄉愁兩淚滋。

滇南王青池又蓮咏盆蘭四絕。卽贈單芳蘭校書云。風捲清香透碧紗。瑤階百箭長蘭芽。美人含笑爲余道。一歲曾開五度花。折花簪鬢索題詩。翠袖慇懃勸玉卮。賞鑑自誇原不爽。買來還是未開時。花光四照客狂歌。滿座笙簫

雜綺羅。客到此時。狂不得好詩難。並好花多。別却湘妃伴翠蛾。素心猶似想巖阿。較勝開與庸奴看。偷入朱門可奈何。

小住青溪。羈遲十載。知我罪我。俱未可以口舌爭也。秋浦姚鐵舟翔。書來規諷語。擊情長。真難備錄。又寄七律一首云。六朝風景舊繁華。占住青溪計未差。傲吏情懷同蛻蝶。廣平知已問梅花。生來倜儻原非福。夢裏團欒不是家。春草年年傷碧色。江郎何事滯天涯。

附錄雪樵和鍊舟原韻一首云。歲月蹉跎改鬢華。學書學劍事都差。詩緣寒瘦誰求草。筆已凋殘不夢花。塔影招來咸澤院。春風吹過莫愁家。登樓王粲歸思切。不愛枝棲近水涯。

院中郭三名噪一時。因訟事牽連。袁香亭爲之關說。當事者覆札云。朵雲飛至。誠恐狼藉花枝。欲于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

者。只是逢場作戲。須上臺時。看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復寄詩云。
一波才定又生波。屢困封姨可奈何。不是花奴偏惹事。總緣柳弱受風多。登
場更比下場難。牛鬼威風色已寒。要識李夫人。面目何如留待帳中看。

陸靜功壺中偶談。載松江湖壽楣。久客金陵。醉過青溪喚渡。舟子不膺。自倚
石欄嘔吐。遙見對岸有二女子。小舟並坐。其衣淺綠者吟云。草綠苔青傍枕
生。月明乘興御風行。淒涼何處橫吹笛。恰似當年舊帕盟。少頃衣白者復吟
云。於今醒却舊痴迷。紅豆拋殘莫更提。蕩子心情同蛻蝶。好花多處抱香栖。
壽楣留心切記。聽耳邊街鼓。業近四更。殘月微明。由他道回寓。次日仍過其
處。徧問舟人。並不聞二女吟詩。壽楣悚然。不復敢深夜遊行。

庚辰春暮。偶過因是庵。適值牡丹開盛。邀集胡蓮漪張寶林。作花前竟日之
遊。兩人居處異地。辰邀已至。各攜摺疊扇一柄。均畫折枝牡丹。一書姚鐵舟

善慶庵看牡丹二律。一書初潭集賞牡丹一則。實非有心預購。何巧合乃爾。因併錄之。

鐵舟名翔。貴池人。其七律云。扶筇同過梵王家。綠雨紅雲爛若霞。止道禪門爲善果。誰知淨土有名花。生來富貴嬌無力。吟到清平點不加。誰識甚深微。妙諦空中香色總繁華。芬芳魏紫與姚黃。四面樓臺護曉妝。鹿苑苔深雙屐少。鼠姑苞拆一僧忙。筵前莫惜中人產。檻外能畱幾日香。拏向花間頭白盡。摩挲老眼看春光。

初潭集載王簡卿赴張功甫牡丹會。衆賓旣集。一堂寂無所有。俄而左右報云香發。即捲簾。異香自內出。薰郁滿座。羣姬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繡。皆牡丹。一姬首戴照殿紅。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則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

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鶯黃。黃花則衣淺紅。如是十輩。衣與花凡十易。所
歌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舞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
雜作客。皆恍若遊仙。

余在姑蘇。又聞王學耕誦。下時校書寄某詩云。不恨離多恨夢痴。夢中攜手
說相思。一聲鐘動鴉啼樹。又是柔腸欲斷時。迨至秣陵。逢人致詢。有能知其
舊居油市。而伊人秋水渺不知其所之矣。

江歸鶴訪紫雲校書云。誰家水閣近黃昏。滿耳笙歌笑語溫。悄立桐陰風露。
冷曲終。纔扣一聲門。

李嘯村上已集飲秦淮七律云。板橋雨過水拖藍。約踐今朝恰盍簪。馬齒座。
叨人第一峨眉窗。對月初三歌傳桃葉。春猶淺。笑索梅花酒。正酣。恨是綠肥
紅瘦日。却從江北憶江南。

南滁馮筠少震東題李笛樓秦淮煙月錄云。買得秦淮作比隣。不知占盡幾多春。小紅度曲花含笑。太白題詩筆有神。得意文章闢福命。會心碁酒總經綸。板橋他日搜遺翰。定議先生第一人。又陪哈蔭亭孫虎溪曹羲池周月溪周了緣板橋踏月五律二首云。夜氣壓重樓。青溪結伴遊。人烟隨岸遠。燈火逐波流。長笛三更月。輕寒六代秋。誰家小兒女。猶自唱伊州。往事記名流。秦淮第幾樓。吟詩畱古意。打槳放扁舟。客舍難爲夜。羅衣不奈秋。閒心消未得。貰酒看吳鈎。又憶秦淮七律云。六朝陳迹隔秋煙。最憶江南八月天。勝國樓臺斜照裏。故侯門第晚風前。尋山謝傅雲雙屐。吹笛桓伊月一船。何日得隨南向雁。重來江上拂吟箋。

金陵瑣事載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妓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意清潤從良後有舊知欲求一見因畫柳枝于扇題二十八

字以拒之云。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從今寫入丹青裏。不許東風再動搖。

羽士朱嶽雲福田江寧人。著有嶽雲詩鈔。咏秦淮舟子七絕云。一年生計在煙波。金粉秦淮過眼多。那更捕魚江上去。可憐夢裏亦笙歌。

周櫟園與友人話秦淮盛事。詩云。紅兒家近古青溪。作意相尋路已迷。渡口桃花新。燕語門前楊柳舊。烏啼畫船人過湘簾緩。翠幙歌聲紈扇低。明月欲隨流水去。洞簫猶在板橋西。曲曲銀河蕩晚霞。蘭叢玉色間琵琶。暗潮夜濕依欄石。細雨朝開隔岸花。菡萏無心臨翠蓋。芙蓉有意映窗紗。雲鬟月底分明畫。妬殺垂楊一半遮。誰識合歡夜不開。吹笙無力自徘徊。鐘聲漸遠隨波去。花氣將眠過。渡來曲曲鴛鴦流艷夢。垂垂楊柳縋深杯。一生明月秦淮好。到眼雲烟第幾回。拂水殘鴉弱自持。輕寒簾外影離離。風吹香動花無骨。露

逼。歌。聲。月。有。絲。漁。笛。暗。隨。紅。雨。落。酒。爐。閒。受。綠。陰。支。鍾。山。松。老。雲。霞。漫。近。日。
金陵客不宜。又馮筠少憶江南詞云。江南憶。蓮漏怕重聽。十里畫船歌管接。
五更殘燭夢魂醒。記得雨初晴。春過處。何事煖如雲。鸚鵡恰當來客語。鴛鴦生爲讓船分天色。正黃昏。

陳佛奴旣往揚州。於秋杪寄湘亭一札。併寄香物數事。湘亭題後七絕云。冰
麝芳煤遠寄將。幽窗焚處斷人腸。分明曩日人初到。一陣衣香早上堂。
或誦秦淮某校書絕句云。雨急風狂勢欲傾。呼僮忽取傍簷燈。奔來簷溜如
溪響。隔着窗兒喚不膺。又云。此王翹雲詩也。

旌陽汪潤齋佩暄工繪事。畫五色菊於篋頭。寄馬紫珍校書。並題二斷句云。
曾過三徑話從容。描出幽姿氣味同。耐得秋光禁得冷。回頭莫怨負東風。擬
將瘦骨比寒芳。膩粉調朱鎮日忙。不信色香都絕俗。寄人籬落避秋霜。

李嘯村上已憶白下詩云。清明恰是握蘭辰。遙卜秦淮眼一新。楊柳晚風深。
巷酒桃花春水隔。簾人橋邊車過香生路。樓外船歸月滿津。憔悴不堪來舊
館。相憐誰爲洗沙塵。

廣西桂林許健庵其源同蔣心餘先生話青溪舊遊斷句云。十年萍梗寄江
湄。何處春來繫客思。記得青溪舊遊處。桃花深護小姑祠。

如臯馮玉林原與王桂娘同居。桂娘去後遂歸馮氏。改名福姿。其始至白門。
臥病數月。霜菊雪梅。未免憔悴。隔年餘再遇於鈔庫街。則桃花春水。顧影堪
憐。聞與邗江湯某綢繆。臨別留贈七律云。一掛輕帆便各天。相思有夢亦徒
然。蔗甘終竟茶同苦。藕斷何堪絲又牽。歡會從今思昨日。光陰容易過中年。
懸知兩地離愁苦。怕看當頭月再圓。

喜齡胡七養女居淮清橋水巷。十五歲時色藝俱佳。不屑增伍。春日放美人

風箏。洪勺泉題詩云。霧鬟烟鬟白練裙。御風行處傍斜曛。應酬久厭思離俗。位置空高太不羣。幾見嫦娥曾入月。由來神女慣爲雲。因緣一線非難斷。莫把飛昇早認眞。

馮筠少茉莉詩云。磁盆軟土絕塵埃。清白丰姿婉媚才。挿入鬟雲連葉少。稔將纖指待花開。夢回珊枕香猶膩。妝罷朱樓賣又來。一蕊一珠攢萬朵。秦淮風景足低徊。又玉簪花結句云。只恐鬟雲簪不住。小鬟生怕倚欄干。又梧桐一聯云。遊戲功名憐介弟。風塵賞識讓中郎。俱摹寫有神。典切入妙。

鮑柳橋絕夢詩。寄白門某校書云。鶯離燕別太匆忙。猶喜宵來入夢鄉。爲道風波難跋涉。更憐清減細端詳。繁絃健唱新翻曲。小袖仍藏舊日香。珍重夜寒休。再到板橋殘月。有輕霜。聞柳橋與馬月香有終老之盟。此殆寄月香也。余曾晤月香於張鳳林席間。身軀短小。雅淡宜人。殊足繫人懷思。

鍾沁香李雨亭劇賞胡雙喜張寶林馮秀卿曲藝之佳。因同二公乘興踏月。
適雙喜抱恙失音。不勝怏悒。沁香於席間口占云。樽前唧唧似蟲鳴。病裏歌
喉怕倚聲。名曲要聽偏少福。舊絃重理亦多情。樊川薄倖人。都老王粲思歸。
賦未成。時予將歸豫章銀燭華堂今夜酒。青衿紅粉問三生。

汪元琛金陵雜詩云。青溪一曲鴨頭波。相約湔裙踏淺莎。雙槳月明桃葉渡。
但聞人語不聞歌。

白下秋闈士子雲集。秦淮諸姬家詩詞楹帖。觸目紛披。但萬斛沙中寸金難
得。偶於楊韻香校書水閣見呂卓園範錄舊句一律云。柳絮吹殘柳浪搖。春
淮日日長春潮。水高船影平。欄過風急歌聲隔。岸飄檢點妙香焚。寶鵝編排
小令配瓊簫。桃花門巷深如許。記得天臺路一條。

予與趙敬夫同過東水關。余飲香校書。敬夫急急欲行。飲香戲曰。冬去春來。

疏闌許久。況已過清明。春光易老。何不追歡竟日。殊覺負此良辰。予愛其吐屬。絕似汪蛟門好女兒一闋云。隔樹鶯聲喚起春情。九十韶光今已半。看梅萼凋殘。桃花歷亂楊柳輕盈。怪煞檀郎不定。寬後約負前盟。若道是別離猶未久。已倏忽花朝無端上已。又早清明。

王功甫敏代卞小鳳送某回中州七律云。幾年聚首共蹉跎。執手踟蹰奈別何。夜雨淒涼傷舊雨。清歌冷落怕驪歌。熏爐那及郎情熱。蠟燭眞同妾淚多。短堠長亭人獨去。滿帆風雪渡黃河。

偶過嘉興。友人柏菊溪屢詢秦淮女子竹香。近况若何。予雖久居白門。曾不知竹香爲誰。轉問菊溪。乃菊溪亦只聞其詩。而並不知其姓氏居址。因誦其春夜懷人一律云。簫鐸聲聲夜漏遲。丁東入耳最淒其。剛愁酒醒誰相伴。恰喜燈明影不離。芳草隄邊留舊恨。垂楊屋角掛新絲。此情難向人前訴。只有。

菱花鏡裏知。

長沙嚴仲簡。年才弱冠。僑寓秣陵。閒宿院中。情殊急遽。常側聽夜漏。黎明馳去。其友黃星堂調以詩云。鶯枕偏憐一夜愁。濃香淺夢數更籌。笑君恰比春霜薄。紅日高時影不留。

雲林逸叟。浪遊吳越間。二十餘載。癸未冬。六十初度。忽整歸鞭。陸調毓校書。邀集張畹蘭蔣秀英胡雙喜四喜輩。共設餞于因是庵。畱別諸姬二律云。白頭分袂最淒涼。無奈桃花戀夕陽。綺席難辭今日醉。旗亭猶憶昔年狂。佳人滿座都傾國。遊子還家恰杖鄉。恨別傷離徒懊惱。燈殘酒醒莫思量。生憎薄倖到而今。誰識樊川一片心。玩月怕圓愁月缺。看花不折惜花深。休傷遙夜空吹笛。自有知音莫碎琴。紅豆拋殘白門道。垂垂翠莢易成陰。

聞周介軒述壬午秋闈楊研齋龍霖亭全友人扶乩于秦淮水榭默祝後乩

忽自動。得斷句四首云。何處鐘聲日暮時。鶯峰寺外夕陽遲。笙歌歇處遊人散。自剔苔蘚讀斷碑。秦淮誰說舊盟寒。兒女酸辛淚不乾。底事相逢白門道。帶圍難禁。一時寬。蘭橈燈火夜深紅。數遍欄干第幾重。記得當時歡喜地。玉河亭在板橋東。名士名姬笑語誼。依稀風景似當年。不堪幽恨重。提起春雨梨花落墓田。楊問作者名姓。乩復動曰。兒乃秦淮舊人。張喜林。蒙公等見招。無可迴避。但兒粗識之無。不通文藝。於鷺峯寺前。逢舊好張質夫。強與俱來。詩則質夫口占也。楊又問諸人誰可獲雋。乩曰。祿籍掌自文昌。我輩何能分曉。再書絕句云。棘闈深鎖萬燈明。食葉春蠶夜有聲。老將重經酣戰處。秋風淚洒石頭城。予憶質夫。殆亦老諸生。而客遊秦淮者。

春日同李雨亭閑遊秦淮。偶過某姬家。適一僧先在。予爲誦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句。姬力白無他。云是舊隣。偶爾過訪。越日以其事聞于楊香輪香。

輪述一趣話云。昔有夫外出。經年始歸。謂其妻曰。獨處無聊。亦與戚里往來乎。妻云。自君之出。足不踰闕。卽寂寞難遣。以小詩自娛。其夫欣然索詩稿閱之。開卷第一題。卽是月夜招隣僧閒話。

袁韞玉西樓記初成。就正於馮猶龍。覽畢。置案頭。不致可否。袁憫然而別。馮方絕糧。室人以告。馮曰。無憂。袁大今夕餽我矣。家人以爲誕。袁歸。躊躇至夜。忽呼燈。持百金就馮。至門。門尙開。問其僕曰。主方秉燭相待。袁驚趨而入。馮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詞曲俱佳。尙少一酌。今已爲增入。乃錯夢也。袁不勝折服。今尤膾炙人口。事載堅瓠集。按西樓舊址。在秦淮河武定橋下。白許公香巖修葺後。又經易主。若非法菊流傳。亦安有過而問者。

溧陽彭賁園光斗秦淮絕句云。雙雙蘭槳畫橋西。上已風光入望微。一派綠楊遮不住。歌聲輕度夏。侯衣誰製新詞教小紅。蓬艤低按玉玲瓏。楊枝已去。

徐娘老。莫向尊前唱。惱公。

汪來峰寄寓秦淮。習靜辭囂。托病不出。有旅病一律云。年來踪迹苦勞形。借病偷閒戶半扃。藥倩美人量水煮。詩煩老嫗轆。秋聲到樹驚。殘夢月影移。花上短屏枕。畔每聞隣舍曲。三更歌管不曾停。又貴園再過釣魚臺。有賣花聲詞云。檻外綠楊遮。影透窗紗。凭欄處處玉無瑕。記得旗亭曾畫壁。是那人家深巷酒旗斜。路好疑差。陰陰庭院隔籬笆。綠掩紅藏。昏似夢。風送琵琶。余將有揚州之役。鄭玉齋江曉亭共觴於厲四娘家。適其女玉林校書。購芍藥數十本。曉亭賦芍藥一律。卽送予之。邦上云。花神莫厭酒徒狂。絲竹筵前徹夜忙。簾內影搖千片錦。擔頭風送一城香。莫呼小字愁分袂。芍藥一名將離但惜餘春勸舉觴。明日廣陵騎鶴去。虹園嬌艷費平章。

秦淮沈翹翹者。亡二十餘年矣。友人誦某生弔翹翹絕句二首云。舞衫如蝶

鬟如鴉。醉倒城南碧玉家。一霎紅樓春夢短。酸風苦雨送梨花。眉斂秋霜冷
畫屏。崔娘卷裏太零丁。紫蘿紅杜都尋遍。何處空山墓草青。後闋耳食錄知
爲河南韓生弔都下沈翹翹之詩。愛其淒惋有致。並錄之。

王建宮祠云。密奏君王知入月。喚人相伴洗裙裾。按黃帝內經。女子二七而
天癸至。月事以時下。又曰女子不月。則王建所云。入月卽月事也。近人諸春
生。欲寄宿院中。尹新官以月事婉辭。施暨堂爲賦絕句云。鴛鴦此夕費安排。
雙宿雙飛事不諧。爲報嫦娥今入月。與卿同學太常齋。

日札載美人粧。面旣傅粉復以胭脂勻掌中。施之兩頰。其略濃者爲酒暈粧。
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梁簡文詩。有分粧開淺靨。繞
臉傅紅斜之句。近日秦淮曲中。競尙飛霞粧。華亭王秋塲絕句云。水晶簾下
看多時。淺淡飛霞鏡裏知。莫更樽前添酒暈。輕敲歌板喚紅兒。

馬湘蘭舊宅。今改爲佛庵。賁園七絕云。拍拍寒塘野鷺飛。數株衰柳晉禪扉。
壞牆風過幡飄影。猶認樓頭舊舞衣。

宣西庵江干曉發。寄王寶珠校書云。催人腸斷五更鐘。不管離愁幾萬重。江
上蘆花舟上客。一齊侵曉趁西風。

長安客話。金陵陳大聲鐸嘲北地巷曲云。門前一陣驃車過。灰揚那裏有踏。
花歸去。馬蹄香。綿裙綿襖綿褲子。膀脹那裏有春風。初試薄羅裳。生葱生蒜
生葷菜。臍臟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
一曲杜韋娘。舉杯定吃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頭上鬏髻高
二尺。蠻娘那裏有霧鬟雲鬟宮樣粧。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
宿銷金帳。五錢一兩等頭昂。便忘那裡有嫁得劉郎勝阮郎。近日秦淮曲中。
人人競秀。戶戶爭華。陳設倣商彝漢鼎。綺窗嵌雲母玻璃。曲檻長廊望徹湘

簾繡幙。曉風殘月。聲傳鳳笛鸞笙。奇服艷粧。雀裘珠繡。瑤欽寶珥。火齊猫睛。
味厭山珍海錯。人思火棗冰梨。淺斟低唱。飛瓊恰霄漢飛來。檀板金樽。玉娟
比瑤池玉潔。遙想大聲。見聞習慣。故鄉風景。故一遇趙女燕姬。直是人間天
上。

黃陶庵先生。不肯和河東君詩。蓋賦性莊嚴。其詩却極有風趣。如竹枝歌云。
東湖西湖蓮花開。一日搖船採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
條不繫玉蹄飼。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粧樓飛盡別時花。近有
詩本不佳。而自矜身分者。柳塘以沈餘霞校書小照。求題于某生。某意不屑。
置之。餘霞謂予曰。某不題照。拜賜多矣。聽其言詞鄙俚。必無佳句。倘一落墨。
行將奈何。後見某莫愁湖句云。詩人何事無高見。不咏功臣咏莫愁。回憶餘
霞之言。誠爲不謬。未幾湘潭王瑞軒來云。余訪餘霞不獲。今始知其移居鶯

峰寺後。地頗清幽。曾出梅花小照囑題。得七絕一首云。一重門掩一層花。入夜寒芳透碧紗。不是色香清絕處。美人何事肯移家。予笑曰。君爲某公捉刀。餘霞雖不知詩。而實能知人。因述前事。共相慨歎。

謝小娟。年十四。明眸皓齒。顧盼嫣然。鍾沁香贈七律云。脈脈泉聲愛細流。兒家小築徑通幽。等閒公子留紅葉。多少才人願白頭。對鏡修容疑入月。擎簾識面抵封侯。禪心笑我沾泥絮。也逐東風上玉樓。

揚州汪蛟門。贈柳敬亭賀新郎詞云。何物吳陵叟。儘平生詼諧遊戲。英雄屠狗。寒夜蕭條。聞擊筑。敗葉滿庭飛。走令四座歎。獻良久。說到後庭商女曲。悵白門寂寂。烏啼柳天付與。懸河口可憐。飄泊寧南後。記強侯接天檣櫓。橫江刁斗。亡國豈知。逢叔寶。世事儘銷。醇酒滿目爛羊僚友。心識懷光原未反。但恩仇將相誰知。否少平勃黃金壽。

鍾沁香贈言露香校書云。橫看側視總銷魂。疑是前生淨六根。粉黛輕匀花有致。丰姿皎潔玉無痕。繡簾風細游絲軟。寶鼎香清篆影溫。知否最難商量處。一鉤新月近黃昏。又贈蓉裳校書云。燦爛衣裳五色絲。章臺誰信有瓊枝。知名久列羣芳譜。繡像新增百美詞。袖影風飄春笋嫩。眉彎黛淺遠峰低。留人細語鶯聲軟。猶憶盈盈十五時。蓉裳本吳人。愛着繡裳見者目炫彈絲品竹。藝冠一時雖稍長。猶自矜持常與雛姬小鬟角勝云。

雲林逸叟重遊白下喜晤苔玉校書贈詩云。誰云別後見時難。春去秋來雁一般。夢裡悲歡傷聚散。燈前驚喜話溫寒。重逢解語名花好。直當知心舊雨看。靈鵠畫檐應有信。綠楊深處卸征鞍。

情性嬌痴劇可憐。風寒冷夜將眠時。記得清閒課睡鴨。重溫護水仙。余見此詩於馮雙喜壁間。未無名氏。詢之云。購自夜市中。錄之以俟知者。

杭州宋笠田樹穀山塘閒步云。疏狂猶記少年時。幾處歌場鬪雪詩。此日舊遊零落盡。酒痕只有故衫知。似此風光絕可憐。相攜朋好踏春煙。怪他楊柳舒青眼。止向長街看少年。近人劉璧田珏再遊秦淮云。衰柳斜陽客再遊。舊人無復唱涼州。劉郎老去風情淡。自撚吟髭賦感秋。秦淮畫舫劇玲瓏。短檻疏簾四面通。忽聽隣舟歌子夜。借人絃管醉西風。二公詩傷時感逝。中年以外人殊難多讀。

顧與治秦淮感舊七古云。淮流雨足波光膩。詞客停船午相遲。文園多病阻清歡。坐起尋思溯洄意。此時落日酒初酣。望裏悠悠總詩思。何人對此最深情。風前別下鍾山淚。遊子皆言風景殊。居人倍感河山異。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僦笙歌次。一夜扁舟價十千。但恨招呼不能致佳人。向晚傾城來。只貴天然薄珠翠。不知蘊澤自誰邊。樓上。

舟中互流視。采龍門罷喧。未已蜿蜒燈光夜。波沸偶將一葉到。中流半夜移。
舟無槳施。當時只道長如斯。四十年中幾遷易。渡頭猶是六朝烟。畫閣珠簾久顚頽。鷁首全隨戈。甲人馬嘶亂入王侯地。即今月好幾船開。惟有空明照。酣醉繁華既往。莫重陳幕燕搖搖。定猶未但願遊人去。復來再見太平全盛事。卷中多錄國初人詩詞。亦見明季末造士夫觸目傷懷。有不能自己者。我輩生當盛世。江山秀發。花柳榮敷。窮達均有餘樂。謂非覆載生成之獨厚乎。
江夢亭題沈素琴水閣云。數椽斜枕舊青溪。窗外輕紅杏一枝。花映清流人倚檻。雙雙照影水都痴。張子含雨中同小雲司馬二波騎尉題吳姬寇香櫂月圖三絕句。詩云玉簫金管蕩橫波。何似吳姬細馬駝。爭怪雙鬟忘不得。當年曾與唱黃河。九曲秦淮話六朝。不堪同聽雨瀟瀟。櫓牀小響分明記。青粉垣西舊板橋。未到黃昏掩側門。初三下九易消魂。東風二月梢頭恨都在江。

南紅豆邨。

武進黃仲則景仁。中秋夜游秦淮。歸城南作云。城南好酒如春泉。醉塌酒家
 樓下眠。醒來露重葛衣冷。正見皓月當中天。呼僮起步六街去。香塵寶轂青
 溪邊。玉簫子夜聲未歇。離姬十五歌可憐。此時據鞍我亦樂。顧影不覺猶少。
 年惜哉花月只空度。春江回首愁如烟。去年此夜人初別。今歲今宵已成憶。
 懷人中酒自年年。此時愁煞天涯客。桃葉渡莫愁湖。昔日佳麗今有無。殘金
 剩粉弔不盡。徘徊漏下啼城烏。城烏啞啞天將曉。走馬卻出長干道。到此惟
 餘萬古愁。荒荒月落高城小。

白門馬子周秦淮雜咏云。丁字簾前月上時。簾中低唱竹枝詞。離鶯出谷啼。
 猶軟乳燕臨風態不支。我對青衫懷白傅。誰鈔藍本贈紅兒。憐卿親捧銀箋
 紙。補索前宵感遇詩。

江寧秦耀曾。字遠亭。瀾泉殿撰之孫。芝軒尙書哲嗣。以孝廉官武部員外。工詩。少學明七子。近師山谷放翁。著有鳳梨書屋詩鈔。其和清溪舟泛圖八首。云。紅蠟能填碧玉簫。青油初泛木蘭橈。聽歌已過橫塘口。流水潺潺冷竹橋。短籬缺處補移楊。野蔓無人自有香。七十二航歌板寂。更從此地闢清涼。黃蘆苦竹儼荒汀。水榭傾頽閉曲檻。疎雨一畦人不到。豆棚蛛網挂蜻蜒。祇林雙社鎖山扉。樹杪危巢白露飛。忽見青帘飄一角。隔林犬吠酒人歸。翠洗層巒淨曉鬟。鴨頭波蘸兩三灣。怪他眉譜翻新樣。寫作雙蛾對博山。欲問臺城十里隄。藤梢橘刺路還迷。石橋巷口南朝寺。草翦裙腰蝶蝶低。消夏寧煩折簡呼。一舠穩載阮嵇徒。吟懷漸減風懷冷。不藉詩娛藉酒娛。簫鈎窗網待重新。翠羽明珠恐未真。欲采蘋花慰幽怨。小姑祠下唱迎神。

滇南嚴廷中。字秋槎。匡山方伯哲嗣。官萊陽少尹。七攝縣事。山左稱循吏焉。

著紅蕉吟館詩集。逼真晚唐。其秦淮曲云。荳蔻含苞圃香雨。芙蓉根抱相思。
土斷雲殘月。不分明化作秦淮烟。一縷秦淮十里九停橈。金粉依稀認六朝。
一道盈盈衣帶水。紅樓分岸住。妖嬈銀屏珠箔紛無數。雕欄畫棟參差露玳瑁。
梁高燕穩。樓流蘇帳暖。春難去。洞房曲折繡簾遮。簾內深藏解語花。侍兒宛轉知留客。鸚鵡聰明曾喚茶。綠酒紅燈開夜宴。欽聲鬢影圍佳艷。纖手親揩白玉盤。冰梨雪藕隨時薦。鬆鬆髻子學蘇州。珠翠尋常不上頭。茉莉半開工媚夜。芝蘭斜插更宜秋。輕盈體態天生就。冰綃束緊腰肢瘦。衣染鶯黃柳色。嬌柔拖湘水春痕綺。歌喉一串太玲瓏。鶯讓悠揚燕讓清。紅豆迴環新記譜。綠陰別院夜吹笙。十五吳娃初省事。眼波已解隨人試。花信專工繕繩枝。爐烟也篆鴛鴦字。更有年華廿二三。可人中婦倚嬌憨。溫柔儘讓秋娘慣。風月尤推阿姊諳。秦淮十里春無縫。銷金不比銷魂重。杜牧空畱薄倖名。高唐。

未醒迷離夢。我昔乘舟過白門。紅紅翠翠解溫存。雙飛綵鳳曾畱影。十索新歌總斷魂。江山無恙繁華歇。人間天上仙凡別。莫問當年舊板橋。斜陽衰柳。蟬聲咽。

